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一
文山遜 皇蕭天石三編

道藏精華

道德經名注選輯(一)

上海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道德經名注選輯 (五)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德經名注選輯五序

蕭天石

欲通一經，必博通諸經；欲通一子，必會通諸子；尤須探得其中心思想，以爲樞要。諸子學中，以老子最簡古而最難讀；不入化境，便難得其清絕高絕奇絕妙絕之玄義。不僅在其道之堂廡特大，神韻特高，獨開道家之萬世聖脈；卽其用字涵義，亦與諸子常有不同，迴絕衆流。道既有異於孔氏之所謂道，德亦有異於孔氏之所謂德；卽其言「名」，亦有其不同者在；不遮絕儒法名釋諸家，難能契入。近代學人中有謂：「老子開宗明義，道名兼舉並重。」此係大誤，兼舉則有之，並重則未也。老子重道不重名，其所謂名，乃名道之名也；此第一義不曉，全書宗旨便將失其樞柄！千古來學人多誤於此，不僅一二人耳。又以「不尙賢」一語而論，不少學人據此認係其反對墨子之「尙賢」；因此并認其年代應在墨子之後。實則老子此處之「賢」字，係舉以概「名」而言；與下句「不貴難得之貨」之貨字，係舉以概「利」而言，同一涵義。賢者、名之所存，而貨者、利之所在，此遣名利之教也。若執其舉譬之詞，以爲敷陳之論；或就字解字，緣句解句，未有不失者也。余嘗謂：讀老子書須有：「是道還是非道，言名卽是非名；指物

恆在物外，標宗卻又無門」之神識，方能會得其聖義真詮。

老子言道德，亦非「道德兼舉並重」，其中心主旨全在一「道」。老子爲「唯道主義」者，唯道是守，唯道是行，單提一道，以應無窮，故簡之至。以此一道，爲宇宙天地萬物人生之本體，及宇宙天地萬物人生之「生生不息」「運行不已」之基本原動力，與其所以然及不得不然之基本原則。其所謂德，則祇是其道之用而已。絕非純指人爲之德，而概係指自然之德。人爲之德，乃用以修道行道證道之行爲準則，在老子則視爲下德矣。不可與上德。常德、玄德比類也。全書雖係以先天自然主義之形上宇宙論爲綱宗，而其於家國天下，則係以實用主義之形下人生論爲主旨。體用兼備，本末不遺。以其人生論係本自宇宙論，就宇宙以論人生，而非就個人以論人生，故能博大無極。而其人生觀，亦係就天地以觀人生，而非就一我以觀人生，故能高明無極。同時，其於人類歷史觀，係就全宇宙、外宇宙以觀歷史，而非就小宇宙、內宇宙以觀歷史；絕時空以觀歷史，而非拘於時空內以觀歷史；超然獨立於歷史之上以觀歷史，而非束縛於環境中與盲然於歷史下以觀歷史，故能無始無終，悠久無疆！且無不前知，雖億萬世猶指掌也。

基於此一基本概念，故能超然宇宙外，直到陰陽未判前；認天地萬物人生社會世間，凡有現象可見者，均已落於形而下之器矣。故再上一層次，就宇宙未成，天地未判，

萬物未生時之先天地境界，以立其道，故「高明之至」。在此窈冥境界，渾沌境界中，無可言說，無可擬議，祇能以一「無」字代表之。故老子立「無」，爲其道之第一特性。「無」不可言，言必有據，故又據「有生於無」之理，而立「有」，爲其道之第二特性。有一方有二，有二方有三，有三方有萬物，故繼之立「一」、爲其道之第三特性。由一之三，由三之萬。萬復歸一，故又立「復」（歸、返、還），爲其道之第四特性。因而老子之人生境界，不但爲超人生境界，而上入於天地境界，宇宙境界；且再上一層次，而入於超天地境界、超宇宙境界之虛無境界。此一境界，亦可以說是「無」之境界，「無境界之境界」。萬有皆出於無，而入於無。宇宙天地萬物人生，莫不自「無」而來，且復必皆歸於「無」！故守「無」以爲用，卽能得道之大本大用矣。守無以爲用，在教人不要執有，以有必歸於無也。不但不可執有，且無亦不可執。有無兩不可執，豈可執物、執象、執名言乎？名言既不可執，豈可執字、執句、執義乎？執義、執理、執理下。如此，又焉能「超然天地外，不落死生中。」世之學人，誤老子者，莫不由於犯此「四執」之病也。

因老子於宇宙天地萬物未生時，設一「無」之先天地境界，以爲一切之母；生化一

切，而又綱宗一切，因此故恆能於宇宙之上觀宇宙，天地之先觀天地；又能外萬物以觀萬物，外世間以觀世間！故能超越一切，涵蓋一切，圓成一切，又能終始一切。與世人之全祇就萬物以觀萬物，就世間以觀世間，就人生以觀人生，就事理以觀事理，祇囿於現象者，不可同日而語。一超於時空外，一陷於時空中；其截然有天壤之別者，固亦宜矣！夫與道相合，則自與世相反矣；與天相合，則自與人相反矣！故老子自言：世人聞其道，有「信不足焉」者，有「不信焉」者。有「聞而大笑之」者。蓋以其道「大」，不笑不足以爲道也。

一個人惟能「無」，方能博大無極。惟能「無」，方能高明無極。惟能「無」，方能悠久無疆。且也，惟能「無」之，方能容人容物。惟能「無」之，方能用人用物。惟能「無」之，方能化人化物。無則能無所不生，無所不有，無所不在，而亦無所不成。昔晉書王衍傳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之以化生，萬物恃之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其言得之。

老子哲學，完全是以「自然主義」作基礎，以「天道」爲依歸。故力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四句教，是老子哲學之神髓所在。擴而充之，則全顯

「物我同化、天人合一」之天地境界與天地精神。以是，基於宇宙之自然循環原理，與天道之自然無爲原理，而創立其「生而不有，利而不害，爲而不爭，長而不宰」之大哲學思想。此一哲學思想，是純本自然之大仁、與天地之大德，而產生而建立；此四句教，就人生哲學上言，完全是創造主義、服務主義、利他主義、救世主義之人生觀。而非佔有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國家主義者，所可同日而語也！清虛超曠，博大高明，莊子稱其爲「澹然獨與神明居」，實足以當之。

其次、老子主清靜，在欲靜不欲躁，以靜制動，非寂滅之靜，其宇宙觀全爲「變動不居」，「應化無窮」。於濁求清，於動求靜，故於事恆因而不倡，應而不先。老子本諸「無」之原理，而主無爲主義；其無爲，在爲於無爲，事於無事，非一不爲，一不事也。故其以無爲治天下，非當治不治，而在以不治治之也。圖難於易，故易勝難；執簡御繁，故簡勝繁；守本理末，故本勝末；以無治有，故無勝有也。

老子主無欲，在以無欲而得天理流行之體，無欲則無爭，以無爭行於天下，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欲則無私，以無私行於天下，故天下莫不歸之，而如江漢之宗於海。其去甚、去奢、去泰，亦基無欲而尚損也。老子主「反」「退」，在天道循環，周而復始，故以退爲進，以反爲用，乃自得自全，自然自在之道也。故不可以其「相」之「機」

以爲用，須循其本也。

老子主柔弱，在以柔弱爲用，非以柔弱爲體。在以柔勝剛，以弱勝強也。以牝制牡，以後制先，因反爲正，因下爲上；其義亦然。勇於不敢，而不勇於敢；不爲物先，不爲禍始，雖剛強而能柔弱自處，不以強臨天下，蓋「強梁者，不得其死」也。

其他義教，舉一隅而三隅反，莫不如是。總之，讀老子書，宜意境高遠，宜心地寥廓，宜神思幽眇。尤要能通體解脫，圓融八方！可活參，而不可死會。不能「透過龍門不滯水」，總是「猿猴化出尾難逃」！余故恒謂：靜觀造化原無物，契入先天自有神！

本書爲道德經名注選輯之五，共選刊明朱得之撰之老子通義一種，明歸有光撰之道德經評注一種，明釋德清撰之憨山道德經解一種，并爲各書分別撰提要，以明其梗概，不再詳贅。茲以本輯付印伊始，再爲簡書數語，以補前四序之不及。蓋以老子書，道海無窮，義亦無盡！興之所至，隨意指點一二，所以爲序，實非序也。後之來者，如能此中有所契悟，得個入處，則幸甚矣！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丁巳中秋月夜天玄子草於編修會

道德經名注選輯(五)提要

自炎漢以來，老學著籍之繁，汗牛充棟。四庫全書所收，雖不過數十種，然歷代散佚，四庫未收，及後出而館臣未見者，何止百數。後之學者，焚膏繼晷，亦難徧覽，唯有擇善參究而已。查道德五千言，其道與天地準；曲盡精微，玄義闡肆，所函者大，所指者深，一家之說，一偏之見，絕難窺其堂奧，而窮其究竟也。歷來有以老解老，以莊、列、淮南解老，以儒解老，以佛解老，以文章義理訓詁考據之法解老者，亦多能圓明其說，自成一家言，比比皆是。蓋以老子道大，似不肖，而無所不肖。本輯採明朱得之「老子通義」、歸有光「道德經評註」、釋德清「道德經解」三書，彙爲一函，通而觀之，無不各有所得，各有所成，而非人云亦云者也。

老子通義

老子通義二卷，明朱得之撰。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曾爲江西新城丞，從學於陽明。學識宏博，邑人稱之。所著有參玄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

其性之所近者也。事跡具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老子注本雖多，然得之以爲可信者，惟元林堯叟之老子口義、吳澄之老子注、明薛蕙之老子集解、王道之老子億而已，而此四書，尙有牽合附會者，於是折衷而爲之作「通義」焉。

是書之特點有三：第一，書名通義，乃以求義爲主；而釋義之法，則先自訓詁，再由章法；既釋名物以求得確解，再通章法以探尋奧義，然後合而引申，貫通真意。各章之間，復加牽引，究其相承相衍，以互爲通釋。如第五章云：「此章文勢四段，語若不相涉，而意則默轉者，諸家註釋，就逐句觀之，儘有可取，其如通章指歸何？此承上章推原象帝之先，惟守中者能得之也。」可以見其「通義」之法。第二，老子一書，分章句者頗異，古本不分章。河上公分爲八十一，孔穎達分爲六十四，吳澄分爲六十八，嚴君平分爲七十二；是書則視其文體，再爲區別，定爲六十四章，分爲上下篇，上篇三十三章，下篇卅四章。第三，老子傳之既遠，異本至多，文字差訛，出入紛歧，是書于其有關大義者，校錄於目錄各章之下，讀者取以參校，頗稱便捷。唯其中亦有以其一己之私見而改字者，斯乃明人陋習，蓋亦難以深責。

此本爲明嘉靖四十四年朱氏浩然齋刊本，每半頁九行，每行十七字，板式整齊，固

善本也。惟自二十六章起缺注，二十七章全缺，二十八章全存，二十九章又缺，以係孤本，臺灣公私圖書館均無庋藏，後卒得臺大圖書館借得另一種較小型明刊本書，予以影配，使得成全璧，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道德經評註

道德經評註二卷，明歸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崑山人。生於明武宗正德元年（西元一五〇六年），卒於明穆宗隆慶五年（西元一五七一年）。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生徒常數百人，學者稱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後遷南京太僕丞，留掌內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錄，卒於官。有光湛深經術，卓然成一家，而其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舐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所著有震川集。事跡具明史卷二八七、萬斯同明史卷三八四、明史稿卷二六八、明詩綜卷四四。

明人評文，有所謂評點之學，本以分析章句，求作文之法；推而廣之，至於讀經讀

史，無不可以評點求其奧義，有光蓋評點學中之健者也。是書分爲上下卷，上經自體道第一，至爲政第三十七，下經自論德第三十八，至顯質第八十一。編排之法，先列老子總論，引莊子至楊慎評老子語；其次列河上公道德經評註序、法輪經老子譜略、薛道衡老子廟碑、司馬遷老子列傳、別史老子志略等。板面分三欄，上欄引諸家評析，包括清淨經、焦弱侯、蘇穎濱、陸平泉、歸震川、楊復所、李溫陵、王荊公、盧照鄰、趙玄長、蘇東坡、徐叔明、王龍谿、楊用脩、邵康節、陳子淵、管夷吾、茅鹿門、王輔嗣、孫武子、關尹子、薛君采等數十家；中欄爲老子正文，及河上公章句，歸氏評點；下欄爲音註及校文。

評點分目甚多，各有符號，此書凡例已有說明，大致分爲「看法精語」、「能語」、「奇情幻理」、「工麗」、「員機」、「巧變」、「相兼處」、「一篇主宰」、「眼目」、「骨節」、「起伏照應」等項，於行文奧妙處，一一注出，讀之不但洞悉古人作文之法，抑可深探道德微旨也。文震孟序云：「歸震川之閱莊也，亦以文章而閱之已矣。莊非爲清談而設，而清談可焉；尤非爲文章而設，而文章可焉。此乃莊之所以神耳。」莊子如是，老子何獨不然！

此本爲明末文氏竺陽刊本，板式別緻，倍爲珍貴，藏書家至堪玩賞。惟卷首有藥園

逸史文震孟序，缺首頁，與前書同係孤本，補配無從，深爲歉疚！特此誌明，俾供他日之補正焉耳。

憨山道德經解

道德經解二卷，明釋德清撰。德清字澄印，別號憨山，金陵全椒人，俗姓蔡氏。生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西元一五四六年），卒於明熹宗天啓三年（西元一六二三年）。生周歲，風疾幾死，母禱大士，遂許出家。幼年受母嚴督課業，年十九受戒具。年廿二，於寺設義學，爲教師，復親左、史諸業。嘗歎六祖大師舊址頽廢，乃再興之。慈聖李太后爲建道場於五臺山及牢山，賜額曰海印。後坐事戍雷陽。慈聖崩，得釋，居廬山石乳峯下，晚歲居曹溪。德清著述頗多，化度至盛。著有法華通義七卷、法華經擊節一卷、圓覺經直解二卷、大乘起信論疏略纂要一卷、大乘起信論直解二卷、觀楞迦經記十卷、中庸直指一卷、觀老莊影響論、莊子內篇四卷。此外有門人據手記編輯之夢遊集五十五卷、憨山語錄二十卷。事跡具新續高僧傳卷八、憨山大師年譜疏正等。

德清以一介縉流，而深通儒、老之學，別有「觀老莊影響論」，又名「三教源流異同論」。蓋生平以糅合儒、釋、道三家學說爲職志者，故其於「觀老莊影響論」中云：

「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而「老子道德經解」卷首諸條，言之更詳，其發明歸趣條云：「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觀乎此，則憨山以緇流解老之動機，可思過半矣。

其次，憨山讀老、莊諸家注釋，多以己意爲文，實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認老子文簡旨幽，莊實爲之註疏，援莊解老，然後易得真旨，故有斯作。是書多引莊子以爲解釋；意有未足，則取古人古事以爲驗；不足，更分析文法句法以求透澈，務必極盡其理。其釋文之法，與儒者之斷斷於訓詁名物，鉅釘成篇者，自大異其趣。

此本爲清光緒十二年金陵刻經處重鐫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版極清晰，雖非明刊善本圖書，然亦彌足珍視耳。

道德經名注選輯(五) 目錄

老子通義

明·朱得之撰

序.....一——四

老子通義凡例.....五——一〇

讀老評.....一一——二〇

原目錄.....二一——三八

老子列傳.....三九——四二

上篇(一一——三十章).....四三——一二

下篇(三十一——六十四章).....一一三——二〇六

道德經評註

明·歸有光輯評

文震孟題.....二〇七——二二四

道德南華二經評註合刻凡例	二一五—二一八
老子總論	二一九—二二六
河上公序	二二七—二二八
老子譜略	二二九—二三〇
老子廟碑	二三一—二四二
老子列傳	二四三—二四六
老子志略	二四七—二五〇
原目錄	二五一—二六〇
卷上	
上經（一一—三十七章）	二六一—三〇八
卷下	
下經	三〇九—三五八
後記	三五九—三六八

憨山道德經解

明·釋德清撰

序·····	三六九—三七二
老子傳·····	三七三—三八八
上篇·····	三八九—四九二
下篇·····	四九三—六一〇
觀老莊影響論·····	六一一—六四六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老子通義

自由出版社印行

老子通義序

歸善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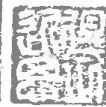
道本自然天顯其機入體其撰故人者
天地之心道之都也人之於世順自然以
為行法天也明道也無古今之異也異今
於古違天也失道也日月之經四時之運
古今異乎不異也川流山峙鳥韻華香
古今異乎不異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然
而人亦有不異者嬰兒之寢食赤子之

慕父母是也人而異者智鑒之也習教之
也非其自然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第氣機而理其緒則云爾也而
均之歸於自然也通義之作由自然而通其
心之所安也立曰凡會義不出於自然者非其
指也至矣哉老子之仁也憫世之漓歆人反
朴而還淳非契自然之道不能也故諄諄焉
以發斯義其望繼志者懇懇也彼致喙以

疵其辭者未達太虛之體未察自然之
用者也自然則神不勞自然則物不忤人亦
何憚而不爲乎茲簡也曩刻而刻矣猶子
正初學孔孟而再刻此信孔孟之學不外
於自然也而此籍足以羽翼之也噫世有外於
自然而可以爲道者乎世有外於自然而可
以爲事爲物者乎虛心曠視幾當躍然

大明嘉靖四十四年孟夏既望虛生八庚乙

老人泰元居士朱得之書于近渠齋



老子通義凡例

朱得之著

一此書古註雖多至千家註本而止予所企

及而能信者元儒林膚齋

名堯叟字希逸

山義

書名

吳草廬

名澄字幼清

註

書名

近時薛西原

名蕙字君采

集解

書名

王順渠

名道字純甫

億

書名

而已然以鄙

見觀之四君亦有未同者如知雄守雌將

欲喻之以正治國生之徒之類義頗相遠

至如方士李道純者專以三元牽合附會

名曰道德會元則去老子之旨尤遠矣然

於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之義雖愚所信者
若猶有未得也是故率其妄以通其義

一世傳此書文字間有不同其關大義者畧
紀其異附于目錄各章之下以備參考

一凡註采諸家之善者直標姓氏見其造詣
之所及也其與鄙見同者叅錯成章不復
識別其或稍落意見者不錄亦區區尚論
尚友之意

一分章莫究其始至唐玄宗改定章句是舊

有分章而不定者是以有五十五韓六十

四孔穎達六十八吳草廬七十二莊君平八十一

劉向諸人或謂河上公之異又有不分章如王輔嗣司馬君實

者今以意逆志凡其意本托始詞復更端

者固當自爲一章至於語斷而意未盡與

下文脉絡相貫者亦古文體也今一章之

內特有此式如天地不仁章之類用是聊

爲區別定爲六十四章適合穎達之數云

一天下字有虛有實如天下之大本達之四

海而皆準之謂虛語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實名也老子言天下字類多虛語。

一古文語有似斷不斷似續不續者詞章家以爲冷語頓挫語非善詞章者不能爲老子之書此義尤多讀者宜默識之

一老子尚道德而黜仁義非黜仁義黜其跡也世儒黜老子未究其蘊也竊嘗爲之說曰道者無方之仁仁者有象之道仁而不道者有矣未有道而不仁者也故通義之

指歸大約在此而世儒之說不能悉與之
辯亦望虚心者因是而有悟也

一先儒攷攢經語

如後得主而有常增利字
幾者吉之先見者增凶字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無所取材俱攷曰裁
親民攷新民身有攷心有命作慢加作假
五十字作卒聞韶三月中增學之誠不以
富亦祗以異曰錯簡子曰字與在下位不
獲乎上一條
爲衍文之類不能悉引皆以求其說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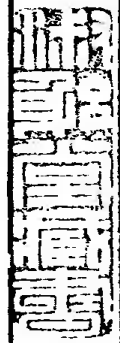
得而自爲之詞者今余於此籍中亦以私
見攷泣爲泣疑烹爲育其是與否惟善讀
者有以深察之爾

一愚茲通義悉出已見蓋諷誦之久時有所
覺而標識之非用結構也故語多無次及
後徐考諸家註釋各率一見未有定說故
余嘗有跛者盲者聾者同玩元宵之喻跛
謂地不平盲謂燈不明聾謂鼓不鳴因疾
成說非一德內純者不足以盡其蘊也

凡例

畢

讀老評



太祖高皇帝御製道德經序曰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信斯

旨也其爲經世之典無疑也惜乎當時如宋潛溪諸老祖述康成之餘波不能宣播德意使此經不得與論孟並行而與荀楊爲伍豈獨子長列傳之過哉

猶龍者尼父信老子而有是稱也後儒信

尼父而黜猶龍惡在其信尼父也噫信尼父者非自信也隨孟氏子輿之聲也黜猶龍者非自黜也隨司馬子長之聲也子長不賢於子輿姑置弗論獨不思尼父信之而我顧黜之是我賢於尼父也有謂後儒願學尼父者吾必信之謂後儒賢於尼父者吾不知其爲何人也願肆言者於此而自諗無乃重於背後儒而輕於叛尼父矣乎豈謂猶龍之嘆不出於尼父矣乎苟玩

乾之六位坤之上六而有得焉則見龍之爲德非老子莫能當而猶龍之擬非尼父不能得其情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又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
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知此然後可以讀老
子

莊子書曰老聃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
實余惟無者道之體有者道之用有無皆
常則體不離用用不離體矣立此志以自
淑立此學以淑人而又主之以太一則超

乎體用之外而不離乎體用矣一者常也
一而加曰太無常可執也懦弱謙下之德
人所共見人所共沾被者故曰爲表其心
空如太虛而不棄萬物不著萬物以爲實
功非善繼志者不能爲此言陽明先生曰
本體要虛工夫要實意正如此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
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
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

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
擾矣因則靜矣太史公曰老子以虛無爲
體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三子之言見於用者也但知因之爲綱
而不知道德爲之本李唐以後賢智自居
者紛紛詆訛箭射虛空豈謂老子之學不
及於今乎正惟甘功利溺心於口耳而於
天地之心未嘗復而見之也不見天地之
心則所言皆有我之所出故於無我之學

不能窺測又何怪乎疑訛之不免於天下也哉

法天之虛用地之下舉機以俟聖哲指效以歆凡庸此老子之大旨也

古凡稱經者其言皆天地真機付畀萬物永永無變易者也至如禮樂法度文章功業由此而出紀載以示傳者乃名爲傳後世訓經之義或曰常或曰徑徑者路也道也不易之謂常人物共由之謂徑是即篇

首常道二字而會其義故曰經外此則皆
功利邪謀欺世盜名之術叛常賊道以言
其學則謂之異端以言其書則謂之邪說
然則是書得名爲經也非過情矣孟子曰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又曰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斯亦可
爲常道異端之辯

老子憂世之言即其近人皆可以與能極
其所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故其言曰吾

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
莫能者非不能也不肯也苟肯從其易也
夫人而可聖也遽期於極也非妄則欺也
吾知老子之憂未已也

先民之心廣如天也故芻蕘不棄先民之
言闡天心也故智巧不萌後世矜其智巧
視先民之言不及芻蕘者有矣亦豈復性
希天之學哉

天機只是過化凝神作聖之功只是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故聖人之言只摩寫過化
存神之方過化則機械不生存神則淳樸
可復學者於此默識而請事焉然後見老
子經世之志橫渠先生曰性性爲能存神
物物爲能過化又曰存神則善繼其志過
化則善述其事非達天機者不能及此
誦古德之言不知自立之地者其爲死諸
葛之所走乎

評止

老子目錄

附紀異

上篇

第一章

萬物之母 母下一有是字

第二章

作而不辭 作下一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 人下一有之治二字

第四章

或不盈 或下一有似字 湛兮其
若存 今一疊湛 其一作似 誰之

子子下一
有也字

第五章

其猶橐籥篇正 猶一作如

第六章

故能長久 久一作生

第七章

故幾於道道下一有矣字

第八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九章

能無離離下一有乎字下五句同能為雌為一作無生之畜之一無此四字

第十章

有室之用用下一有是字

第十一章

人心發狂一無心字

第十二章

寵為上辱為下一本作寵為下一本作辱為下俱少一句

失之若驚此下一有是謂寵辱若驚句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托天下一本一句可上並有者字一並作若可一並作

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並有於字

第十三章

繩繩不可名繩下一有兮字

第十四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一無二兮字儼若客渙若

冰將釋

一作儼兮其若客或作若容

渙兮若冰之將釋濁以靜靜一作定

靜之徐清

一無靜字久之徐生一無

久字一作動一作之一作安以久動

之故能不敝不新成故一作是以一

無上不字一作是能敝復成

第十五章

各歸其根各下一有復字

第十六章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謂

但知有君而已無親譽之心雖亦可通終於民忘帝力之風似有渣滓不若從不字則與民莫之令而

自均百姓皆曰我自自然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意義相合其次親之譽之親之一作親而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無下其次二字信不足有不信信不上一有故字足下一有焉字由其貴言由一作猶一有兮字百姓皆曰我自自然一無皆字曰一作謂六親不和有孝子子一作慈蓋以下文有民復孝慈之文也不知世無不慈之父雖六親不和而爲父之慈未嘗少減於其心若曰不然則國家昏亂句何止言臣蓋上四句論名起於失常故歸宿於臣子下三句論俗成於無爲故各指其感應正不必拘拘也

第十七章

如登春臺一作如春登臺乘今若無所歸乘乘一作儼

儼沌沌兮一作純純我獨若昏一作我獨昏昏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

正一作忽若晦寂若無所止一作忽若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賈食毋食下一有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母

第十八章

唯道是從是一作之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窈兮冥其中有精三其字上一並有今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一並有兮字

第十九章

飄風飄上一有故字故從奉於道者道者同於道上者字

下一無重出道者二字道亦樂得之德亦樂得之失亦樂得之一本三句並無樂字信不足有不信一本二句俱有焉字其於道也於一作在

第二十章

強為之名一作強名之而王居其一焉一無而字一作而

王處一焉

一無焉字

第二十一章

柰何萬乘柰一作如輕則失根根一作臣殊無義一

作本俱與上文不應

第二十二章

善計計一作數

第二十三章

知雄守雌一以知白守黑句在前

第二十四章

凡物或行或隨凡一作故去甚去奢去泰一無去甚

二字

第二十五章

不以兵強天下一兵下有事字善者果而已善上一

有故字已下一有矢字不敢以取強一強下一有一焉二字是果而勿強一無是字一作是謂果而勿強有道者不處下一有也字舊有物壯則老是不處

謂不道不道早已十二字今刪崔氏
者不祥下祥一有之器二字勝而不
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而美一作
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一作故不
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
也下樂殺人句上一有夫字不可得
志於天下矣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矣
字偏將軍居左偏上一有是以字居
一作處言以喪禮主之一作言居上
勢則以喪禮處之一作言以喪禮處
之俱不通上文言主自將軍而來下
文言處泛論戰勝悲哀泣之泣舊俱
作泣今詳文義當作泣若從泣則為
綴詞故妄改作泣讀者詳之

第二十六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
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

莫能臣也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
下民莫之令民一作人猶川谷之於

江海於
一作與

第二十七章

不失其所者久 所下一有
守字

第二十八章

功成不名有一無此句一
作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

而不為主衣被一作愛養不為主下

一有常無欲三字萬物歸焉而常無

欲焉一作之爲一作知舊無常無欲

三字有不爲主三字今詳文義僭改

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

自大故能成其大道之出口一作出

言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一句不同者

甚多不能悉校

第二十九章

柔勝剛二句柔弱下一並
有之字一作柔弱勝剛強

第三十章

不欲而靜不欲一作無欲而一作以將自正正一作定

下篇

第三十一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一作處其厚不

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二章

萬物得一以生一本無此句及下文亦無萬物無以

生將恐滅

句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侯王一作王侯貞一作正其致一也

一致下有之字一無也字侯王無以

貞貴高將恐廢一作侯王無以貴高

將恐廢一本貞下有而字一無為字

侯王自謂謂一作稱故致譽無譽數

車無車車一作輿一作舉一作至一

本無致譽無譽句一本無數車無車

句一本作故
致數車無車

第三十三章

萬物生於有萬一作之天
笑之大上一有則字夷道

若類類

一作類

第三十四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我
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一

作亦我義教之吾是以知無為之有
益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無為之

德德多作

益者悞

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一作孰新

第三十六章

躁一作缺躁勝寒靜勝熱
一作躁寒勝熱清靜一作

靜淨正

一作貞

第三十七章

却走馬以冀車一無此句多無車字罪莫大於可欲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一
下句在上故知足常足一知足下有
之足二字句末一有矣字不行而至
至一作知

第三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
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取上一無故字常上一無者字德善
德信二德一俱作得一俱有矣字
惛為天下渾其心惛惛一作惛惛一
作彖彖一有焉字一無為字渾一作
混聖人皆孩之上
一有是以二字

第三十九章

民之生動之死地民一作
人亦十有三一有者字一

無亦字虎無所指其爪牙一無牙字
一無後夫何故三字

第四十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無夫
字命一作爵成之熟之一作

亭之
毒之

第四十一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得一
作知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而民一作民甚資財有餘資財一作
貨財一作財貨是謂盜誇非道哉盜

誇下一重出盜誇二
字道下一有也字

第四十二章

脩之身其德乃真之字下
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脩

之邦邦一作國按孔穎達疏詩序用
之邦國引老子云脩之邦其德乃豐
蓋漢世避高祖諱改邦作國唐初聚
書最盛猶有未避諱已前舊本也今
按韓非解老作修之
邦以邦觀邦是也

第四十三章

終日號而嗟不嗟而下

有者字祥一作妖心使氣曰強氣下

一有者字一無心字吾何以知天下

第四十四章

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

有亦字

第四十五章

淳淳一作醇醇禍兮福所

一並有之字民之迷其日固久民一

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

久矣以正治國三句下以此二字或

第四十六章

是謂早復謂一作以復一作服深根固抵抵一作蒂

第四十七章

聖人亦不傷神神一作人一作之一作民此章只烹

字可疑解者疑此二句為下章之首謂與下大國相應與此天下不貫也

第四十八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一無下牝字以靜乃下一

無此句一乃作為一作以其靜為之下天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

下一無夫字大上一無故字

第四十九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示一作市古之所以貴此

道者何也何下一無也字一無何字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第五十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一無二其字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紬二下字下一
並有之字其脆易破破一作泮是以
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一無
是以二字一無聖人二字

第五十一章

亦楷式能知楷式楷一並
作稽能一作常乃至於大
順此句上一本有然後二字一無於
字一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五十二章

以其善下之一句下一本
有故能爲百谷王句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民一並作人必以一並作以其民不
重民不害民一並作人樂推下一有
聖入二字

第五十三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一
本我下有道字其細也夫
一無也字一無夫字保而持之保一
作寶一作持而保之器長一作其長

第五十四章

善勝者不爭勝下一有敵字爭一作與仍無敵仍一

作扔輕敵幾喪吾實敵下一有者字一又有則字哀者勝哀上一有則字句末一有矣字

第五十五章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章末一有是以不病四字

論文理脉絡論構詞皆成綴衍

第五十六章

大威至矣一本句首有則字句末無矣字無押其所

居狎一作挾居一作安

第五十七章

坦然而善謀坦一作縻陳而不失失一作漏

第五十八章

民不畏死民下一有常字嘗有司殺者嘗一作常一

無有字一本句下有殺字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謂字一作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希上一有者字一作希不自傷其手矣

第五十九章

以其求生之厚求一作生萬物草木之生一無萬物

字堅強處下堅上一有故字強下一有大大字

第六十章

不足者與之與一作補損有餘而補不足一無而字孰能

以有餘奉天下一作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其不欲見賢邪一無邪字

第六十一章

莫之能先先一作勝故聖人云一作是以一作是故

人下一有之言二字正言若反或作下章首句或以此句別為一章

第六十二章

故有德司契
無故字

第六十三章

什伯之器
伯下一有人字
雞犬之聲
聲一作音

第六十四章

聖人不積
句上一有故字
天之道
句上一亦有故字

嘗考河南陝西石刻本經篆文原無分章
後世讀者各以意見列為次第又或取其
章首二字為名意便於記誦而已今欲附
見諸本異同故仍為目錄以俟明者參考

目錄
終

老子列傳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苦縣屬陳國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
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
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
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
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
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察星

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遇候物色而迹果得老

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
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
關令尹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
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
老子生於夏帝孔甲之世沒
於周顯王之末年未知孰是
自孔子死之後
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
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
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

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木也今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姓段何必段干木耶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鮮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老子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弟庶之 參校

唐書老子裔出臯陶其後爲李唐唐高祖初受隋禪過亳祀太上廟是也老子所著書相傳名道德經又謂其騎青牛出關不知所終及考莊子書載老子死其友秦失吊之然則稱經者後學尊之之辭曰不知所終者方外士欲神其事而誣之也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先革之擬名義必在此其詳見史記列傳

上篇 篇分上下猶易之分上下也唐玄宗註本名曰道德經德經不爲無義但似過於拘執爾今考之上篇雖有玄德同於德常德之言要皆指道之在人者言也下篇言德即就人之行實成象者言也其言道亦人體道之方如此也漢書藝文志鄰氏傳

氏徐氏三家俱有老子經說止分上下
篇則從上下為篇總曰道德經者是也

道可道非常道者以名可名非常名也何也無名天地之

始利有名萬物之母本來如此人能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皆不可名常有

欲以觀其微恍惚窈冥有生於無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合天道人事而立言實貫通篇之義首
句三道字初該百氏次言遵行猶道中庸之
道有蹈字意末指天載之機次句三名字義
畧同道以行言名以言言凡天下之為道有
跡可守則有方有體真常之道無聲無臭可
行而不可守可悟而不可見是以百家所自
信者非常道也凡天下之物有形可名則一
定不易真常之名無方無體隨時變易是以

萬物定名與未著物者不同故曰可名非常
名此二句乃一書之綱領上句虛下句實後
此皆論名之爲用而道則寓於言外無名有
名二句又推原可名非常名之意言天地者
蓋舉萬物之始也言天地之始者蓋要於無
始而初有始也此明天地間道理本來如此
即下文人事而可見也故人之有志者虛靈
之地常如空洞正欲見此無名者萬有莫不
體具即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
神明之區常應不辭正欲見此無名者萬法
所從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
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是也
無言寂有言感寂感同時有體用無先後二
欲字言志欲如此二觀字言良知妙字言體
之蘊心也竅字言用之行意也兩者指有無
有無非二謂同出異名正謂體用一原也玄
者幽深隱微望之無窮即之無地即不可道
之物也有無之義反觀此中可見寂然不動

之時無而未嘗無也感而遂通之時有而未嘗有也故曰同謂之玄然有無既已深微不可指名而此玄微之體亦復不可指名此正萬有所從出生生不窮之機可見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也此妙字即上文之妙散為萬物之體者此門字即上文竅字竅即幾初動而言門則萬機由此而出者與同出異名出字義相應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愛情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事取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猶事難易相成物長短相形勢高下相傾勢音聲相和形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無我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物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

不去

此下皆申可名非常名之義因以見可道之非常道也今夫一物人知其爲美似亦無害然天下知其爲美實由一人始之也至於天下皆知其爲美則爭奪之風起矣爭奪風起非惡乎今夫一事之善亦人之長也苟有人取其善未爲不可然天下知此善爲人所取則倣倣技巧而淳樸之風日斲日喪非不善乎衣室適用美也錦繡山藻之風則惡矣孝廉善也善毀受爵而賊世避兄哇驚而亂倫則不善矣循是而往如孝已務光鮑焦之徒百行皆然世道交喪實原於此此皆有其美善而不能忘之之故然必要於久而後見是將迎之說而非天機不容於瞬息之見也即今一念見美見善合下著物即貪爭之根故

曰斯惡斯不善故有無相生及下文難易相成五句舉物理相因之必然以例美惡善不善之相感雖若泛言其實有無句是本下五句二篇內每每相應善讀者當有覺也是以聖人未嘗不處事也而貴無爲未嘗不行教也而貴不言無爲不言觀妙於常無也處事行教觀微於常有也何以見其常有而常無今萬物萬事皆聖人之所曲成物得其生而聖人不自有其德事得其成而聖人不自以爲功此由聖人之心不住於所事過化而存神也惟聖人之心於事則過化所以其神常存而不去終爲萬物之主此正無不滯有有不離無之實彼見善美而有之則好名好利之心由此而生故下章舉機以明之

右第二章

大抵好名之病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好利之病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實

此上洗滌原理下皆實之公事也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

智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承上原其不居功之機也民者對己之稱
通上下而爲言民之不爭非禁之也由於我
之不尚賢民不爲盜非威之也由於我之不
貴異物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
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使我於世見有可欲則
此心紛然必至於尚賢貴異物何以成不爭
不盜之風不禁不威無功也聖人之所事者
不尚賢不貴異物務在此而功成於彼此所
以不居功也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又申不見
可欲之功虛心者一塵不立實腹者息息有
養此養性也弱志者不敢加人強骨者任重
不倦此律身也聖人以身率民如此是以常

使民淳淳然無知無知則無見無見則無可欲故不起尚貴之弊且使智者不能穿鑿以起種種法制此聖人雖無所不爲實惟行其所無事是以隨其所至萬物莫不安和條理而得其所也治者非止治世蓋盡自治之方而感者自應無適而不然耳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足。或不盈。足。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上章言人之體道此章言道體之在人者也故就人心可見處直指明之即無名爲始之物挫解和同人事也言道體本冲虛和粹隨應隨竭若不足於用者然而淵靜深微萬物

莫不資之以爲始又若爲萬物之主者此二句以無而實有爲呼應若曰即一應不見其有餘酬萬感不見其不足此意何從而見蓋吾身者道之軀殼吾心者道之精神德行者道之英華嗜欲者道之塵垢反觀內照一念之動道之銳也百感交加道之紛也美善顯著道之光也不絕嗜欲道之塵也人能息念挫道之銳矣感不留跡解道之紛矣韜晦自守和道之光矣混俗居常同道之塵矣銳獨也紛衆也光淨也塵垢也盡忘其衆寡淨垢之念然後天人合一恍恍惚惚似有一物存於知覺之間者此言道之體也當此之時雖欲窮其始無可端倪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帝天君也帝之先生帝者也又曰誰之子則生帝者之先又欲誰何乎此則無始之謂故曰天地自我立其餘安足論章內或似若象云者皆形容道體之恍惚非有無可擬也首二句言本體次四句言工夫湛兮

句言人既得道之意與首二句應末
二句又原其真無之所以爲有也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平以萬物爲芻狗^若聖人不仁^亦以百姓

爲芻狗^{者何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也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今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吾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母玄牝之門^{注母者}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

芻狗者束草爲形用之以祭祭畢而棄之適
聚而有適化而無其有無皆非真也皆無
情也橐籥者冶鑄所用嘘風熾火之器爲函
以周罩於外者橐也爲竅以伸氣於內者籥

也橐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流行不息之用玄者幽深杳渺望之無窮卽之無地之謂牝者虛而善受生而不息之材玄牝云者狀此中虛而無涯常翁受而有敷施之德指天德良知也此章文勢四段語若不相涉而意則默轉者諸家註釋就逐句觀之儘有可取其如通章指歸何此承上章推原象帝之先惟守中者能得之也只守中是實地工夫其文前三節節節倒原後一節引證也天地不仁四句淺言粗跡萬物非天地不生何以謂之不仁蓋天地一氣屈伸而成兩儀遂相摩蕩而有生生之機萬物之生也適聚而有其化也適散而無生化不著於情有無莫定其跡殆若芻狗然是天地未嘗有心以仁之也聖同天在已如嬰兒視百姓如孩提未嘗以知識交於人已之間凡其有形有爲亦若芻狗不眷眷以留情此言天地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所以謂之不仁也何物以象

之今夫天地之間生息之機猶冶鑄之造物也虛而不屈以體言動而愈出以用言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出而橐之生生者日富是天地聖人之於萬物無仁可見者如此今之好爲多言以銜智者由其不知天機虛而愈出是以至於屈而數窮也我則以爲不如守吾湛兮若存之中則無好言之意虛而不屈之體常存動而愈出之用不息何有於數窮哉古語谷神不死云云正謂此也蓋守中者存神也存神則中虛如谷無始無終無方無體生生不息是謂玄牝門者謂物由之而出根者謂物由之而生皆指至虛之體常應常靜未嘗斷滅乃天地從生之竅惟守中者得此虛無之理爲萬物之宗綿綿者往而不絕若存者恍惚之際雖若有物而實無所有也此機流行於宇宙間莫非自然無所勞者此天道也在人道又當知以不勤爲用所謂無勞爾神無嗟爾精惟施

是畏乃得存於綿綿而天地之根於我乎把握矣此所以不仁萬物而萬物無不囿于其仁不待多言而至數窮也數窮者千言萬語只是說他不著又說他不盡惟默而識之則有躍然於心目之間者故曰予欲無言此惟守中者用之若不足而實具造化之樞紐也王氏曰多言數窮二句迺老子自危自戒之言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哢哢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虛也無也不可執且名者也守此則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於道德自馬遷而已然况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薛氏曰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愚

按二叟之言雖於本文未切亦自有味

右第五章

舊本二章今合爲一章谷神不死已下列子謂爲黃帝書

蓋老子引古語以證橐籥不屈愈出之喻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存主外其身而

身存。先則達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亦長久

大道無私。天地聖人亦無私。此節首言天地無容心而能久。以起聖人無容心之業。天長地久四字亦古語言。世間長久之物莫有過於天地者。天地生物而不自生。莊子有言。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網維。是此謂不自生也。孰居無事而推

行是此謂故能長久也王氏曰彼所謂居無
事者果何物邪天不自運地不自處而居無
事者方且爲之主張爲之綱維爲之推行焉
居無事者不變則天地亦不變居無事者不
滅則天地亦不滅天長地久職此而已聖人
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後身外身握居無事
之機者也且人欲身之尊也而先人則人必
有與我爭先者矣欲身之存也而外人則人
必有與我爭存者矣是不可以言居無事也
不可以言不變不滅也聖人知其然非故後
其身也不敢與人爭先也非故外其身也不
敢與人爭存也居無事而已卒之其身之先
也上爲皇而下爲王天下莫有先焉者矣其
身之存也參日月而配天地天下莫有久焉
者矣愚謂後其身者凡所以安天下之人者
莫不汲汲焉爲之而置其身圖於不急如禹
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外其身者凡
所以周天下之用者莫不疊疊焉圖之而忘

其身之困於敝如禹之手足胼胝而不知勞是也卒之地平天成黎民懷之先孰加焉萬世永賴曆數在躬存孰加焉後身外身無私也身先身存成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不自多且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上善者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人不自多此身先而存也

此承言後身外身之心如水之不爭也。今去水灌溉澆濯有利萬物之功甘處卑污而未嘗見忤於物此水之性本近於道也。上善者亦然。上善猶云至善隨寓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靜默而湛不昧奸媸心善淵也。順物廣濟無所係吝與善仁也。有觸而響不誑不

異言善信也正以理物稱情而施政善治也
泛應曲當方圓無礙事善能也凡此皆其動
之善時行止當可忘已忘物未嘗自多其所
有以求勝於物內無爭而外無尤是以身常
先而常存也人惟好惡太明刺核不恕不免
人我對立而有爭端所謂與接為構日以心
鬪怨尤所以不免也
上善之人豈其然哉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王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

况於人乎

此反言以承上文不能若水而取尤者由於
驕盈之氣致之也獨不觀夫持盈揣銳之事

乎凡持水者盈則溢不如不盈之可久錐鋒之類銳必折不如不銳之可保此物理之常也今之金玉蒲堂可謂富貴矣莫之能守者以不知進退驕盈而自取咎也咎者莫守之故驕者取咎之媒苟知後身外身之可長久也則功成名遂者又何驕盈以取遠天之咎哉生物之功成而得名為春秋退而讓夏歛物之功成而得名為秋秋退而讓冬四時代序過者入化是天道也人於功名之際九仍一簣之虧時當止吾即止矣方覆一簣時可進吾亦前矣無係吝無畏難也况務無欺足以自慊又可居功而不退乎林氏曰其成其遂亦隨其所有之大小爾纔有出位之思又何有於成遂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

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跡可名

此言無我之極功。營氣血也。素問曰。血爲榮。氣爲衛。此營字則兼言者。省文也。魄形骸也。一神也。曰載。曰抱。以神載形。神常自守。形神不離。始爲抱。載載以體言。抱以用言。不離無間斷也。纔離即非抱。非載矣。故曰。能無離。自省之辭也。此句是綱。下五句是目。猶乾之六爻。此則潛龍勿用也。抱一之功。何如專者。不移不貳也。致推極也。抱氣極其柔弱。如嬰兒在母腹中。純氣自守。絕無知識。纔不如嬰兒。便有發露處。有一毫發露。便是剝氣。便粗而不專矣。獨觀性命之微。玄覽也。學造於此。已非世俗之知解矣。然存而不忘。則亦成妄見。

反爲直性之障也必滌除之使無絲毫留於
胃中此上言存神修己之道也愛民治國以
下言過化及物之道也物各付物無爲也纔
出我見即有爲矣此句又下二句之綱故即
無爲而推言其功陽舒陰慘威福予奪吾之
天門開闔也常以虛受爲事則非作好作惡
矣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明白四達矣然常因
物之情不作聰明也六句各就本句指病使
之常常自省也生之五句鄙見直以爲衍文
與下篇道生之章重出中二句又與首章重
出在本章頗無義也今強爲之解亦承愛民
治國而言無我之德如此故下文兩章前章
舉有而能無之爲貴後章
舉有而著有之爲弊也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虛

實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苟見其利而不達其用則我大爲物用矣

此因人妄分有無爲二而不知其本相合而
不相離也。故即事物之易見者以明之。輻輪
中木之直指者下有蓄以指輞上有爪以輳
轂輪輻三十考工記曰以象月日是也。轂居
輪之正中而爲輻所輳者無則當轂之空以
容軸而利轉者也。名之曰藪埏和也。土黏曰
埏和土爲器陶者之事無者器中空處受物
者也。牖窓也。所以通明戶人所由出入者也。
無則戶牖及室之中空處皆是也。車也。器也。
室也。皆有也。天下之所賴以濟者也。故曰有
之以爲利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也。車之受
軸器之受物室之受明皆在無處是無又三
者之所賴以成其用者也。故曰無之以爲用。
虛能容萬物是也。據吾心體之常無者體也。

有者用也故首章亦云常無觀妙常有觀微
而此乃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似與首
章意相反蓋道之體用不可以有無爲定見
無固道之體而有常資無以爲用有固道之
用而無則因有以爲體此云有之爲利無之
爲用者二之字蓋互相爲指也猶口有其無
以爲利無其有以爲用也是有之中即藏乎
無非外有而有所謂無也無之神即寓乎有
非舍無而能用乎有也

右第十章

舊二今一王氏曰世之執有者見器而不冥道徇物而不

能化以之爲已則淫僻者縱欲以傷生
脩飾者徇名而失已以之爲人則上焉
者多政法以亂人之性下焉者拂百姓
以從已之欲是固古今之通患而有道
者之所深憫也及其知此而欲矯之以
老子之說則又泥空而著於空居有而

棄乎有卒之滅棄禮法幽沉仁義既敗
其身而因以亂亡人之國家如晉人者
斯亦豈老子之教端使然哉蓋老子曰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欲
以無而用車非欲舍車而專用乎無也
曰愛民治國能無爲是欲以無爲而治
國非欲外國家而專事乎無爲也老子
之道有無不二如此是即所謂允執厥
中者也豈晉人之所能知哉晉人借無
爲之言以文其放誕之弊而世儒不究
其端不訊其末竟歸其咎於老子既已
誣矣王荆公乃復爲之說曰無者萬物
之所以生也有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聖
人惟務其成物者不言其生物者而老
子反之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又曰
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者
以無出於自然可以無與也轂輻具則
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

輻則爲車之術固已踈矣凡荆公之論如此自今觀之由前之說則有與無也不惟判爲彼此二事抑且斷爲前後兩截其於聖人體用一原有無不二之道旣不同矣由後之說則治車之始未始有無也車成而後以無爲用是無乃出於有之後而與所謂生成之說未免自相矛盾也其何以議於聖人之道也邪且吾嘗觀治車者其於受軸之藪先矩而後規左斧而右鑿極其目力竭其心思比之轂輻用力殆相半也以爲此處一差則不可以合轍而行遠矣何嘗止治轂輻而不及於無哉楊龜山論荆公以爲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出於私智之所鑿可謂深中其病至以爲原於老子則許之過矣即此言觀之荆公蓋未嘗闢猶龍翁之藩也況堂奧乎余惟荆公生於臨

川順渠生於兖州其於車之製固有相
像親見之不同矣至於立論大旨吾猶
有疑焉今之誦法古訓者必心古德之
心體古德之道乎抑徒襲其說以誇論
辯之高也如將心其心也日用飲食觀
妙觀微復吾嬰兒而已矣又何暇於辯
人已之得失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志壹動氣氣壹必動志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內充

外美

物有

神無

此言滯有之弊也人之五官本通達耳目心
口惑於外物則雖視不見雖聽不聞雖食不
知味纔有嗜好心即惶惑至於見難得之貨
貪心生而廉恥忘是行妨也此皆不知有之

非真無之不變遂至於不察內外之重輕不明理欲之消息故也聖人則不然為腹不為目務自慊於中不求美於外養性寡欲而已五官應感莫先於目故舉目以該其餘去彼取此者去盲目之色取無視之明也餘倣此惟化物之有存神之無始抱一而造玄德也

右第十一章

此上三章載營魄無我之功三十輻言無之不能不

為用也此章言著有之弊以終玄德之旨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

善

賤

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

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愛

以身爲天下乃可託天下

首二句相承疑亦古語下文自解患即所驚者貴重也身者吾之所貴重莫加焉者也今以外物之得失爲寵辱驚而患之是重大患與身同也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意在無我則患難夷狄得失窮通無入而不自得也故貴此身視爲天下之公物則寄跡於天下而無驚無患許由者是也愛此身與天下同其不忍傷之情則受人之托以天下亦無驚無患舜與伊尹者是也我無心而物無疑優哉游哉何患之有此即前章後身而先外身而存後篇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之意混俗和光則寄此身於世而無礙不見可欲則天下託於我而無疑此二句只形容及吾無身之意舍弟庶之讀此章謂下篇云聖人自愛不自貴則貴與愛固有不同本章云則可寄乃可託語意不無深淺貴以

身爲天下猶未忘身者故但可寄而已愛以
身爲天下則無身矣乃可託也雖俱明無患
之意而深淺不同此章詞無華而
意則出於忠信所謂信言不美也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充塞在上不徼

在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

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人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

古始。是謂道紀。

此承上以狀無我之德而起下文古士之深微也。夷希微就人有知處立名，反而觀之不可思，不可議，故混然充塞於兩間，極高不見其明，極卑不見其暗，流行不息而無狀可名。故曰復歸於無物，本無狀無象而名之曰夷希微，是狀其無狀象其無象也。然此三字亦是恍惚之名，若究其極則無始無終，此開闢以來所有之物，人能執守以御吾心之應變，世故之紛拏則知古不異於今也。豈不謂此人爲道之紀載乎？

右第十三章

此書爲學者而著，故曰善爲之又曰在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終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廓兮

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不敝。不新成。

無減損生也

此承上言古之任道御物者得恍惚不可詰之機。其神內守英華。不露淵微之德。難識難名。觀於心跡之間。柔順敬畏。其心之畏若冬涉川。且若冰將釋。臨深履薄也。其敬若畏四鄰。不敢輕動。且若客之臨如見大賓也。其守己也。惟誠其待物也。惟虛。渾然與物同春。此古士之善者。今也孰能於濁之中而能靜乎。靜則不淆於濁。而能清矣。孰能安於靜而持久不變乎。久則天機活潑而自生矣。欲保此久靜。以復柔順謙虛之德。惟在不自滿而已。能不自滿。若海之納川。谷之應聲。何有新舊成敗之變易哉。

右第十四章

主意下

夫

虛雖本然而善不為虛靜非全作而拂塵居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百始如此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人苟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言執古御今之方。惟致其虛之極而已。欲致虛之極。在乎守靜專。篤而不移。萬物並作於吾前。吾因以觀吾之性。天繩繩綿綿。無象有精之體。于以見萬物之作。莫不各歸其根。是動而復靜也。靜則復其天命之本。然所謂適得吾體。不失其常也。人苟知此常道。乃天之命。人之性。物之生。則其方寸靈昭。前知如神矣。不然有動必妄。樂其所以亡也。知常

老子

浩然齋

卷之六

二

三

道者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所不容何有
不公蕩蕩平平非王道乎能行王道則如天
覆幬而無外如此則與大道爲體
而無變易所以沒身而不殆也

右第十五章

王氏曰此章論內聖外王之道簡而盡矣莊子之書

與此相發者甚多天道一篇尤爲明白
蓋老子之註脚也更推其極則堯舜之
精一執中禹箕之洪範皇極孔思之中
和位育皆不約而自合學者於此默識
而旁通焉則天壤間更有何事而其樂
又何可量邪愚按此前三章不見其後
以前言道體本來如此人能執此以御
今之萬變則古今不異可以聯屬萬有
故曰道紀不新成以前言古之士用功
體道其善如此後學能靜濁而清安久
而生皆造微妙玄通
之域而爲道之紀矣

太上不知有之民俗其次親之君譽之其次畏之其

次侮之何也信不足有不信由其貴言功成名遂

百姓皆曰我自然帝創力一摩身其之風聲大道廢有仁義此由智慧出故

大偽今規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智慧之弊也誠欲其弊絕

聖棄智之利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

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孰知
之為道乎

此亦承上章王乃天之為太上者而歸於少私寡欲也太上之世道德淳龐熙熙皞皞君不居功民忘帝力其次施以仁義則親之而不能忘矣又次別其善惡則譽之而不能親

矣又次施以智力則畏之而不能譽矣又次
智力不繼則侮之而無所憚矣何爲其侮之
也民不信其君也民不信君由君嘗有不信
之事也此無他由其尚浮詞以相欺遂不信
而至於侮也惟太上之德雖功成名遂相忘
於道化百姓皆曰此我自生自育非有所輔
益而然此無爲之極功也由其貴言句繳侮
之等功成二句繳不知有之也大道廢八句
舉世道之降以實親譽畏侮之故欲任道紀
以復太上之世在清其源夫聖智作法以治
天下而巧僞者竊其跡以成其私民失利矣
仁義本因人性而立教教立而盜名者務掩
師有心作善矣巧利本以資民生貪殘者肆
詐力而無厭盜賊之源起矣此知美之爲美
斯惡之徵也故必絕之而不爲棄之而不用
太上可復也三者之效如此聖賢之徒何爲
不務此而務彼其心以爲此三者文彩不足
故制爲仁義禮樂分門布類使奪各有所

屬是以民竊其法漸至於侮也豈知大道之
世外相示以素如未染之絲內自守以樸如
未斲之木惟質無文是以雖有身而似無身
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
焉者寡矣無身本於無心少私由於寡欲欲
寡則太上之世也又何資於智巧之文哉

右第十六章

舊三今一太上至自然言
道之污隆存乎人大道至

忠臣言世衰道微絕聖至寡欲言
反樸還淳下章則言淳樸可復也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

嘉德若不足

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

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

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日享樸素

承上章言古今異尚如此將孰從而法之憂世而欲法古者惟在絕學而已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而聖人乃曰絕學無憂是豈泚泚蕩蕩果無所用其心也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世俗之學以多爲尚務在日益長智識生矜高其用歸於辯同異爭是非譬之應人之聲一唯一阿僅有遲速之分速則爲恭遲則爲慢以恭爲善以慢爲惡其事亦不甚遠也而世人於此妄生分別切切

然畏之我亦不得不畏者小同於俗也歷茲
已往凡事皆然學愈博而畏愈多莊子所謂
小恐惴惴大恐漫漫發若機括畱如詛盟殺
如秋冬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藹然疲敗
而不知其所歸其爲憂畏荒遠無涯何肯而
可明指邪惟聖人於此道通爲一而率真以
順人情無同異無是非則亦無憂畏矣故曰
絕學無憂衆人熙熙以下形容絕學無憂之
事熙熙樂而和也太牢王膳也春臺麗觀也
俗學可憂而衆人反以爲樂者以博溺心也
泊靜也兆如十兆之兆未兆未形也嬰兒未
孩未有知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心無所住駕
未知稅也衆人有餘貨殖屢中也我獨若遺
望道未見也愚人之心一句結上生下之辭
沌沌兮足愚之意設爲疑辭以著其實不愚
也沌渾沌也察察所以昭也悶悶所以昏也
漂海如舟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
所定向如颶颶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

所止息言隨世無意也與乘乘若無所歸相應有以有伎倆也頑鄙無能也反復形容之也母者道德也萬法之所從出也食者味之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爲彼世俗之學而自取憂畏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末句總結上文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言人務多能而我獨無能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且鄙言人務多知而我獨無知也

右第十七章

薛氏曰老子以道爲至儒學以仁義爲至後儒之絀

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爲而自然天道也仁義者有爲而後然人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

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包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爾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愚謂老子論道之極致必以聖人爲標的如曰聖人行不言之教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中間不一而足而此復曰絕聖者蓋斥明睿自居具曰余聖者也其稱頌之聖

則無知無爲淳
厖樸素之德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忽。時

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誠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反現

首二句承上章食母之意容舉止也猶曰威儀大德之容若上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唯道是從猶云依乎中庸不隨世俗即貴食母也下文復形容道體雖無而實有之常以見其所當從也物者有生之形象者未生之氣恍惚雖不可見然似有似無猶若有可見者窈冥則昏昏默默全不可見矣精者成物成象之神恍惚窈冥之中實有操機握符之主

其情甚真言無一毫假雜也無般雜之中非終恍惚窈冥而已實有誠然之機在焉精以性言信以情言此機自古及今未嘗變易未嘗來去雖曰不可名而其名常在萬物皆由之而出是其以有常而徧歷無常之生生也甫猶父也衆父萬物之父也閱衆父則莊子所謂衆父父也老子自謂吾何以知衆父爲道之所閱歷以吾回觀而知真精之信不去之機在我此食母之所以貴也此字指吾心堯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嘗凋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與此意相近

右第十八章

此言道體之實有皆從天機上流出其所謂虛無者

亦惟不著萬物不礙萬物而爲言爾豈若務爲譏謗者真歸斷滅之指哉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者不自見。故明。不

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

明彰功大爲式也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希言自然。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

以道爲依

求

能久。而況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其

不格邪

隱惡揚善

此謂曲則全也

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

損較同義也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

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所以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

餘餘——踵有解肉

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

此言自然之道不能不從也。誠全而歸之以
前言若非自然而實自然也。飄風至況人乎
言不自然也。從事於道至失亦樂得之言自
然信不足至或惡之。是言不自然也。首六句
皆古語。曲成萬物而不遺。遇主於巷。納約自
牖。是曲則全也。父子相隱。無道則愚。枉則直
也。水易滿於潢汙。窪則盈也。否而泰。冬而春
敝則新也。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之意。少則
得多。則惑言滿損謙益之常。以實上四句之
義。又以起下文聖人抱一之故。一者冲和之

德虛無之理自然之道至少而無以加者抱一爲式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是也。不自衛露不自賢能不自誇大不自矜張此抱之爲功安於少而不外慕所以與世無爭天下皆服之而無與爭者此抱一所得也可見古人之非虛誑誠足以爲天下式是全而歸之也。古語六句舉一以該其五全歸者下文道者德者失者皆樂得之是也此自然之道天下罕言之飄風驟雨天地盈滿之氣非自然也且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夫人欲全而不曲欲直而不枉之類皆自務其有悖悖之氣非忘機自然之道也其能久而不敗乎故抱一者大同於俗不屑屑於分別臧否而臧否全歸之是無爭而自然也設使於人之不齊者而分別之心未忘是我信道之心未篤逆億嘗作則不齊之人焉能同心一德以信於我也。故復反上文數語以見非自然者之自困猶風雨飄驟之不久也此殆不能忘己以同人

而必欲自是者之弊也跛跨二句舉易見者以見理之必然以起下四句義跛者起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者開足而行以增濶其步可暫而不可久以況自多者之無成且增惑也擬之於物若殘棄之食附贅之趾非惟無用且爲人之所同惡矣會謂體自然之道者而處於是邪

石第十九章

舊三今一王氏曰嘗讀老子至希言自然慨然深嘆

道術之裂也老子之明自然也如此而世儒乃以爲勞攘老子之貴誠信也如此而世儒乃以爲陰謀於戲先橫不然之念而有意以誣之又何望其虛心體寃以會古人之大體也邪愚惟抱一爲式成已而成物也先橫不然之念失已而失人也況欲誣人以非其罪冥冥之際顧無鑒臨者乎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有名之始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天地行

於無際

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王主事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皆大得已而然

王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

混成一也。先天地生。無始也。寂寥無形之意。獨立不與萬物爲侶也。不改不變易也。周行充塞宇宙也。不殆安於自然。無終也。道本天地母而曰可以爲母。謙若不敢知之辭。此物本無可名。以其爲天地人物之所共由。故假借道路之道以爲之。字名者自命也。字者人

所呼名之副也徧覆無外曰大流行不息已
逝四極無際曰遠循環不忒曰反字不足以
盡之故強名之曰大大又不足以盡之故推
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無涯無涯而不
忒也下篇反者道之動同此義道爲天下母
天地由道以覆載三者之爲大宜矣然非有
王者則亦無以成能故王亦大也天地之間
惟有四大而王乃居其一欲稱其大法地與
天而已欲法天地法道之自然而已矣四法
之指非有次第推其性情出言不得不然爾
先地而後天虛實遠近之序猶中庸先博厚
而後高明也王氏曰地之法天者乾呈象而
坤效法也地既法天則王者法地亦所以法
天矣天之法道者道無爲而天成化也天既
法道則王者法天亦所以法道矣至於道則
自本自根無爲而爲無所法也自然而已王
者法道亦法其自然矣能法自然則皇建有
極而天下法之所謂抱一爲天下式也

右第二十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

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承上章王之法地者而論其不可不法地也。首二句疑亦古語。蓋論物理之常。上句以本末言。下句以體用言。躁猶動也。動而妄曰躁。君猶主也。老子引之。蓋言人之身為重外物為輕。有身則茂育有地。是身為萬物之根也。人之心為靜。百骸為動。心存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是心為百骸主也。輜重以車行。載物論道為人所資賴之意。猶曰執左契也。以道為母而食之以德為文繡而服之。是不離輜重也。聖人終日行。謂應天下之務。任百體

之官未嘗息也然而言不由於道心未嘗
不出於自然身道相殉輜重豈或可離乎當
此之肯雖有崇高富貴亦無足以撓其中者
不惟大庭廣廈之裕如雖私居獨處亦自超
然於物外此守其重而輕不失安於靜而動
不躁也柰何人君有見於萬乘之多而忽視
其身則以天下爲重矣豈不輕其身而妄動
乎輕身則天下所仰以資其生者無賴矣是
失根也妄動則心不能爲百骸之主矣
是失君也王者可不以靜重自居也哉

右第二十一章

詞專君道意達上下
乾餽萬乘一而已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其在故無棄人。常善救物。其故

無棄物。

因其真情不術我能

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

發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五善言用法而不資於器者之無跡正合聖人之善世出於無爲顯仁藏用之道也行也言也許也閉也結也人事也轅環籌關繩物體也跡謫策鍵約人用物以爲功也此五句論理下文承言人事常者無肯無處而不然也襲明掩覆其英華也智應明迷應襲大迷無知也師法則也資助也要簡約綱領也妙體具包含也與首章觀妙衆妙之妙同非後世玄妙恍惚之義也聖人於人物但無棄之心自成無不救之德無棄人是其救人之善不見有救人之跡故曰襲明在世情觀之善者可爲不善者之表正不善者可爲善人

之驅助若曰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爲仁之啓
即桀紂爲湯武驅民是也彼有貴有愛則分
別揀擇未免行私用智其間取師取資卒成
已勞人離雖欲救物而不給也若聖人之無
棄人也由其心無所貴無所愛得失同樂善
不善同情混世而無忤雖無不知而常無知
此大道之蘊無物不體之機括也篇首知美
見欲正與此異聖人之善世也如此此無爲
自然之道不煩不泛而爲萬事之綱領是其
要也無思無議而爲萬物之根源是其妙也
非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王氏曰人不見道
雖使擇善而行未免有方有方則有執所以
行不免跡言不免瑕計必用策閉必用鍵結
必用繩固曰善矣非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
至道虛無自然其行也從心所欲應用無方
如鳥飛空何跡可涉其言也因叩而鳴該括
無遺如風吹萬竅何瑕可謫其閱世也物各
付物而萬物自理焉用籌以爲策藏天下於

天下而天下自安焉。用關以爲鑊，以人心結人心，而人心自固焉。用繩以爲約，斯固自然之妙用而始爲善之善者矣。

右第二十二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用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亦合上三句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亦合上三句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以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推行不昧曰知如知縣之知存養不失曰守如郡守之守三言知守皆是工夫但有動靜內外之辨雄動而施也雌靜而受也谿水所歸也常德天性之善人所固有故曰復歸不離知守之功存存於常德也嬰兒無知者也白人所共見顯也黑已所獨知微也式模範也天下旣歸則以之爲式矣忒差失也旣不離則無差忒矣無極虛也嬰兒尚有質無極則無體矣榮世所共取辱世所共棄谷者虛而能受足者無虧欠也樸有天質而無人爲谿式句言聖人爲天下所歸谷一句言聖人受天下之善惟受天下之善所以爲天下之歸而天下以之爲式也聖人於設施處無肯不知而中之存存者惟靜而受所以爲天下歸雖爲天下歸實則無知如嬰兒也於顯明處無事不檢點而於獨知之地則尤戒慎所以爲天下之模範也雖爲天下之模範而已德則復還其太虛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

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是也
於天下所共趨者亦無不同而安身立命則
在澹泊虛無之地是以能受天下之善而天
性不虧也天性不虧即如未斲之木無用不
宜而不期於用也與得毋知子知子守母義
同樸散之爲器者五性異材各有定適聖人
因材而用之如梓慶削木爲鐻大以
成大小以成小制而不制無割裂也

右第二十三章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雄守辱蓋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之義自知守之義不明於天下也二千年矣遂有謂此老以退步爲學者於戲天德之明人皆有之不知何如其爲知何如其爲守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公忿天下神

器樣貌所爲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不可爲之故凡物或行

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言有志於谿式爲人心之所歸者或起
意務於有爲吾知鷗鳥舞而不下矣何也人
之器識莫非神之所爲機動於此誠應於彼
不可以有我取也有爲必有敗有執必有失
爲之則傷自然故必敗執之則乖通變故必
失所以不可爲也聖人知神器之不可爲故
於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
或吹而寒或強而勝或羸而負或載而升或
墮而降萬有不齊之常稟非人所能齊者聖
人則因其質而曲成之率之以平易使不任
質縱情因質生病如六言六蔽而已此所以
能得人心而爲天下谿式谷也奢如言之支
誕泰如行之矜肆不必儉也去奢而已不必
恭也去泰而已皆所謂甚也皆兼人已正大

制不割之實使或多而肆焉則雄白榮且不
能知而況雖黑辱之守乎此義隨其位之崇
卑皆可師法慎勿泥於取天下而謂爲王者
之事取天下於後章取大國取小國義同論
語曰天下歸仁能行五者於天下皆
與此章取天下之意同非利天下也

右第二十四章

神器指天位其來尚矣
今以才器通之何也蓋

樸者天人之所共神者樸散爲器而有
智仁勇之別惟聖人不器具大器用利
器成器長而器使天下是故人之器識
莫非神之所爲萬有不齊豈我一人之
智識可以籠絡之乎故曰天下神器不
可爲也考之易繫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聖人神道設教等語莫非以
神器爲才能若以覬覦之心爲戒則老
子亦所謂逆詐億不信者矣又何見美

斯惡見善斯不善之云也哉

勝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一方地也

濟世天也

有道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夫佳兵者

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

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豈可佳也。公須

雄

自漢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

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

卷二 通鑑纂要 一 二二

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今之用兵偏將軍居左上將

軍居右○者言以喪禮主之殺人衆者悲哀泣之

戰勝以喪禮處之○此以道佐不以兵強

此章本意實在君道乃以臣道與言意婉而詞可盡也衛武公賓筵抑戒深得此意諫疏法此成已而成物矣通章只主有道無道之辯兵強天下以兵示強於天下也其事好還蓋以兵者人之所毒神之所疾不但出乎爾反乎爾如楚靈齊湣秦始漢武之類荆棘凶年亦足以相償也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皆以百姓怨苦之氣于陰陽之和此恃兵之禍也誠以善用兵者在於果決而已不敢有剛強之形果與強形相近而實不同果者此心之決於義而不疑也強者恃力而不知畏也矜自賢

也伐自大也驕自多也皆用兵之所忌也事
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以安天下爲心非求
強悍之勢以加於天下也是謂果而勿強何
以見其不得已設或樂於談兵有識者以爲
不祥心常惡之況好生之德者豈以用兵自
居邪今之有位者平居則以左爲尊至於用
兵則以右爲尊何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好生
之德者之所尚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亦惟恬
澹爲上不貪功不好殺雖此勝而彼負亦無
自喜之心設使以勝爲美是樂殺人也不嗜
殺人者可一天下樂殺人者無常情相反不
可得志於天下也必矣何以言用兵貴右也
凡吉事則尚左凡凶事則尚右至於用兵之
皆偏將軍則居左上將軍則居右言以喪禮
主之是所謂凶事尚右也至於臨陣殺人多
者以悲哀臨之是戰勝不敢自美以喪禮處
之也豈可佳兵
以佐人主哉

右第二十五章 舊二今一

驅使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以三年

以三年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

不逐名相

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機

復

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

海。

此承上章佐人主者以何道為貴。惟在樸而已。無名者。天地之始。莊子所謂太初有無而無有是也。樸之為道。其體甚微。其用甚大。其尊無上。所以天下不敢臣也。有天下國家者。雖不免於萬機之應。能含抱此樸而不失。則淳厖之氣達於天下。萬物莫不往來依附於

前矣不但物之宜天地且降甘露百姓亦不待詔令而自雍熙平治也有道之治至此始可因情制爲禮樂刑政以綱紀天下使各安其分兵雖設而不用也經制之名既立則因名生法事變浸多當於有名之後察其機而就於簡漸運於樸勿使殉名守跡者生弊於棧統也如此自然不至於危殆不然名勝而實衰去樸也遠矣樸之爲道乃天下之所歸管猶水之爲江海萬川歸焉而無外者是以君子事道而不務兵也

右第二十六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章初讀之似藏頭語蓋以上下章言道既明此故不贅察察於外昭昭於內勢力運人寡欲自奮此人已相形可以見得失也達生委分隨在充足勉強行道目漸不息此内外相符因得以見失也所者居也水者魚之所木者鳥之所道者人之所不失其所者成性存存須臾不離即無搖爾精無勞而神也失其所則不能安不安則不能久運者無頭無晦無始無終無今無古其爲奇也大矣人而體道則與天地無間形骸雖委於逝盡道固無終窮也此汎論大道自輕歸重自事歸德之理示人使知所勉也意重末二句夫積死而不亡者壽則長生久視之旨可識矣

右第二十七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能

功成不咎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可名於小。
萬物歸焉而常無欲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
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
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澹乎其
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然汎不定也左右無方也大道無住無方然而
萬物恃道以生而道不倦成就萬物而道不
居其有衣被萬物若尊奉然而不爲主禹之
手足胼胝而不居功若可謂之小矣然而萬
物歸焉若統領羣衆而常無欲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又若可名爲大者大小之間無名可
擬左右咸宜無器可指然非積小無以成大
是以聖人圖細圖易終不爲大故能久而徵

博厚高明參天地贊化育而成其大也。大象者無物不象也。無物不象道也。人能執此大象必爲天下所歸往。何也？以其歸而不受害。且得安寧均平舒泰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畱止。謂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乃若道者言之質直而無味。視之渺茫不快。目之見聽之杳冥不悅。耳之聞至於應天下之務。成天下之亶亶。雖及萬世而不能盡此所以爲大象而爲聖人之所執也。曾謂樂餌之用可同日語哉！此無之所以久大而有之可以限量也。萬物恃之三句與篇首語意同。但彼就人而言此專以道言者。

右第二十八章

舊本衣被萬物下有
爲主三字萬物歸焉下

亦有此三字舍弟庶之以爲常無欲三字疑衍。文衣被萬物可名爲小即小德之川流萬物歸焉可名爲大即大德之敦化不爲主者乃無爲中契緊工夫兩

句中俱不可
少亦是一說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章首八句言造化來除之機如此非言人立
心也柔勝剛以下方漸著人欲人謹於盛滿
而知飲順乎窮厄而守身也孟子曰故天將
降天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是也喻
張執一事而言強弱就一人而言廢興即喻
張而廣之也余奉即強弱而實之也此機雖
曰幽隱而實至明白者故曰微明此之人事

剛折而柔存強暫而弱久源始要終其為勝
負實有翁張子奪之象故大不能逃於造化
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人其可以不畏天命
而任情妄自哉彼仁義禮樂用世之具聖王
於此亦因天機之自然者而程之暫而不久
不敢建故以求亡子故曰先王之遠慮苟常
居之人將竊之以為私媒矣論語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如之正謂此也王氏曰將欲者
未然之機必固者已然之事造化有消息盈
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有將欲
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也將然者雖未形而
難測已然者則有實而可徵也利器不可示
人之意與後篇云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相應
莊子胠篋一篇則又迷而明之爾利器兵也
譬喻之辭蓋微明之道聖人用之則為大道
奸雄竊之則為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於
兵刃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愚按願渠未
然已然之說優於諸家多矣

右第二十九章

先儒多因此章疑老子以權詐陰謀爲作用不

知其言天機也使今之淺夫俗子亦不肯自言其陰謀況不得已而出言以勸世者乎今於章首加天之道三字則其旨不辯而自明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而靜。天下將自正。

道之常本無爲而無不爲。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至人之心是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語意與上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生知止。所以不殆。意同。作變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承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

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必漸加美於質實增
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辯之
於幾防之於微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言以
者非有心用之也吾反樸而忘情也使民安
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也無名者天地之始
是冲漠無朕之杳也指此名樸是無象也夫
用無名之樸鎮欲作之民是亦有爲也故必
併此亦不欲言不欲者非外之也忘之也能
忘則雖無不爲而實無爲故常靜而天下
正也天下正者亦歸於無欲之靜而已

右第三十章

薛氏曰自生民以來訖於
唐虞推其年數蓋三四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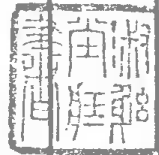
歲人道固當久脩而致飾矣驗之詩書
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
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
世出其爲治之方信有如老子之所云
者故淳素之風久而不絕如無聖人則
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

之俗亦豈俟周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
至於近代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敝已
極嗚呼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俗之美
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歲而風俗輒已
大敗其故可知也愚按西原之論深得
聖人立言之旨司世道者有能懲文勝
之弊不徒因之而思改之不圖益之而
思滌之庶幾真淳可復赤子之心不失
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誠可憂哉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曰仁曰儉
曰戚此人心之固有者反而循之在我
而已又何必老云孔
云而費辭說之辯乎

老子通義上篇終



老子



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弟庶之 叅校

下篇

上德不德。無心。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有意。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

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

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垂吾以礼。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

老子

通義卷下

一

姑蘇季倫寫

射厚

暫正

澄江陳濟刊

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有為之禮

無為之道

此章大義原皇帝王伯之趨推古今淳漓之故蓋挽今復古執古御今之道也不德無心於為德博施而不倦率其性而自得者不失德循規蹈矩遵道而行不由於自得也上德無為二句即解上文有德無德之故言上德何以謂之有德其心本無作為有感而應非有所為而為也故曰不德而有自慊之德下德何以謂之無德其所行也皆模倣故實有所為而為者故曰不失德而無真誠之德上仁上義上禮皆有形跡以為持循者也語其情上德不知有之者也上仁親之譽之者也上義畏之者也上禮侮之者也惻怛慈愛自然及物雖有推行之跡而無矯強之心被其恩者亦與之相忘是為上仁有裁割斷制之

施人懷畏威寡罪之意是爲上義禮者節文
斯二者而已然不無儀軌之詳文彩之盛則
人固有莫之應者至此而不知反尚因仍於
其事必至攘臂相加是則悖亂之極而爭端
起矣仁義禮旣曰上必有下不言下者不忍
言也究其實則上義即下仁上禮即下義攘
臂則下禮也故復推原世衰道微之漸至於
禮而止何也忠信以脩禮而薄詐僞以脩禮
而起凡此皆以智自居而前識自許者卒成
大道之華而失誠信之本蔽天德之明而入
醉夢之端不亦可懼也哉是以大丈夫舍有
爲之禮而取無爲之道也厚指道德薄指仁
義實指忠信華指禮文處厚居
實以心言去彼取此以事言

右第三十一章

薛氏曰程子謂老子此
章分道德仁義禮爲五

此亦未之思也老子盖究道德之終始
而著其厚薄之漸也且其謂禮者忠信

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
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
子之言不爲不明程子亦未之思爾或
又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老子
乃欲棄絕之天下烏得而不亂晉室尚
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老氏
之遺風也此言既不足以知老子亦未
知晉人之弊爾老子棄仁義將以宗道
德也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晉人棄仁
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絕禮法矣未見
其反忠信也江左之亡務名高溺宴安
急權利好聲伎貪鄙偷薄極矣老子之
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
晏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
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
窮尚清談乎由此以觀晉人之行與老
子不啻方圓黑白也安在其祖述老子
也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

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
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王氏曰史
記諸書皆稱孔子嘗問禮於老子且有
猶龍之歎其所得者當不淺矣今觀老
子之言其薄禮文也如此然則孔子之
所問者果何事耶凡記所謂吾聞諸老
聃云者類皆膚淺支離決非聖聖相傳
之奧至莊子云云似矣又多寓言而人
亦弗之信也然則孔子之所聞者果何
事耶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大林放問禮之本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
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
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
先進而徒事夫玉帛也非老子之所謂
忠信之薄者乎二聖授受之妙其或在

此蓋後世之禮主於儀文度數之飾本
不足以當道德仁義之實故其出於忠
信者孔子之所取而其不出於忠信者
老子之所棄者也或又曰孔門之教主
於求仁易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仁
義即道也老子乃岐仁義於道德而上
下之其異於聖人也明矣愚謂易之仁
義與陰陽柔剛並言然嘗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鮮矣夫兩儀
即陰陽也仁智猶仁義也陰陽之本在
太極仁智之本在君子之道老子先道
德而後仁義其意何以異此但老子主
於明道故要其極而言孔子則因人而
立教也譬之釋氏老子專爲求最上乘
者說而孔子則未免於接引鈍根云爾
善學者於此默識而旁通之見其異而
不失其爲大同也見其同而不惑於其

小異也。則庶幾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之裂。或可以復完矣。按西原順渠之論。要皆合孔李門庭之見也。故曰道術之裂。授受其或在此。竊惟天無二道人。無二心心者。性之郭廓。二聖授受其有外於心性者乎。天下之故。果有離於心性者乎。曰仁曰讓曰儉。猶或可以外飾見。至於戚其爲心性之發露也。真切莫有加焉者也。遭喪之戚。自然也。無爲也。非以仁非以義。非以禮非以道德而爲之也。率其無思無爲之真而已。傍觀者謂之仁可也。謂之義。謂之禮亦可也。率性而行。非道乎。成戚而現。非德乎。孔李雖無面授。雖隔千年。吾知其必在此也。其裂與否。貿貿焉者。自爲也。於二聖何所加損於道德。何所加損。

昔之得虛下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一也。苟非天無以清。將恐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顛動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

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

天下將恐蹙。跌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

致譽無譽。猶數車無車。是以不欲琤琤如玉。珞珞如

石。

言得一而歸之於昔。則悲今之意。可見一者
虛也。下也。即性即道也。天地神谷物侯王六

者雖並言其實歸重於侯王蓋侯王者天地
神人之主誠以懦弱謙下以爲表虛空不毀
萬物以爲實則中和位育之功即此而在上
五句舉例以起君道故下文以侯王得一者
明之天屬氣故曰清地屬質故曰寧鬼神有
情狀故曰靈谷下故曰盈物有形受故曰生
貞正也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也即前
篇爲天下式之義裂也發也歇也竭也滅也
廢也皆失其一之所致也貴高以位言賤下
以心言即其稱謂惟曰孤寡不穀可見其以
賤爲本以下爲基也賤下並言未止舉賤省
文也致譽無譽數車無車致譽自極其誇稱
猶具曰予聖之徒聞者且惡之又何譽之有
與王公不自稱王公而稱孤寡不穀反應數
車無車襯語也言自尊者不尊猶有車之人
多寡胷中自知不待稱數彼見車而稱數者
必非實有車者也車者物之粗大意外見者舉
車以例其餘猶曰數寶無寶也大意只是自

有者不能有其有。自忘者安之而不知也。不欲碌碌二句。猶莊子所言上不敢為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以取浮名也。玉美物也。石厲物也。碌碌溫雅之聲。琅琅粗礪之聲。言美惡之名。皆不欲有。然後不愧。冲虚之德。而為得一之聖也。

右第三十二章

徒衆屈伸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信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平常

上德若谷。虛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望而不

質真若渝不滿意必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上皆建言

乾旋坤轉反復無窮。道之動也無旋轉則無動矣。冲虛柔異弱也。道之用也不虛柔則不繼矣。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即原其幾以明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生於有也。天地之始太虛而已。有生於無也。此二句即篇首有名無名之意。彼順言而此逆言之也。是故道無而已。其動其用皆有也。然其機惟反與弱上根之人聞之。即洗心歸無。以反為動。以弱為用。不肯孤負先哲之恩。不肯孤負此生也。忠信之薄者。恍惚意興且信且疑。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也。至於世俗之人。安於鄙陋。聞無為萬物之根。以弱為用。以反為動。則與世情不合。必大笑之以為浮誕之言矣。設使鄙陋者不笑。則亦齷齪粗劣之物。又何以

爲希夷微之道哉故古之立言者有曰明道者黜其聰明反若愚昧進道者損之又損反若退却進道至於平易物無不容若皆同類無分別也上德虛而能受所以若谷大白不皎皎以自異所以若辱廣德者乾健不息所過即化所以若不足建立也立德有志於立德者也時當有爲分在可爲而其心猶若有所不敢爲者故曰若偷耻躬之不逮也偷竊也若非已之所有也真實資質其言行無文飾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所以若淪淪變動不一也不執已之所有也地道方矣何有於庶隅不設畛域而律身不苟此大方也不求速成不急小試所以晚成也然器之大者其成功必積久厚培而後可適於用非但無速成小試之心而已此十句皆有象可指以虛爲用者也至於天籟則萬籟之本天籟之聲罕聞也乾道成象萬象之宗也而乾道則無形此二句又證上文以起下文道隱無名一

句天地萬物莫非道之所爲而天地萬物各
有名各有形惟道寓於天地萬物之中而無
名可名然而其爲用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非惟供萬有之求且足
以永終其德是善貸也不勞雕斲形肖紛然
又且栽培傾覆是善成也藏其用而不見忘
其功而不居虛無之道如此此下士所以必
笑中士所以或疑也默識心融觸處洞然非
能與於斯上士其孰

右第三十三章

舊三今一吳氏曰按上
章得一已專言用弱矣

此章又以反與弱對言者何也曰二字
一意也反者邇所以弱之原弱者指所
以反之實凡此書之言反者即是欲用
弱也言弱者即是與群動諸有相反者
也非弱之外別
有所謂反也

此下言反者道之動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載管曉

而抱陽。虛淡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致柔

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

往跡後驗

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尤

戒大端

此下言弱者道之用

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

教。無為之德。天下希及之。

此亦承上章道之善貸且成而明之與昔之得
一者一章相呼應道之體無也充塞細紘
中有不能泯之機是道生一也其流行往來
以漸成象其形則天地其氣則屈伸是一生

二也。生機不息，冲和成形。二生三也。陰陽交
姤，以形相禪，萬彙森然。三生萬物也。是萬物
得陰陽之氣，冲融和粹於一身，莫不本於無
者也。無則謙虛卑下，以爲德。是有知識者之
所不欲居者也。而王公貴人，乃以孤寡不穀
自稱，豈非知謙虛卑下之爲益，而一之爲道
之可貴哉？今觀天下之物，謙受益，滿招損。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是人人所共以爲尊
信我亦尊信之，而不疑諺語有曰：強梁者不
得其死。此正益之而損者也。世人或信此言
爲損，益相倚之道。我則信此言爲最親最切
而尊之，以爲衆師之師也。何以言之？今夫天
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弱之勝強，損之
而益也。至於氣無形而貫金石，無有入無間
無之御，有不但弱之勝強而已。觀此，吾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此泛言無之爲道也。聖人者
誠信之至德，不言而化，自行自然之應感無

老子卷下
爲而功自成此神聖之極功虛無之妙用彼
有爲變幻者何足望其涯涘哉故曰天下希
及之不言之教二句直與上篇知美知善章
語意相應故曰吾是以知云云嚴君平曰有
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有聲
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
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而
天地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道德無爲而天
地成又何術
以及之哉

右第三十四章

舊二今一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名貨身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

此憫世人輕身徇物而導之也。名功名名位之稱非止聲譽而已。多猶重也。名者外物之浮而不實者較之吾身果孰親乎？貨者外物之無常者較之吾身果孰重乎？何爲外身而內名輕身而重貨哉？得名貨而亡身得身而亡名貨果孰病乎？何爲於此而不辯也？遂承言好名者固結納以保之。然作僞心勞造物所忌其爲費也大矣。好貨者固多藏以積之。然益過生怨。神人所害其爲亡也必厚矣。得之之病如此。孰若不得之爲愈乎？是以有道者於貨也屬厭而已。不過分以求之。故可以免耻辱之病。於名也儻來而已。不犯難以爭之。故可以免危殆之病。不辱不殆可父之道也。內外之分明性命之理得此固全生盡年之要訣也。薛氏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樂。今有者自得而無求。無求而豈有辱乎？懼後損者知幾而固守。固守而豈至於危殆乎？愚按西原之論雖近人

情尚有將迎患失之疵於老子之意微有隔涉止者在心則澄湛疑息在事則隨分無慕况知幾者又不可以懼損言也

右第三十五章

林氏曰此語千古萬古受用不盡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是以即事物之理以明名貨之不必徇而敬身者當自重也大成若缺五句疑亦古語皆言體道者之自守也成則可以無缺守之以若缺之心則其用無敝無新此所以爲大成也盈則不虛守之以若虛之心則無窪無盈此所以爲大盈也大直大巧大辯放此不言其用

者省文也。父子相隱，屈而直也。取諸人，以爲善拙而巧也。無道則愚訥而辯也。其用皆不窮。此亦清靜無爲之道。事理之必然者。人苟不信，獨不觀諸人情之躁靜乎？躁非爲熱也，而熱在其中，故能勝熱；此皆無爲而勢所必至者。此心苟無一塵之滓而寂然不動，則隨其身之所寓，莫不以之爲模範表率也。嗚呼！若缺若冲者，清靜之功也。清靜者，若缺若冲之成也。學者知此，則不敝不窮，以爲天下之正無疑也。又肯逐名貨而輕身哉？

右第三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

於不知足故知足常足。觀其所感所悟天地萬物之情見矣。不出戶。知天下。不窺

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

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承上章知足不辱而申言之。天下之禍起於不知足。不知足由於見可欲。遂至於有欲得之謀也。北方謂千里馬爲走馬。天下有道言人人知足。世雖有千里馬。卻而不用。以之駕田車也。天下各安其分。各守其國。盡力於田畝而已。所謂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也。不知足之世。不但兵連禍結。鄰國侵伐。雖四郊之內。亦自生干戈。猶曰舟中皆敵國也。惟知足者隨大隨小。無歆無羨。不伎不求。雖簞瓢而裕。如雖茅茨而廓。如常自足也。又何罪禍咎之有哉。罪者法網之入禍者患害之及咎者怨尤之加。

可欲其端而欲得其窕也此義本易知易見
惟知足者中心恬澹虛明惟觀吾之所恒所
感而通天地萬物之情是以不出戶知天下
不窺牖見天道彼迷於欲者以耳目役其心
知聞見有限而疑忘繼之所以出彌遠而知
彌少者由其心之不知足也聖人之虛明也
通於一萬事畢豈待行而後至見而後名哉
是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不見有爲之跡而物
各得其成此非無欲者不能及也糞下諸本
皆無車字按張衡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
是用老子全句也朱晦翁語錄亦有車字
蓋本衡賦云車郊叶韻缺車字則無韻矣

右第三十七章 舊二今一

語見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帝則自順 所以不爲而成也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

作聰明

得

人心

兼德位

執私見成心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

公好惡

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順物而不立我此聖人之心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

志取舍

彼逐聞見者

在天下。忪忪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憐之而無憎惡也

目。聖人皆孩之。

承上章言為學日益出彌遠知彌少者也為道日損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者也為學貴博故多聞多見日有所益為道貴約故去健美黜聰明日有所損損者損私心而反無為也私心未易去亦未易盡故必損之又損然後私心漸盡雖有所為亦行其所無事矣取得也天下者指人心而言蓋隨其所接而云非指海宇也體道至於無為則其得

人心也常以無事若使作爲一出於有心則非自然之道勞而無成矣故曰不足以得人此論理也下即事以實之聖人於此未嘗執已見惟以百姓心爲心善不善信不信在人不同而吾之盡性以乎人心者則不二是以謂之德善德信聖人之心何爲其然也怵怵猶言兢兢業業不敢用知識也渾和同之也謂於善否信誕均以善信待之不爲分別所謂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蓋將使天下復其無知之心百姓方且傾其耳目以伺察人之是非而冀聖人是非之也聖人皆孩之以嬰兒不但同情於人而且忘情於我及其孩之既久則不善不信者可復善信而其善且信者亦將忘其爲善信矣所謂爲天下渾其心者如此此所以無事可以取天下而爲道者之貴於日損也

右第三十八章

舊二或一今從一內聖外王之道在爲道日損

一語聖人之所存純乎善信施於人也
善以懷之信以待之視彼逆億以自賢
者亦若嬰孩耳此非聖人自賢自大也
專氣致柔不識不知自是嬰兒人已不

二而

已

出生入死壽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二者太也民

之生自取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金也此上洗訂常情

之厚多端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

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牙兵禦患解不避不被之故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解不受傷之故

此章詞意甚明白解者多鑿不暇悉辯讀者
平易其心義自可見自無而有出而生也自

有而無入而也皆指機而言莊子曰萬物
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拒是
也生之徒稟賦有壽者也死之徒稟賦夭折
者也斯二者天也有入於此本爲壽之徒而
動輒入於天之類斯則人也大率以十分論
之各有三分謂三者共九而餘一則歸善攝
生者鑿也立言者豈必分釐毫忽之必盡哉
夫何故詰其動之死地之故也謀生多方勞
其神搖其精溘然澌盡不得終其天年也復
引古語以警之攝生之善者老莊屢言之今
復爲之贅說以虛靜爲裏以柔弱爲表塊然
如木石之無知侗然如嬰兒之無欲忘生虛
已大同於世不縱情不忤物是以物莫能傷
也無死地者是謂攝生之善者也王氏曰至
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
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生也苟非其人
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疾走之跡外則

來猛虎
之患矣

右第三十九章

道生之。並德畜之。因材而篤。質長短。物形之。不能不然。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

常自然。有者於物。故道生之。畜之。撫摩。長之。滋潤。育之。裁調。成之。功不息。熟之。

養象養之。鹿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不自尊貴。自然尊貴。不見尊貴之跡。

此章言道為萬物之祖。曲成萬物之德。意在學。者體道脩德。以躋世於上古也。萬物在地間有生生之機。而未成象。屬之道。一見微。即有元亨利貞之象。各遂其生。乃屬之。

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是也至於物形既出則長短高下貴賤彼此相形而見既顯相形之跡其勢必至於彼此相成而後安如非長不成短無短不見長非賤不見貴非貴不成賤各安其分然後謂之相成惟相成乃爲道德之本然苟不相成而相殘相忌雖亦形勢之所生必竟出於有我之私非道心之流行者也四之字皆指萬物而言又曰物形之者此物字猶言質也其言道德之尊貴蓋吾心羞惡是非之發見莫非道德之所爲是其尊之貴之之機非有所使而然也尊者恭敬奉承之謂貴者奔走服役之謂莫之命而常自然者羞惡是非之心與生俱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曰自然章首道德並舉此獨言道而以德置於終先體後用也道非德不顯德非道無本前言生畜綱也生畜之中尚有許多精細條目長者猶提拔也育滋息也成任質

不斷也。熟成而久也。養純德體物也。覆愛護也。此皆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機。雖極尊貴而未嘗自尊自貴。其尊其貴皆出於自然也。末四句雖與上篇同。彼就人言。此以道言也。王氏曰。生者自無而有。所以資其始也。畜止也。養也。孕毓之義。所以資其生也。此二者自物生之前言也。形者氣之聚也。聚而人則爲人之形。圓顙方趾。配天配地是已。聚而物則爲物之形。羽毛鱗甲。親上親下是已。故曰物形之勢者。形之止也。止而人則成人之勢。剛柔男女尊卑貴賤是已。止而物則成物之勢。飛潛動植洪纖高下是已。故曰勢成之。此二者自物生之後言也。夫物之形勢原於道德。如此是以萬物之生莫不尊道而貴德焉。薛氏曰。物無生而貴者。天子之貴命於天。諸侯之貴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所命者而本自尊貴也。亦通。

右第四十章

天地間

萬事萬物性也

道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道即雄白淨

性即雌黑辱李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閑其

寸母

遂子

義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讓

照

義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自隱其真

常如不得已適

之頃

用

是謂襲常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

謹何敢自居其光乎平塘

當其有綱整潔

天下

有司承田無

畏大道甚夷而民好迺朝甚除田甚蕪倉甚

之時乃承朝余

飲

私家

虛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

誇非道哉

始者道也道本無始即天地之生而曰始也
道生天地萬物是爲天下母也道爲母則凡
其用皆爲其子矣首二句言道之體用既得
其母以下皆就修道者而言言既知道爲萬
物母反之吾身道即在此是得其母也既得
其母則凡成天下之亹亹者莫非由道而出
是因母而知子也知子者無感不照由體達
用也既能常知其發用則精神之凝聚又當
堅守其道心抱一無離也如此則與道爲體
不入世途之險所以沒身無危殆之心或曰
毋坤道也子坎艮震巽離兌也知六子之應
用守坤之翕受而乾則妙於其間而無朕所
謂不離體用而不著體用者也塞兌以下詳
知子守母所以不死之意兌口也塞兌不議
也門意也閉門不思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后不省方亦此義也能謹言釋意則
終身應用而無勞何也物感於前不得已而
應之非有所設也非有所取也故不勞不然

危殆有所不免矣何以能謹言忘意其功在
視於無形名恭克讓而已視於無形見小也
無形之小而獨見之非至明不能名恭克讓
守柔也守柔者濡弱謙虛以自居物莫與之
爭且隨在而得愛敬焉是守柔之強也是以
學者用吾天德之光以照萬物而安身立命
惟歸虛靈不昧之地庶幾可免怨尤災禍之
殃如此則謂之襲常薛氏曰光者明之發心
之感通之用也明者光之本心之知覺之體
也心體不能不發於用用之不已而不知復
反於本縱其情而害其性是貽其身之殃也
以感通爲斯須之用以退藏爲真常之本則
於內外動靜之理得矣襲重也此日用之常
復有常道存焉故曰襲常亦通介然以下申
明襲常之功也我者就體道者而言非老子
自謂也介然者有頃也猶云介然用之而成
路也施者敷施也以受爲慊以施爲畏與知
子守毋建德若偷意同達之於用常有必不

得已而後行之意故曰惟施是畏所謂言若
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者言我用光復明之時
湛然澄寂使我忽然有惑將以聞大道於有
爲尤必兢兢業業不敢輕率有爲也善襲常
者如此夫道之在天下蕩蕩平平無偏無黨
人已內外本合一而無異此其甚夷也不知
襲常者徇私逐物見小欲速舍大道而趨捷
徑觀其朝宁修整美潔而農田荒蕪家無儲
積正可憂之甚也而爲上者方且服文彩帶
利劒厭飫於飲食厚歛蒲羸若此者是亦取
非其有於昏夜而以驕人於白日之類也豈
古聖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之道哉此好徑者日趨於危
亡貽其身之殃而莫救也

右第四十一章

舊三今一

善建者不拔

不彰

善抱者不脫

即善之證

子孫祭祀不輟修

於祖元

自然

其道

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

此

良心同也

善建善抱二句雖未著事物意實在君子之立業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強爲善而已矣人之有所建立者惟務於善則其機在我故人不得而拔之有所捧持者惟務於善則善者我之固有又何由而有脫也即觀人之祖父立業在善者可以傳世而子而孫良心思慕祭祀不輟非不拔不脫之徵乎不然式微之詠黍離之悲後人復哀後人

也善者道之通于人而可欲者故以此不
不脫之道修其身則純一之德無失也竊謂
絕學而日損真性乃常存是也人能備此純
一之德于身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應自
身而家而鄉而邦而天下亦皆不拔不脫矣
餘修身之餘所及也長視餘加長也豐視長
加大也普視大加徧也此道何以能遠近無
疑而行之無礙乎蓋吾之心即千萬人之心
千萬人之理即一人之理也觀者取法也猶
云治也以吾身而觀吾身則可以觀衆人之
身可以觀衆人之身者以其心之同也吾又
何以知此道可以修之於天下而天下皆不
能拔不能脫乎實以此良心之不二也以身
觀身即人以人治人也四句只是物各付物意

右第四十二章

王氏曰以身觀身或謂未免於自私不知有道

者以身觀身乃觀天下之一身爾隨其所在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敢

曰貴以身爲天下而實可以托於天下
豈若盜誇輕死之徒厚其身而薄天下
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又何以望不
不脫之道哉愚謂此句以言語論之爲
家邦天下發端以事實論之爲家邦天
下立本何言乎自私也薛氏曰朱子嘗
謂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不知老子便
是楊氏愚按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
而得其一偏者猶墨子學大禹而差者
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
我而已耶至於他章所謂萬物恃之以
生而不辭衣被萬物而不爲主聖人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既以爲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能悉舉由
是觀之楊氏之學不盡合於老子明矣
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
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攻其弟子哉
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
何

道未可輕議也。愚謂孟子闢楊氏不闢老子猶闢許行不闢神農闢墨氏不闢大禹也。後世學未及古人而能闢孟子之所不闢斥孔子之所稱者吾不知其何見也。

抱不離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皦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者藏畜而不露也。厚者深積也。即抱一不離也。赤子嬰兒也。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

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
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峻赤子之陰
莖也作舉也精如精氣爲物之精號啼也嗑
咽也嗑咽破而聲嘶也和冲氣爲和之和和
之至者得於天之本體未嘗失也含德而極
其厚如赤子然雖遇惡物不能傷也虎不食
醉人不食嬰兒以其神不散也何也彼赤子
者骨雖弱筋雖柔而手之握則甚固氣之專
也未知雌雄之事而陰自能起純陽之精之
所使也不言氣而止言精省文也終日雖號
而聲不變嗑者自適其情不撓其性和之極
也握固言氣峻作言精不嗑言神含德之厚
者如此其心常含至和而無變無滅是謂知
常能知此常則幻妄不足以惑之故謂之明
前篇云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易曰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是和即命命即和命以天賦而言
和以人情而言彼多方以求益生之道此念
即謂之妖心有所係而動氣以乘之即謂之

強梁生本自然委之以無為可也。益生者以天為不足，以人助之，是謂妖孽，而禍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乃剛強而暴其氣矣。凡此恃壯以趨於老，與知常曰明者相反，是謂不道不道者，以氣則耗散而日消，以神則昏擾而日微，豈能久於世哉？竊謂毒蟲三句在此為衍文，蓋以毒蟲不螫攫鳥不搏二句事理純繆，且文義無可附也。

右第四十三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苟能謹言閉其門，意挫其銳，利

解其紛，以主噴不惡和其光，輝者以同其塵，至動不亂是謂玄同，同于野而無跡不可得而

親，元情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

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首二句汎言以起下文乃明含德之厚者其用功守中也道隱無名知道者自明自覺何象可言非故不言不能言也其務言者英華是逐忘其所從出非不能知不及知也下文發明不言之可貴塞兌以下六句解見前篇此畧不同此承知者不言以盡無言之益塞兌緘口也閉門淨意也言由意出故無思爲本二句是綱下四句是目挫吾之銳以解世之紛和吾之光以同世之塵在已在人銳鈍明晦兩無分別與世大同無跡可見則其含德幽深微渺而不可識所以爲厚也夫如是則心同太虛纖塵不染望之儼然不可得而親即之也溫不可得而踈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同人于野不可得而害不羨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卑污不可得而賤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超然於萬物之上天下之貴何以

加此即義之交曰親疎即物之加曰利害即位之遇曰貴賤皆情而見者也

右第四十四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奇用兵時弊也助知以無事取天下素簡也吾何以

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

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本於我無欲而

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苟務于奇則其政察察其民

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

無正以乎一正復反則為奇。善復反則為妖。民之迷其固日久於善之新執事不察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此亦承善建善抱含德之厚而言且悲後世
敝而不知救也與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正萬民以察同音
無事取天下篇內屢見蓋深致丁寧之意以
為今之時以正治國惟務紀綱法度之明束
縛馳驟乎民而已以奇用兵深謀詭策掩襲
凌奪乎人而已孰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乎吾
何以異於人而知無事可以取天下哉亦以
吾心而觀古今人情而已利器權謀智慧之
類可以服人者本不可以示人今日多則示
人矣技才能也巧巧詐非止工藝也奇物謂
珠玉珎玩奇異難得之物非止器用也四句

相承言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者何也以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也人多利器國家滋昏者何也以民多技巧而奇物滋起也不斥言君而曰天下曰人者緩辭也蓋法令繁則刑罰不中民無定趨漸激而爲盜此民之所以彌貧也上務智慧則奸僞日生變亂黑白譸張爲幻併仁義聖智而竊之此國家所以彌昏也以正治國者其究如此故古聖人有言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可以證無事可以取天下也上苟有爲則民日趨智上紛擾則民作慝上生事則民不安其業上有欲則民忘其真此四句其機歸於無欲有欲則有事有事則不靜不靜必有爲靜與欲內之病也事與爲外之擾也誠能無事如聖人之所言其政悶悶則其民化於樸而醇醇矣苟法令滋章其政察察則民勞於缺乏而盜賊多有也缺缺貪心不足常若有缺之意倚者

依於傍也伏者藏於下也大抵天地鬼神之
機以人情爲之準禍福相爲倚伏往來無窮
者慎無恃其法令以爲服民之具須知法令
久則必敝敝則設奇以救之雖曰一時之善
而妖孽實自此始民迷於是非其來已久豈
可復爲察察之政以啓其鬪智亂政之心哉
是以聖人之處世一惟順物之情因物之形
各成其材而不叅以己之能也方必有庶庶
出於直割傷破也剝絕斷也肆縱情也擢矜
張也王氏曰方方正也庶庶潔也剝亦割也
皆稜角傷刺之意直剝直也光明白也四者
皆善行也然常人自有其善未免生弊方必
刺人庶必礙物直則狂而肆光則炫而耀始
也本正而反爲奇本善而反爲妖其寃也本
以求福而反伏乎禍矣聖人之道無爲也四
者有時而應用而不自以爲善而執之也蓋
超乎衆善之上而出乎禍福善敗之外夫何
弊之有政之悶悶而民之醇醇也以此無事

不可以取天
下乎亦通

右第四十五章

舊二或一今從一薛氏曰昔司馬遷作老莊申

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云爾其曰慘礪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蘇子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若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

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頗以二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章則不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考亭此言殆亦考之不審者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考亭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而蘇張之誤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爾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

責名實循理勢雖畧放於道家因應之說乃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役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文傳會其說使老子不列於經世之書且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

治人事天莫如嗇金纂夫唯嗇是以早復早復謂

應註曰成已以成物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世爲天下法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古語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此章解者多因章內有國字遂以治國爲調竊惟治人之道財散則民聚厚往而薄來固

不可嗇至若事天則莫知其所以爲嗇矣愚
見以爲此與復卦大義相同曰人曰天皆就
吾身而言人者形也天者性也猶曰修身養
性莫如嗇嗇謂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是
故嗇也者留形惜氣之要術也早復不待有
失而後復自童真時成性便自存存故曰早
復其言復者必反觀而後見也重積德德者
天所賦性所具物我無間相孚相濟者也早
復既有得矣以嗇爲道則所入所用克實光
輝益增於前故曰重積德猶曰徙義所以崇
德也德既重積則吾之神氣冲融無入而不
自得故曰無不克如此則至誠無息不知老
之將至是謂莫知其極也學至於此方可謂
之踐形是即君有國也國喻形骸何以謂莫
知其極此性既早復則所以爲萬物之母者
在我而形骸皆其所生形神不離而神爲之
主則其形豈不長久住世乎古人所謂深根
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如此吳氏曰氣爲身形

之毋氣能留形而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者如木之有根養形以培其根則根深矣氣之榮於上者如果實之有根養形以滋其根則根固矣根深木不枯瘁根固則實不殞落根深根固者形之留氣也長生久視者氣之留形也

右第四十六章

晦庵曰老子言治人事

要收歛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復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僅可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自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

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功
薛氏曰晦翁之言得之而不盡者也西
原此語緩詞也愚惟只要收斂不要放
出此非親證蓋影響想像也無放即無
收無斂即無出天地之間屈伸消息無
頃刻之停無一物不同但吾人形生神
發之後只是飛揚馳逐處多雖天機不
能無收斂要亦不能勝其放出者是以
昏迷醉夢鮮克終其天年老子所謂畜
非閉而不放出也不輕縱也城郭不完
破屋相似亦非親證之言也人無二心
以爲功多寡受益若曰東扶西倒是未
知在一處用功之言也此念扶則不倒
倒則非扶爲仁由已豈有施功無所者
又曰城郭不完不知所指何物若指形
骸原無損失若指精氣則生生之機天
人之間未嘗止息但有老少強弱之不

同用功有難易爾余患人之以遲暮自棄不能勵朝聞夕死之志如衛武公之

求警於國也故復贅此以發西原未盡之意

卷語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人神相安相忘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神

遠天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言爲政易簡在和氣充積神人合德首二句喝破本意下文申明之也國將興聽命於人國將亡聽命於神亦此意以道涖天下行其所無事則百姓各安其生各治其業鬼神無所顯其靈異也鬼謂陰陽之常職神謂陰陽之英爽惟人道乖錯上下差忒傷天地之和則陰陽之氣始失序而災殄傷人矣聖人不擾於天下與鬼神合其吉凶鬼以人有德

而歸順人合神之德而不乖故曰交歸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此聖人不傷神之所致也故治大國之方若育小鮮不擾而已豈惟大國雖臨天下者亦莫加此

右第四十七章

愚謂烹小鮮與鬼不傷人義不相蒙予直以為

育字之誤均以不擾為事烹恐糜爛其質育恐驚擾其生烹期於適口育期於

生物此千載不疑之

案體道者孰取焉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乃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

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兩者各得^求其所欲。故大者宜^先爲^居下。

此承治大國在乎不傷人而言其不傷人之原於能下也。交會也。取得其心也。以取取人也。而取取於人也。下流如水之爲江海也。大國者小國之所向慕而賴之以爲安者也。故爲天下之交必若海之居於最下而後衆水歸焉。下而不靜則擾擾汨汨。雖得物歸而不寧。近者不悅。遠者何自而來。正與育小鮮相應。必如物之牝者常以虛靜勝。剛躁蓋靜可久。而動不能久。剛折而柔存也。故牝之勝牡。靜而下也。今之大國能以謙下自居。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以謙下自居。則大國納之。或取人或取於人。皆以能下爲德。而機權則在於大國。原大國之心。不過欲兼畜人。不兼畜則德不足以遠施。威不足以遠御。一國不附。則

不可謂之蕪畜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不入事
則不能保其國欲兩者各得其願則大者宜
爲下何也我苟不能下則小國以我爲無禮
或改事他國雖曰小國之未能下實由我不
能下以起之故大者所務尤當以下自居也
孟子謂仁者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可以保天
下智者以小事大畏天者也可以保其國大
義同此孟子論交鄰故兩平此論心曲及統
御之道故責在大國責歸大國更有
領二家之言或疑不同各有攸當而已

右第四十八章

道者萬物之奧

深奧

善人之寶

未純

不善人之所保美

言可以示尊

善

行可以加人

此

人之不善

皆其所保

何棄之

有故立天子

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
求以得。不犯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此即前章萬物尊道貴德之意而申言人當
自求尊貴也。與尊也深遠也。寶者珍重而濟
物者也。保者保聚之義。依之而求安也。美言
良言也。如法語異言之類。示開啓人之蒙蔽
也。尊行動靜有法。舉止不苟也。加人起人之
敬重。若我加於人上者。此二句即實上爲寶
所保之事。以見道之爲奧於萬物也。大旨重
在善人。故下文乃原其心。只是無棄人而已。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道者萬物之
所尊。何以見之。今有見跡於真。真得珠於罔
象者。則以之爲寶。守之而不失。用之而不窮。
在衆人亦依之而爲安。雖日用不知而懼禍
圖存之心。不能忘。是道之所保也。道之利於
人。無善無不善。如此所以爲萬物之奧也。何

言乎善人之寶而不善人賴之以保也體道
者有嘉言則可以開示不善者而使之善所
謂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
邇者也有善行則威儀赫咺有以動觀者之
敬信所謂與人並立而人自化彼因得以免
禍也原其心見人之未善且將哀矜其無知
何忍置之度外不與曲成之也其度量無所
不容如此則其可尊可貴爲何如陳白沙曰
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故立我爲天子置
我於三公居有拱壁之富行有駟馬之先人
爵似亦可貴矣不如安坐而進此道以天地
萬物爲度富貴之無比也且古之所以貴此
道者豈不曰有求則得有罪可免耶蓋求之
在我固無不得親九族而九族睦平章百姓
而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盡
事親之道而頑父底豫是求以得也畏天尊
道嗜慾循乎天理不縱情不妨物罪固免矣
設以君子而或不仁仁政所在宥過無大是

有罪亦得以免也。即其覆育無知富貴不能
加固為至貴矣。况能給人之求免人之罪則
天下之可貴者孰加於此。此所以坐
進此道之獨勝也。末句總繳上四端。

右第四十九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太

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

以聖人尤難之。故終無難。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

所以無難 事皆其不然

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

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聖人無為。故無敗。事後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

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良能復衆人

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此承上文而言坐進此道之方因以見無為

之實功也首句與末句正相呼應大小至成

其大言心之大小輕諾至無難言心之難易

其安至未亂明圖之於易也合抱至足下明

為之於細也為者敗之至故無失承二敗字

浩然齋

卷之八

二

以聖人至末總綴前六段意以歸宿於無爲也其意以爲進道之方何如爲其無爲而已何以爲其無爲也身之所行以無事爲真宅若禹之行水也口之所食以無味爲咀嚼食毋也即淡而不厭之物至於外感不論其大小多少雖有怨亦惟稱物平施而不敢匿怨有所作爲以報之也引伸觸類無適不然是則可謂無爲矣大抵善圖難者必先於其易者而圖之善爲大者必先於其細者而爲之蓋以天下之事物初本易而小也以人忽而不圖故至於難與大是以聖人自始至終無時不知無事不謹幾緘方見不敢以爲易且小也必預爲之圖故能無事不濟無物不成不見其有爲而能成其大也凡人於人之見求者不自量而輕諾其終也必不能踐是以寡信由其見事不思乘之以易心及其終也或力不贍或時有阻乃至於難踐初約勢則然也聖人重然諾愛嘖笑故當事之易且小

之時不敢輕忽至於終不見其難良以事變
未至於大時勢尚安也故易持禍亂未有朕
兆息之則易謀蓋以禍亂初起其結構尚脆
而易破其幾至微而易散事勢然也聖人炳
於幾先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所以無難
也今觀物則有然者矣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
折毫末則無合抱之木平累土止初步義同
豈非脆之易破微之易散哉折毫末平累土
止初步不見其有爲也至於合抱九層千里
而後始爲之不亦難且大哉祗見敗事而已
若復執其爲難爲大之方而不改必至於失
其所有而後止也聖人於事之前無作爲之
意故不敗於事之後無固執之意故無失衆
人不知此機故凡有所事至於將成而終必
敗者以其忽於幾微至於難且大而後逞其
有知有爲也苟知慎終如始如聖人者則無
敗事矣慎終如始之義不但世事之操持不

失赤子之心亦檢身之終始也故復原聖人無爲之本在見素抱樸衆人所不欲聖人欲之難得之貨聖人所不貴衆人貴之是以聖人欲在無欲不貴難得之貨以起天下之爭心絕學無憂爲道日損衆人之所不學聖人學之前識日益聖人之所不學衆人學之是以聖人學在無學凡衆人之所迷誤者聖人皆將使之復歸於無過以輔其自然之道使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敢有所作爲以害之此無爲之益也

右第五十章

舊三今一猶龍翁所謂無爲者此章顯其幾矣爲之

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其作用之大都也孰謂此翁忘世之學刑名之術而與

舜孔異

道哉

實義樸查和識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

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趨和爭名之情

良心相合名利不歸

無營其

意本言治而但曰爲道。蓋以復民性爲主。民性復而天下治矣。初發其端。次原其故。下即歸責於君也。言古之知治道者。凡其設施。非欲開民之知識。實欲反其誠樸也。察察之政。利器示人。開其知識也。悶悶之政。爲天下渾其心。反其誠樸也。知識開而日漓。誠樸反而日淳。非以道治天下者。孰能察其幾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以言之。生民之初。混沌未鑿。智慧未開。教之則易。施令之則易。從逮夫積習於智。僞舞弊術以自便巧。文以避法。而上之人始無如之何矣。民之不可明也如此。然民之尚智。豈無因而成俗哉。良

由司治者啓之也故設機伏弇法制詳明以智治國若將以範圍百姓也政察察者民必缺缺而反爲國之害廓然於中坦然於世有感即應無將無迎是不以智治國也民猶獸之在壙魚之在淵若將無統紀也然而不以智治國者政則悶悶而民醇醇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非國之福而何明民而反爲害愚民而反爲福此兩者非善爲道者不能知也知之則可以爲天下楷式矣爲天下楷式則淳樸不鑿知識無形豈非精微幽深之治乎蓋此玄德深而人不易測遠而人不易窮與趨利爭名尚察察者相反然其究也名利交歸至於大順順者天之道也百福之總也治而至於大順則國之爲福不可量矣既云以智治國反而言之當云以樸今不言以樸而曰不以智聖人知言之功精純乃如此蓋言以樸則樸亦一術用之以爲治也其去用智也幾希惟云不以智則去其智而已智去則坦

然無事蕩蕩自適隨感而應無所用其知識此惟默識而已莊子謂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深得不以智之旨於是益言有德者之必有言也

右第五十一章

濂溪先生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

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相近是以晦庵謂其言似莊老云愚謂是非之心人所同也肆觀國初開創上下俱醇樸故政簡而民安叔季之世上下俱闢智術故政繁而民亂民亂而智者死愚者存愚者存而天心安天心安而聖人出天下定矣漢宣唐德宋神三君之後比之開國之時則智之賊國也可信矣楊龜山曰生齒繁則天下亂故孔子必欲富之而復教之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俗聖人

欲上民民必以言下之民欲先民民必以身後之民是

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

天下樂推而不厭無上人之志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

此正上篇後身身先外身身存之實亦以終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之意其立
詞體製猶詩之興即物以起所欲言者也王
之爲義本曰歸往詩云及爾出王書法六義
會意人君法天爲治爲人心所歸向遂以爲
尊稱善下者誠然甘下無所求無所憎愛也
江海居於極下而百川朝宗焉以其誠然甘
處百川之下也聖人兼德位而言位則本其

所有德則有勉之之意位本居於民之上欲
盡居上之責安居而不危其播告之辭勞民
勸相極其體悉且以孤寡不穀自稱無自尊
自大意本行於民之前欲脩率先之行使之
信從而不懈必其躬行務實哀多益寡極於
謙下且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無一毫
自賢自是之心故聖人雖居萬民之上而民
不見其壓已雖行於萬民之前而民不見其
妨蔽乎已是以天下之民推戴而不厭民之
推戴由於不重不害不重不害由於下之後
之以下後自居是聖人不與天下爭能爭貴
也此民所以樂於推戴無能無貴以起爭心
也蓋我以言下人天下感之而亦下人矣我
以身後人天下亦感之而後人矣天下皆下
人後人又何有於爭哉其樂與不重不害相
應推與不厭莫爭相應末二句申結其義解
見前篇林氏曰雖有聖人之德猶且謙讓自
居非圖於上人先人而爲之也况衆人乎亦

通王氏曰聖人不爭何爲而欲上民先民也哉民生有欲無生乃亂天生聖人於其間必命之以爲天下王使之居上以臨蒞之居先以倡導之蓋亦有辭之而不得者矣然既受命而當是任必盡其道而後可下之則雖處上而忘乎上之尊故民亦不以爲重而壓已也後之則雖處前而不圖前之利故民亦不以爲擾而害已也夫民以爲重且害者不能一朝居也所謂時日曷喪是也反是故天下欣戴而無厭斲之心所謂後我后后來其蘇是也由是觀之則聖人所以能爲天下主者亦以其善下爾

右第五十二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不肖以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順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諒或不勝不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者。惟在謙下而已。慈者謙之發。人稱聖人之大。而又病其似不肖者。猶曰博學而無所成名也。然不知其無所肖者。正以其大爾。若有所肖。則同於一物。何足以爲大。故曰久矣其細也。下即反覆言其所以爲大。而似不肖也。舉世皆以武勇廣大強梁爲賢。而聖人所貴重者。一切反之。真有似乎不肖矣。然不知勇者不能慈。而慈者必有勇。故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廣者不能儉。而儉者必能廣。故曰與之粟九百。辭曰毋。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強梁者不得其死而不敢爲天下先者乃能成器之長器者人之材能也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則不肖一物而無物不可肖此其所以爲大也今指當時而言莫不舍慈而務勇舍儉而務廣舍後而務先亦惟期肖於斯世之所尚而已今之犯難而行動之死地雖欲肖也其可得乎成器長猶言首出庶物爲天下君也末復結之以慈蓋慈者人心之良能三寶之首能慈則儉與後在其中矣後即克讓也人而能慈則近者悅遠者來雖鄰國亦且仰之若父母以戰則勝子弟不忍攻其父母也以守則固子弟不欲棄其父母也縱有來敵未攻之寇多助之至亦必能勝能固設或人力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以慈召慈故天亦以慈衛護之不使其受傷敗也漢高雖水之風光武滹沱之水非其證乎曹操符堅吞噬無厭勇敢甚矣吳晉雖未爲慈不得已而禦寇猶

爲彼善於此北船燬於赤壁風鶴疑於青岡
豈非舍慈儉讓而務勇廣先者之必死乎

右第五十三章 舊二今一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
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
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
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
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此申言慈之爲寶也。四善字三言用兵一言
用人三言用已一言忘已也。下者不武不怒

不爭之本武壯而大也用兵之常軍容必欲其壯大整飭士卒必激發其怒氣而後可以臨敵取勝之道必較曲直以奪氣善勝者不然其爲士也武不賴於軍容戰不賴於奮怒勝不在於較曲直其武也尚德而已其戰也恬澹而已其勝也廟筭預定而已是何也善用人而不自用也用人之所以善者虚心下人取諸人以爲善也夫其取諸人以爲善也是不爭之德也不恃己之智能而用人之力以成事如天之無爲而成故曰配天此惟上古聖人德極其至者能如此非中古與今之所及也故曰古之極又推原慈之所以爲德由於不敢之心遂即善用兵者之自言其心也不敢爲主不伐人以召兵端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雖爲應兵亦不敢少進求與敵遇寧遠退以避敵此二句兵家之常言老子取其善而稱之也復申其意以爲不敢少進而寧遠退不忍人之臨於危也是以雖行而無

向往之心不攘臂以執兵雖有臂而無用臂之心雖遇敵而無必戰之心雖執兵而無恃兵之心不敢輕敵如此是知機事不可不密所以臨事而懼也由此觀之禍莫大於輕敵兵驕者敗輕敵則刑人惟恐不勝將喪吾不忍人之心矣幾者將然之辭初有輕敵之心必有所失以失爲懲創則不至大有所喪也儻輕敵之心如故必至於億喪具而後已曰幾者警其預謹也吾實兼慈儉後而言而慈爲本也故觀兵者於凡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憫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齊破燕圍即墨城中哭聲聞於野出戰齊師敗績蓋樂毅人者違天心失人心必不可得志於天下竊又以爲輕敵喪寶亦養生者所當知莊子畏途之喻正憫世衰實於刀口蜜也

右第五十四章

舊二或連上章爲一今分此自爲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忘忽也。生於欲。言

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其知不知上

不知。其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

其病病。儉也。

老子自歎天下莫之信。從蓋承言儉之爲實也。其言道也。德也。教人柔弱謙下而已也。此亦甚易知。甚易行者。奈何世降俗頽。人以勇廣先爲得。莫察其言之易知。是故莫能行。其柔弱謙下之事也。又自表其言非無稽也。愚者自不信。爾宗統一族君主一國者也。其言原於道德。是言有宗也。可以明得失之辨。考成敗之跡。是事有君也。惟夫貿貿焉。空老者

不知道德爲何物不信柔弱謙下爲易行所以不察於吾言而不能信從是可歎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前既歎之此若幸之何也非幸也深憫之也若使人人知我之言則我與衆同不足貴矣今知我者希則吾言爲希有之物豈不可貴哉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示我之可貴啓人之求貴故復致意欲人不以易而忽之也遂言聖人不求人知以證人不我知之故即爲腹不爲目之意聖人之言貌雖簡樸不美而中有至德存焉亦猶夫人服被粗賤而中懷純粹之寶豈可見外之粗賤而不求其所蘊之純粹哉既謂知我者希而復爲是言者望人之知而行之也既又恐其強所不知以爲知則弊愈甚矣故指真知與識情之異使之知所辨也常知而無所知者性之本也猶鏡之明也物至知知者性動而識情生矣猶鏡之照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弊也故得道者復於不

知斯爲上矣上者即上德也即上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滌除玄覽是工夫無疵則復本體矣此云知不知者是知其本體也能知其不知者則無所滌除而自無一疵者也不知道者不肯精明其本體之知則昏迷於外感逐照而忘明之所在一切妄知妄見牽情蔽性成愚成狂是爲病也知妄知爲病而惕然知反妄斯去矣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妄知之病爲蔽心之病也是謂知其不知者爲上欲知吾言之易知而見之於行其惟知其不知者乎夫惟被褐是以莫知其懷王惟所懷者玉也是以不病

右第五十五章

舊二今一即艮卦之義莊子曰知謂無爲謂曰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

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
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
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
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
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
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
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
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
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
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
爲知
言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其功忽矣無狎其所居矣無厭其所
生夫唯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顯

主意

敢

不敢

此復申明不敢先之義言不敢先者無威可畏太上不知有之是民不畏威矣民忘帝力則四海共戴一出言而天下應之非大威之至而何欲大威之至其功在於安分盡心即身之所居者不敢忽畧而有過分之思其所賴以爲生道者則盡心力而爲之不敢以爲勞而厭怠也其功如此非二端也惟其不敢忽畧於所居之位是以不厭怠於資生之業自知自檢飭盡分也不自見不誇張其所有也即其自檢飭是自愛也不誇張是不自貴也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聖人自知原於自愛不自見原於不自貴勇於不敢自愛莫加焉非自檢飭不成自愛勇於不敢真不自貴也稍自表暴即是自貴矣自貴者必有甘心惟不自貴所以民不見其可畏也去彼取此去敢而取不敢也

右第五十六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理也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尤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此承上言勇者決也。決於敢。謂決於有爲。如
任情恣意。則取死之道也。決於不敢。如謙讓
不違。是保身之道也。兩者利害本甚明。然亦
有幸不幸而所遇反其常者。故或之。此機皆
出於天。其不敢而利本然之感召也。隱微之
地。蓋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之者。故利害所
加。不能以吾之見爲定也。如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雖本於性。其實有命於其間。所以

聖人於此特其難其慎之心必求盡分以盡其性不敢委於命而忽於所遇也大抵天道有先屈而後伸先伸而後屈禍藏於福之中福寓於禍之內非取必於目前者所能知也蓋以天之爲道不與人爭而人莫不服從之不待有言而無感不應無所呼召而常若有臨之者坦然無事巧於計畫此天網之所以廣大若踈濶然未嘗有一報之不稱情者此聖人所以尤難之而決於不敢也末二句總繳上四句不爭不言不召坦然踈也善勝善應自來善謀不失也只言人不能勝天之意古語此老有記性無急性與此意同

右第五十七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真若使民常畏死而

爲奇者巧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嘗有司殺者夫民將不犯爲奇身取之死非我也天也

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

有不傷手矣。

況代司殺乎。

此承上言何故聖人尤難之也。蓋人之情不畏死也。柰何爲政而任刑者。欲以死懼民哉。若使民果畏死。彼凡爲奇巧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以身試有司之殺者。夫司殺。天道也。鬼神存焉。吾不可以上下其手也。今爲政者。竊弄威福。不顧天理。是奪司殺者之權。以殺人也。豈不猶代大匠之斲木乎。非大匠之任。無大匠之能。而欲代大匠斲。吾知木未斲而手已傷。此聖人所以不敢輕視民命。而任情於好惡也。夫民不畏死。非止所惡有甚於死之意。乃俯仰衣食。無所賴。則冒死而求之。此不畏死之情。故承之以饑與難治。而繼之以輕死。皆所以足不畏死之義。吁。嗟乎。悲夫。知奇巧之犯禁。而復爲奇巧。固不免於死矣。

知天理之有報而不顧天理其能免於
天刑乎希不傷手之戒將必有信之者

右第五十八章

草莽微臣朱得之粵仰稽我

大祖高皇帝御製道德經序有曰朕自即位
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
我見一日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
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柰
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
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
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
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
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
術也

於戲休哉

天縱

至聖乘時御天從善好古不徒空言若決江
河永世無愆敢爲我

太祖此序頌利世而溥浩浩惟天亦又何求
仁人之言慈母嬰兒不見其怨敢爲老

于此
章頌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

風通廉賈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

風馳智巧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多勝魯競知巧

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

莫不然至如物之微者

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

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

卑之

尊之

強處下柔弱處上

承上民不畏死而原其故天下之物相生相
養本無不足民之有饑以其上之徵科無常
所入不足以資其所出是以不足以供旦夕
而至於饑饉則難治矣民之難治以其上之
政事紛更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國多事則姦
邪生所以難治也饑而至於難治則不以死
爲事而輕之矣其輕死之故以求生之厚而
不得遂至於輕死由是觀之難治起於饑而
至於輕死固以貴其生而求厚之也至於上
之務有爲而食稅多者亦以貴其生而求厚
之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設使上不
厚其生則可以無爲不至食稅之多民將易
治矣下不厚其生則素貧賤行乎貧賤不至
抗法而輕死故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貴生賢之云者勝也又原難治之情以示戒
欲人不輕其死也今夫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堅強人之所共知也強者硬也讀作去聲
言不虛受而自用者也萬物莫不然草木物

之微者也。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硬，何爲其然也？和氣融而柔弱，和氣去而堅強，也是故堅強者不論人物皆爲死之類，柔弱者亦不論人物皆爲生之類。此天地間有形質者，體段皆如是也。至於世事，兵強以爲能，則人預有以待我，不足以取勝。木有堅強之質，則爲匠氏所共取，而不得如柔脆者能保其生也。所以物之堅強者，人必賤之；柔弱者，人必貴之。處下處上者，置之貴賤之列也。列子引此曰：兵強則屈，木強則折。

右第五十九章

舊二今一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

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至於}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張弓者。弓人調理。弓幹使之和平。可用也。調理而曰張者。屢屈屢伸而試之也。下四句皆其事。即此可以觀天道損上而益下。損有餘而補不足也。天道均平。而人情反之。炎者趨而涼者棄。富者譽而貧者毀。此其違天也。甚矣。求之於世。孰能以我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乎。惟有道者。與天合德。而後能也。故稽之往聖。凡天下之事。莫不爲之。不自誇其勞。至於功成。亦不自居其功。若此者。豈非不自顯其能耶。此以有餘奉不足之道也。何以能有餘。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惟所過者化。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矣。

右第六十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上章剛柔並舉以見得失。此復剛柔相校以見剛之必不如柔。而證之以古聖之語也。正言若反一句。則猶龍翁憫世莫能行而指其迷以爲此正道也。聖人之所行也。其無以爲反乎。王氏曰。今夫水指之則勝。蹈之則勝。柔美而非其至也。至於藏垢納汙。處衆人所惡。而其柔弱無以加矣。然而以之攻堅。則千仞之隄潰於蟻穴。而堅者不能勝也。以之攻強。則燎原之勢。撲爲煨燼。強者不能勝也。欲攻堅強也。果無物以易乎水矣。由水觀之。則凡

柔弱之勝剛強其事易見其理亦易明也亦
吾之常言易知易行者然而天下卒莫能行
其知者何耶蓋水以藏垢為柔人而如是世
俗之所耻也故復引聖人之言以曉之受國
之垢如太王事熏鬻勾踐事吳是也受國之
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其後卒為
王為王居然可見矣正言若反老子斷聖人
之言也謂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以樂勝耻
負之為強而不知耻非其耻者之可醜又不
知引過自咎者之為勇故視之若反爾倒置
之民迷也久矣

右第六十一章

舊二今一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
左勢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天

聖順卑皆在左人心所執并合

道無親常與善人。

物我相形之際設有相責怨之所由生也相責不已怨之所由積也怨積而讐讐成而不
易解矣我欲從而解之不能不出相規之言
使之退省以要於和也夫以積久未平之心
而聽退省規過之言我雖尊且愛彼非清明
大勇者不能無少芥蒂也有之則成心難忘
彼怨未釋而我增其餘怨矣非善也是以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下也卑順也人心
契合在卑下聖人之所自安者在此蓋契券
之爲用一物而中分之執左者以待合執右
者以來合右常求左而左無求於右右常動
而左常靜也周禮謂左司與右司取是也聖
人盡其在已而不校乎人之得失其象如此
則於世之親疎恩怨一聽於天斯乃可以爲
善也司契只在人情真處事理公同處盤桓
司常道司常名也司轍只在形跡顯明處較

量司可道司可名者也此王霸之辯王者合
天霸者悔天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柔順若水
豈非合天之善而爲天之所與乎此則損有
餘而補不足之明驗也疑亦承上章之義

右第六十二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知誠而不用使民重死談身

而不遠徙無外慕雖有舟車無趨競無所乘之各目雖有甲兵無

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

廣土衆民不敢以自許惟小國寡民或可自
任以其易治也即此一言非中心謙虛濡弱

者不能也什伯者編物爲行列以一計十以一計百之名器以什伯稱者言外見風俗同而間里裕也器用雖多而不用以其無貪求不營爲也上無道民或輕死且遠徙以避之國有道則各遂其生以死爲重不苟且以致疾犯法且安土而無外慕不輕去其鄉所謂死徙無出鄉是也此二句是綱下文是目舟車甲兵四句不用什伯之器也甘其食以下重死不遠徙也章內三使字責在政本君風民草可不慎歟有舟車而不乘趨競風消無往來也有甲兵而不陳爭奪機息無戰伐也民淳事簡上古之俗可復也雖有書契以代結繩今使之不用書契而用結繩也何以見之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以愛養其生所以重死不厭其所生也以所棲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所與之俗爲樂而樂之不狎其所居也無待遠交以市利不事游說以干時所以不遠徙也知止知足如

此是以最近之邦耳目可以及其物色者往來不難也民亦無往無來不但一時如此雖至老且死而猶然也非知止知足安於自然者不能食服居俗以人情緩急爲之序舟車甲兵之不用由於知止知足也惟其資生者足以自樂所以雖至近而無交而舟車不用也况甲兵乎况遠徙乎

右第六十三章

此老子憫世之瀦戰爭將不息故著此書篇終

聊爾自許得善人之道以爲君長也與文王既沒文不在茲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意同而老子且不以我與於其間蓋亦以爲不必其功之在已有能用其道者則淳樸可復而種種多事不待禁而自息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過化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富而富人。已愈。

財散民聚

財庫皆其有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

之道爲而不爭。

信言者心觸而聲發如喪之戚滴血尋屍懇切簡易何暇爲美凡有華飾可以悅人不免經營結搆影響外馳必不由衷也善其事者爲之而已盡心盡力惟恐其鰥曠何暇與人較長短辨是非其好辨者襲短掩長出奇闢巧於其所事必不能鎮密令終知者湛一之區虛靈不昧一疵不存廣大如天地無窮如四時專一而精明何暇爲博其務博者汎問遠思廣記格式勞其神而忘其心之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不知味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何所知乎信言二句是綱善知二端是目然有相因之義博生辨辨生美

三者雖歸宿於美信其旨尚富也博以多聞
強記而言非知性者也辨以是非去就而言
非忘我者也美以眩俗迷真而言非率性者
也不積三句知者之不博也天之道四句善
者之不辨也務博者貨而殖之故有積累之
多守知者洗心藏密空空自如隨感而應隨
應而竭故曰不積此實過化存神之意爲人
者以善爲人謀并舉其未善使人自擇所從
也如多言不如守中無私成私之類已愈有
言其爲已謀者即寓於爲人之中生生之不
窮也與人者以善言勸助於人使其去惡而
向善去有爲而務無爲如知美爲美則惡矣
上善若水之類已愈多言左右逢其原無入
而不自得也豈若務博者聞見有限乎此橐
籥之謂也或曰以物周急如財散民聚府庫
皆其有也至若天道無言發育萬物若見何
者可利何者可害則有辨有爭也有利無害
一而不貳何辨何爭觀天道可以知聖人聖

人之於世凡所以植民之生復民之性者無所不用其極匡直輔翼使自得之而已聖人不與力焉故曰爲而不爭又按篇末二章前自表其所行此自表其所言是爲常道而非可道之道也五千餘言意不出此其曰無名者原天地未生之始不爭者要聖哲始終之功也

右第六十四章

王氏曰自邃古以及三代之末其間若聖與賢

若是乎其衆也其所建設興衰治亂之跡其所圖畫是非取舍之故若是乎其夥也而老子曾無一言及之人固有疑其不博者矣先虛無而後名迹上無爲而下有爲厚忠信而薄禮文寶慈儉而盜誇靡崇樸素而賤智慧生冲和而死強梁福止足而禍貪欲好謙下而惡盈滿二篇之中正言若反如此者不一而足人固有疑其好辯者矣然而聖人之辯學非不博也無所事乎博也聖人之辯

非好辯也不得已而後辯也學者如知其不博乃博而辯實不辯也然後信其言之爲信言而不暇爲美之故篇末丁寧之意其在此也夫

老子通義下篇終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一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道德經評註

自由出版社印行

--	--	--	--	--

--	--	--	--	--	--

來遯世之士其精神力量眞足
陶鑄宇宙糠粃堯舜而不屑一
置身於塵垢之域故太上則聲
塵銷滅與風露雲氣相乘御於
太空無始之中而其次者唯心

灝氣降伏未盡不能不稍露於
語言文字間知命而不甘爲命
所限樂天而不肯爲天所圉無
可奈何而托之乎洸洋浩渺恢
詭譎怪以洩其胸中之所苞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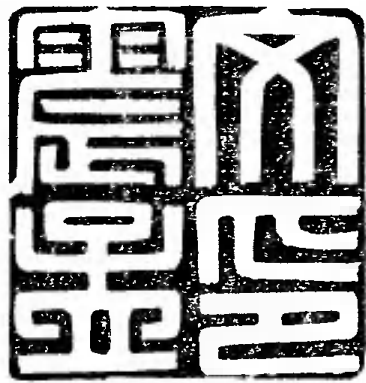
而若見若隱疑神疑帝蓋其眼界口吻全超於耳目音容之外而讀者乃句句而析之字字而櫛之復命之曰某註某釋云何而批之而選之不幾爲蝴蝶之

栩栩夔虺之相憐也哉故解莊
者不解莊者也解註莊者不解
註莊者也歸震川先生方內文
章家也其閱莊也亦以文章閱
之已矣莊非爲清談設而清談

可焉尤非爲文章設而文章可
焉此乃莊之所以神耳若夫取
古人已陳之言而標一名姓於
側以爲是博古者流此則市賈
之陋習予甚厭之而不能禁也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是
則予之以不解解莊者夫

甲子七夕葯園逸史文震孟題



道德南華二經評註合刻凡例

一老子從河上公章句而六子全書分上爲
道經下爲德經此唐玄宗之腐見也今依
古本上下總名道德經莊子則盡從郭子
玄分註不敢稍更款式

一音字釋義遍攷各本復從玉篇內印訂而
引証則羣書兼採不襲舊刻其懸綴下格
不欲與註相雜取便披覽

一名公評語最多茲唯采精當不務求多稍

涉浮游竝置弗錄

一總批俱該括全篇意旨之語取自名家秘笈匪僅據坊本拾人唾餘

一看法精語用◎能語用○奇情幻理用△
工麗用・員機用、巧變用、而相兼處
則間疊也一篇之主宰用○眼目用□骨
節用—而起伏照應亦於此點破藏本原
以玄黃朱綠分疏甚明今鐫板印墨姑以
空實剖異深心於老莊者自能辨析

一 圈點批評互標意義合觀始信閱者之苦
心而前輩識力淺深不妨以已見衡之自
得讀老莊之益

一 舊序太繁不能盡收僅選存古勁數首若
列傳碑讚皆傳世之文宜竝刻

莊子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
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
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
太乙。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
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

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
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
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
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
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
真人哉

士成綺曰老子鼠壤有餘疏而棄姝生熟不盡
於前而積斂無畦

淺見

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

荀況曰。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

太史公曰。孔子適周。見老子。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有己。

形象

嚴君平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爲母。効經列首。天地爲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爲上下。以五行八。而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耦。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爲一形。冥冥混沌。道爲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

玉玄

經爲門。上經爲戶。智者見其經效。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敷矣。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蘇子瞻曰。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

何燕泉曰。張子房學老子多陰謀。凡事不肯自爲。而邵子特稱老子得易之體。畱侯得易之用。

楊升菴曰。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
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
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
曾子問中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
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
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卽老子谷神
不死章也。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
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

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
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三才系

二、系一節

1

道德經評註序

河上公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夫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見素

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爲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

老子譜略

法輪經

老子在·天·皇·時·爲·通·玄·天·師·地·皇·時·爲·有·古·先·
生·人·皇·時·爲·盤·古·先·生·伏·義·時·爲·鬱·華·子·神·農·
時·爲·大·成·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
子·帝·嚳·時·爲·錄·圖·子·帝·堯·時·爲·務·成·子·帝·舜·時·
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商·湯·時·爲·錫·則·子·
後·以·商·王·陽·甲·十·八·年·降·胎·至·武·丁·九·年·生·在·
周·西·伯·時·爲·藏·史·號·燮·邑·子·武·王·時·爲·柱·下·史·
號·育·成·子·成·王·時·爲·經·成·子·康·王·時·爲·郭·叔·子·

西出關。自流沙還。授禮於孔子。在天以玉晨大
道君爲師。在人間以常樅爲師。老子生。登行九
步。步生蓮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
唯道爲尊。釋迦生時。登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爲尊。不應相同如此。

老子廟碑

薛道衡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
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
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
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鶉居鷇
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
地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
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
墨爭鶩名法竝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

典三千未足息其姦宄故知絜其流者澄其源
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
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
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
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
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
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
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歎龍德之難知關
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

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
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
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
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
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叅日月之光華與天
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門者則
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
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
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遯天之形雖

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
轡。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
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衢樽。聖德會於千
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
與洛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
壘之區。狼顧鴟跂。黃延姦宄。鄭阻兵禍。大縱毒
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攬槍而掃
除。仗旄鉞而斬之。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
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

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謠。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
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
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
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
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
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
夕正殿。不別起於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於鳩
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棘
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

恥畫服興慙。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
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
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咸
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
善。兩離炳耀。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
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
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
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獫作患。其
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

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
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
教。竝入提封。閩越勾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
絕夷邸。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
競逐。秦居閨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
晉則化成夷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
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
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
靈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

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偏於竹葦。星光
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
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
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
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
之下。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
正。屬神之禋。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
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徙倚。華蓋廟壇。風
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

公元胃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
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
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
沃野平臯東連譙國望水置槩揆景瞻星擬玄
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拱磊砢相扶
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
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
守一之儔四方輻輳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
醺祀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

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乎茲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

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脩尊俎。外事干戈。魚驚
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
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
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
青牛已駕。紫氣光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
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
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維皇受命。乃神
乃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
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

歸款萬方宅心。鴻盧納驢王會書琛。青雲千呂。
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典禮讓。永言柱下。猶慙
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
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烟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
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
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
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老子列傳

司馬遷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

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爲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
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
意。而老子深遠矣。

老子志略

別史

老子一名李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老子身九變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爲天伏晨蟠起玉枕穹隆皓髮如鶴長七尺餘肩有北斗其色翠綠其間紫毛長五寸餘虎髭龍髯素潔如絲耳無輪郭中有三漏高平於頂厚而且堅兩目日光方瞳綠筋

鼻有雙柱形如截筒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
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如銀數有六八
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文玉泉充溢其味
甘香每發妙言聲如金玉顙高而起頤方若矩
日角月淵金容玉姿龍顏肅肅鳳視閒閒額有
兌象參午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腹有白痣
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
十文其指纖長爪有玉甲身有綠毛臂有偃骨
背有河魁臍深寸餘腹軟如綿心有錢文腹有

玄痣眼有輪文足蹈二卍指有乾坤身長丈二
徧體芳香面方而澤上下三停身如金剛貌若
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趨此其相也左扶青龍
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文足履
蓮花頂負兩景五明曜日身有玄象洞照九天
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

道德經評註目錄

卷上

上經

體道第一

養身第二

安民第三

無源第四

虛用第五

成象第六

韜光第七

易性第八

運夷第九

能爲第十

無用第十一

檢欲第十二

厭恥第十三

贊元第十四

顯德第十五

歸根第十六

淳風第十七

俗薄第十八

還淳第十九

異俗第二十

虛心第二十一

益謙第二十二

虛無第二十三

苦恩第二十四

象元第二十五

重德第二十六

巧用第二十七

反朴第二十八

無爲第二十九

儉武第三十

偃武第三十一

聖德第三十二

辨德第三十三

任成第三十四

仁德第三十五

微明第三十六

爲政第三十七

卷下

下經

論德第三十八

法本第三十九

去用第四十

同異第四十一

道化第四十二

徧用第四十三

立戒第四十四

洪德第四十五

儉欲第四十六

鑒遠第四十七

忘知第四十八

任德第四十九

貴生第五十

養德第五十一

歸元第五十二

益證第五十三

脩觀第五十四

玄符第五十五

玄德第五十六

淳風第五十七

順化第五十八

守道第五十九

居位第六十

謙德第六十一

爲道第六十二

恩始第六十三

守微第六十四

淳德第六十五

後已第六十六

三寶第六十七

配天第六十八

玄用第六十九

知難第七十

知病第七十一

愛已第七十二

任爲第七十三

制惑第七十四

貪損第七十五

戒強第七十六

天道第七十七

任信第七十八

任契第七十九

獨立第八十

顯質第八十一

道德經評註目錄

道德經評註卷上



漢河上公章句

明

歸有光批閱
文震孟訂正

上經

體道第一

道可道

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為養神

清淨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

名可名

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

名

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愛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

焦弱侯曰微讀

如邊微之微言

物之盡處也晏

子微也者德之

歸列子死也者

德之微皆指盡

處而言

蘇頌實曰解入

子與有而常無

體其至無而常

有語意皆同然

有無對待惟不

言有無言有無

似涉擬議矣

昭昭外

無名天地之始

無名者謂道無形故

吐氣布化出于虛

有名萬物之母

有名謂天地有形位

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

故常無

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

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

常有欲

以觀其微

微歸也常有所欲之人可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

存名有欲

同謂之玄

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玄

之又玄

天中復有天地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

衆妙之門

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

徵音叫
又古帛
反即竅
字

一本無
有還字
為句常
無常有
二字為
句

陸平泉曰。夢虫之食苦也。蛭蟻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不知非美之為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歸震川曰。每用詩句。一髮千鈞。

養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已美。斯惡已。有危也。皆

知善之為善。有功也。斯不善已。人所故有。無相生。

見有而難易相成。見難而長短相形。見短而高

下相傾。見高而音聲相和。上唱下。前後相隨。行

下必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治也。道行不言之教。

以身師導之也。萬物作焉。動也。而不辭。不辭謝。生而不

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恃。道所施為。不功成而弗

居。功成事就。退夫惟弗居。夫惟功成。是以不去。

平主 二 養身 二 終 烏藏書

弗居諸家作不

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即上六句。有高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安民第三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貴之

官。以使民不爭。返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

珍寶黃金。棄于淵。使民不為盜。上化清淨。不見可

欲。放鄭聲。使心不亂。惑亂也。是以聖人之治

言治國與。虛其心。除嗜欲。實其腹。懷道抱一。弱

治身同也。其志。和柔謙讓。疆其骨。愛精重施。常使民無知

楊復所曰。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心虛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志弱則精不搖。骨強矣。聖人使民無他思。慕無他趨。競無他明。絕嗜慾。澹然純朴。何思何慮哉。李溫陵曰。無為由于無欲。無欲

一本治字上無之字

讀書強

由于無知

王荆公曰文詞
簡妙高古

歸震川曰心之
至微至妙惟無
始之始可以名

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不思慮深為無為
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

無源第四

道冲而用之冲中也道匿名或不盈或常也道

淵乎似萬物之宗似道淵深不可知也挫其銳

解其紛紛結根也當

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知同其塵當與

湛兮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吾不知

誰之子老子言我不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

夫言哉
知者智

一本不
治下有
矣字

冲音虫

挫于獸
鏡音寄

虛照都曰優

羣品連二衆人

雖數其數未知

其身來從何道

太上何津誰爲

共業誰作其因

一翻一覆今如

掌一生一死今

若輪不有大聖

誰起大慈

趙玄長曰老子

之字中莊周之

緣督文王之民

昔周公之限良

黨心孔子之退

臧于密所謂守

一守真守黑守

天地生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脩身法道也。

虛用第五

天地不仁。天地任自然。不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任自然。不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空。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虛無有。屈竭時多言數窮。多言害身。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多言數窮。多言害身。口開舌舉。不如守中。不如守德于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必開舌舉。不如守中。不如守德于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數王強注去聲謂禮數也明皇注音明

雖皆指此而言

成象第六

歸案川曰伊川

深服此章稱不

置口

揚復所曰谷虛

也虛而能受受

而不有神妙莫

測曰神牝能生

物所謂母也牝

而曰玄見其生

而不見其所以

生也

谷神不死

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精也

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

是謂玄牝

言不死之有在于玄牝玄天也于人

為鼻牝地也于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于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

曰鬼鬼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于胃五性濁厚為

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離也主出入于口與天地通故曰為牝也

門是謂天地根

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綿綿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

若存

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不絕若可存復若無有

用之不勤

用氣常寬舒不

當急疾勤勞也

輶光第七

天隱子曰陰陽
變通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

者以其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

求自饒之私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是以聖

人後其身先人而後而身先天下敬之外其身

後人薄已而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非以其

無私邪聖人爲人所愛神明所祐故能成其私

人以爲私者欲以厚已也聖人
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易性第八

歸震川曰老氏
教此章於露已

長生一
作長久

盡

蘇東坡曰：避高

趨下，未嘗有所

遠，善地也。空虛

靜默，深不可測。

善淵也。利澤萬

物，施而不求報。

善仁也。圓必旋，

方必折，塞必止。

決必流，善信也。

洗滌群穢，平準

高下，善治也。遇

物賦形而不流，

于一善能也。冬

凝春泮，盈淵不

失節，善時也。

歸震川曰：此章

上善若水

上善之人，如水之性。

水善利萬物

水在天為霧，在地為泉。

也，而不爭

處衆人之所惡。

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

幾於道。

水性幾與道同。

居善地。

水性善，善於地，即流而下，有似于牝。

動而下

心善淵。

水深空虛，淵深清明。

與善仁。

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

言善信。

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

正善治。

無有不流，清且平也。

事善

政正一作

能

曲直隨形。

動善時。

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

夫唯不爭。

壅之則止，決之則流。

聽從人也。

故無尤。

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揣而銳

損之又損

徐叔明日盈者

泛濫無忌銳者

猛迅必為富貴

之常態也

嚴君平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

我名者殺我身

患由于我不在

于人

王龍谿曰道心

惟微微者心之

體其功謂之不

睹不聞其至謂

之無聲無臭精

者精此也一者

一此也雖天地

不能使之著聖

之不可常保揣治也先揣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嗜慾傷神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賤而反驕

禍患必被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為功成

不退身避位則遇于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

能為第十

戴營魄營魄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

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魂抱一能無離言

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言

能抱一使不離于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

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于天下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

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一也

離去聲

遺去聲
咎音曰

人不能使之著
是謂玄德

專氣致柔

專守精氣使不亂則

能嬰兒

能如嬰兒

一作能如嬰兒

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

滌除玄覽

當洗其心使潔靜也

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

不淫邪也淨

愛民治國

治身者愛

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

能無知

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

德無令

天門開闔

天門謂止極紫微宮開闔謂

孔開謂喘息也

能無雌

治身當如雌北安靜柔明

白四達

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滿于天下入極

于十方煥

能無知

無有能知道

生之畜之

道生萬物

而畜之

生而不有

道生萬物無所取有

為而不恃

道所施為

一本凡能無句下通有平字結句

闔有盡

疵音馳

滌音迪

歸震川曰老氏以無爲宗總發無字之妙揚用脩曰太寶無爲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構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幅各以其力旋萬事紛紜易之芻狗萬物

報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是謂玄德言道行長上聲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轆之

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衆弱能使強當其無

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

埏埴以爲器埏和也埴土也和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

爲器埏和也埴土也和

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

鑿戶牖以爲室謂作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故有之以爲利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共其用

輻音福轂音谷埏音壇埴音植初土也埴音植土黏曰埴當去聲

形色神之糟粕

邵康節曰形統于首神統于目氣統于唇

楊復所曰腹內也受而不取納而不留口外也貪而不能受愈見而愈不足

利物也。利于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檢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

五音令人耳聾。

好聽令俱平聲。

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

爽亡也。人嗜五味于口則

口亡言失。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

精神散亡。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

行去聲。

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也。

是以聖人爲腹。

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

神不爲目。

目不妄視。妄視泄精于外。故去彼取此。

去彼目之妄視取此。

去上聲。

孟子卷之十一 萬章下 六十三

腹之養性

厭恥第十三

蘇東坡曰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

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

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驕富不

寵辱若驚

身寵亦驚身辱亦驚

貴大患若身

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

身故皆驚

何謂寵辱

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

也辱為下

辱為下賤

得之若驚

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深危也貴不敢

驕富不敢奢

失之若驚

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

是謂寵辱

若驚

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復還自問何故畏人

若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

身憂其勤勞念其饑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使

辱為下一本作寵為下

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故貴以身為天
 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
 下者則可寄於天下
 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
 為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
 可以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言人
 愛其身非為已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
 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于萬民之上長無
 也

贊玄第十四

陳子淵曰道之
 至妙不可見不
 可聞不可詰不
 可名象若夫執
 古之道以御今
 之有能知古始

視之不見名曰夷
 無色曰夷言一無采
 聞名曰希
 無聲曰希言一無音
 微
 無形曰微言一無形
 此三者不可致詰
 謂夷

則是猶可執有
可御有古有今
有有有始非其
至矣是曰道紀
言其有可紀也
故曰道可道非
常道

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
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
而得之也。故混而為一。混。合也。故合于其上。不
皦。皦。在天上。不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
皦。皦。光明。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
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
不可以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
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復歸於無物。物。質也。復
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復歸於無物。物。質也。復
無。是謂無狀之狀。言一無形狀而能。無物之象
質。一無物質。而為。是為忽恍。若亡。不可見之也。
萬物設形象也。是為忽恍。若亡。不可見之也。
迎之不見其首。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隨之不
見其後。言一無形迹。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聖
人

復育服

昧音妹

皦音皎

執守古道。生一以執。以知古始。是謂道紀。人能知上

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

顯德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

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夫唯

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此一句轉。謂與今若冬涉川

舉事輒加重慎。與與今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今若畏四鄰。

拘制若人犯法。儼今其若客。儼今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

今若冰之將釋。今若冰之將釋。除情去欲。自以空虛。敦今其若

陳子淵曰與今為之難也猶今敬慎也儼今矜莊也渙今通融也敦今內美也今和光也濁而能清安而能生清其體濁其用

平主

顯德

三鳩藏書

以知一作能知

夫音扶

強上聲與今一作豫今

儼今渙今一本俱無今手

也若此者中常
處而不溢不變
不易百年一日
矣

王龍谿曰靜者
心之本體濂溪
主靜以無欲為
要一者無欲也

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曠曠者寬

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渾者守舉真濁者

同不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

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徐徐以長生也保此

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夫唯不盈故能蔽

不新成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

歸根第十六

至虛極得道之人捐情去欲守靜篤守清淨萬

物竝作物生也萬吾以觀其復言吾以觀見萬

不欲盈
或作不
盈也
蔽一作

無欲則靜虛動
虛主靜之靜實
兼動靜之義動
靜所遇之時也

本也人當念重本也夫物芸芸芸芸者華葉盛各復歸其根言萬物無

不枯落各復反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其根而更生也

死是謂復命言安靜者是為復復命曰常復命

死乃道之知常曰明能知道之所不知常妄作

凶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知常容能知道之所

欲無所不容乃公無所不包容則公公乃王正

無私可以為天下王治身正則王乃天能正德

乃與天乃道德與天通則道乃久乃久與道合同沒

身不殆遠能公能天通乃與天地俱沒不至危且

是謂復命
命一作復

也殆

管夷吾曰黃帝

有言曰上下一

日百戰下匿其

私用試其上上

操度量以割其

下功成者隱名

成者虧故曰孰

能棄功與名而

還與眾人同孰

能棄功與名而

還反無成無成

有貴其成也有

成貴其無成也

淳風第十七

太上

下知有之

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

也

其次親之譽之

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

之

其次侮之

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

有不信

君信不足于下則欺其君也

猶今

其貴言

上之

君舉事猶貴重

功成事遂

謂天下太平也

于言

恐離道失自然

謂我自

然

俗薄第十八

茅鹿門曰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

歸震川曰聖知仁義巧利正指末世煩文而言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

生乃有仁義可傳道

智惠出有大偽

智惠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

應之以為

六親不和

六親不和有孝慈相收養

國家昏亂有忠臣

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辟爭權乃有忠臣匡正其君

也此言天下天平不知仁義盡無欲不知廉各潔已不知貞大道之君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

盛時衆星失光

還淳第十九

絕聖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

棄智

棄智反

為民利百倍

農事脩公無私

絕仁棄義

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信

焦弱侯曰屬如
莊子屬其性乎
仁義之屬猶附
者也

焦弱侯曰人之
為學憂不得善
也吾能絕學則
奚憂之有然非
強學也知性本
無善也彼為善

民復孝慈

德化淳也

絕巧棄利

絕巧者詐偽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

也門盜賊無有

上下無私邪政

此三者

謂上三事所謂上三事

以為

文不足

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致民

故令有所屬

當下句

見素

抱朴

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見其篤朴以示下故可法則

少私

寡欲

少私者當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異俗第二十

絕學

絕學不真不合道文

無憂

除浮華則無憂患也

唯之與阿相去

唯上聲

幾何

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善者和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惡忠直用邪佞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

不可一作不敢

者雖異于惡而
離性則一其少
異者如唯真阿
之間耳夫以善
惡之同而聖人
亦不廢善者蓋
人之所畏不得
不畏所謂吉凶
與民同患也至
其心游于性初
方且荒兮未央
而豈若善之有
涯哉可限量哉

畏。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絕學荒兮其未

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亂欲衆人熙熙。熙熙淫放

如享太牢。如飢思太牢之如登春臺。春陰陽交

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然安靜

兆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乘乘兮若無所

歸。我乘乘如窮衆人皆有餘。衆人餘財以爲詐而

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不與

相隨守一不移沌沌兮。無所俗人昭昭。明且我

獨若昏。如闇俗人察察。察察急我獨悶悶。悶悶無所

沌沌一作純純

乘平聲

怕音怕

卷之二十一 虛心

割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漂兮若無止

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衆人皆有以爲也而我

獨頑我獨無爲似鄙不逮也我獨異於人我獨與而

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唯道是從

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道之爲物唯恍唯忽

于萬物獨恍忽往忽兮恍兮其中有像

萬物法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

忽兮若海一作

漂兮若

無止一

作寂若

無所止

似鄙一

作且都

容冲而

用之

忽兮等

有一作

恍兮恍

窈兮冥

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闢多矣陸機賦川闕水而成川世闕人而為世其用字之義竝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

楊用脩曰將飛者伏翼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

因氣竊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唯竊冥無形其中

陽交其精甚真言存精氣其妙其中有信道匿

名其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也自古至今

閱衆甫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

之然哉我何以知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

非道不然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曲已從衆不自枉則直枉屈已而申人

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入弊則新自受弊薄後

孫武子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泡蠶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拒虎故曰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又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敬之久久少則得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多則惑自新也惑于所守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學多者惑于所聞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聖人不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不自是故彰聖人不是而非人故不自伐故有功伐取也聖人德化能彰顯于世不自矜故長矜大也聖人不危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古言曲從則全誠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于父母無有傷害也而歸之

莫與一
與

見音現

下四十

焦弱侯曰或云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自有所然而自有所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謂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希言者，是愛言也。飄風不終朝，驟雨

不終日。言疾風不能長，暴雨不能久也。孰為此者？天

地。孰者？誰也？誰為此？飄風、驟雨，暴不能久也。孰為此者？天

地。暴雨者乎？天地所為。天地尚不能久，朝暮也。而況於人乎？使終朝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

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安靜不為，人為事當如道。道者同

於道。道者，謂好道人也。同德者，同於德。德，謂好

於道者，謂好道者也。失者，同於失。失，謂任己失人也。同

謂與德同也。失者，同於失。失，謂任己失人也。同

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亦樂得之也。同於德

一本飄字上有故字

道者同于道三句一本無

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

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焉

能同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

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

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

道如此

閑尹子曰小人

之權歸于惡

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待無所

待所以為道

者德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同於失者失亦樂

失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信不足焉則君信不足于下下

有不信焉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

苦恩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跨者不

行自以為貴而跨于人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

好自見所行以為應道殊自是者不彰自以為

人眾共蔽之自伐者無功所謂輒自伐取其功

使不得彰明美即失有功于人自矜者不長好自矜大者其於道也曰餘食贅

自矜者不長好自矜大者其於道也曰餘食贅

失一作得一本無二焉字

跂音企

於道一作在

薛君采曰地產萬物而王者救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居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虛無清靜而常無為因自然也

行贊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曰然。斂餘祿食為贊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有。道者不處也。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象玄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寂兮

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

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可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殆。可

以為天下母。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我不見道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強為

之名曰大

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

大曰

逝

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

逝曰遠

乎無窮、布氣天、

遠曰反

言其遠不越絕、

故道大

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

大者無所不載也、

域中有四大

四大王也、凡有大

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

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王皆、

居其一焉

居其一也、居一作處、

人法地

人當法

柔和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

地法天

天湛泊

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

居其一
或作處
一焉

強上禮

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道清淨不言、陰行**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

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是、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天廟也。

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重、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觀、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奈何、者、疾時主傷痛、謂王、而以身輕、

天下。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輕則失臣、輕淫、

輕去重、躁音吐、聖人一、作君子、離重、去聲、觀去聲、一音如、疾去聲、失臣、作失根、

李溫陵曰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靜則失躁、

則失其臣、治身躁則失君。○
王君位治身躁疾則危其
輕淫則失其精、
其精也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善行下道者求之于身不出門故無轍迹
善言無瑕。○

善計不用籌策。○
善計無瑕無解過于天下善計不用籌策善計以道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則不用籌策而可知也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
故無棄人故無棄人故無棄人故無棄人

趙玄長曰司馬子微曰慧而不
用實智若愚人
之性根太利知
見太多聰明太
露不能收斂象
聚返朴還淳也
蓋精神愈泯滅
越愈深是非愈
明神自愈傷而

行去聲 瑕音遐 譴直革 反 捷巨偃 反 一 鍵 常善救 人四句 古本無 而故一作

去道愈遠孔子
曰吾有知乎哉
頗之愚曾之魯
乃孔門家法

善救物

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不而

貴玉視之如一

是謂襲明

聖人善救人物謂襲明大道也故善人者不

善人之師

人之行為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

不貴其師

獨無輔也不愛

其資

無所使也雖智大迷

雖自以為為智言此乃大迷惑

是謂要妙

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反朴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知自尊顯當復

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

為天下

谿音溪

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復歸於櫻兒

常復歸志于櫻兒德常在而不復離于已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以日

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

法式則德常在為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為天下法則

差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知其榮守

其辱為天下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知已

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

谷德乃復歸於朴復當歸身於質朴散則為器

止于已萬物之朴散則為器用也若道散聖人用之則

歸震川曰復歸于朴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無名天地之始也朴

樸一作

式音歷

為天下式等重無一本

散為器者自無
為有有名萬物
之母也

歸震川曰取如
左氏取我田疇
而伍之史記取
高帝約束紛更
之取

嚴君平曰言為
禍臣默為害工
進為妖式退為
孽客

司馬溫公曰為

平主

二無為

二竺鳩藏書

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
自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則以大道
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
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無為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民。吾見其不
得已矣。我見其不得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神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為者敗之。
以有為治之。執者失之。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故。
物或行或隨。上隨之也。或响或吹。响溫也。吹寒也。
有所或強或羸。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

有所或強或羸。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

反羸力為

响首虛

故或作

為之下
一本有
有字

之則傷自然然
之則華通變

蘇頌演曰楚靈

齊潛秦皇漢武

或以殺其身或

以禍于孫人之

所毒鬼之所疾

未有得免者也

兵之所在民事

廢故田不脩用

兵之後殺氣勝

故年穀傷凡兵

皆然況以兵強

者邪

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
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
是以聖人法甚法

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
室臺榭法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

化下自

儉武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不以兵強天下道以

自佐之主不以兵革其事好還
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
大軍之後必有凶

年天應之以惡氣節害
善者果而已善兵者當

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取
果而勿矜當果敢

善者句 一本上 有故字 下有矣 字 好去聲 還音旋

徐叔問曰果所以濟柔譬之于物發露太過祗旺而無所攝則

邵康節曰此章
喻物尤爲慘切

自矜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果而勿驕。驕欺
太也。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果而勿強。驕欺人，果而不得已。
當果敢取其美也。果而勿驕。驕欺
果敢勿以爲強兵。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
堅甲以侵陵人也。物壯則老。人壯極則衰老也。
言強者不是，謂不道。枯老者生，不道早已。
可以壯，是謂不道。不行道也。不道早已。不行道者

偃武第三十一

夫佳兵不祥之器。祥喜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脩飾之。
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有
之。人。不君子居則貴左。貴柔用兵則貴右。貴剛
處其國。強也。

平上

二、二、二 假式

二竺二鳩藏書

一作是以君子

范子曰夫勇者
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事之
末也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始于
人者人之所卒
也淫佚之事上
帝之禁也先行
此者不利

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兵者不祥之器善之器也

君子之器非君子所貴重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逆

萬民乃用恬惓為上利不貪土地寶勝而不美勝而

不以為利已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喜樂殺人者是為夫

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為人君而

不可使專制人命妄行刑誅吉事尚左左生凶事

尚右殺陰道偏將軍居左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

軍居右者上將軍尊而居右言以喪禮處之軍上將

有喪禮尚右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傷已德薄死

然惓一作

一作言居上勢以喪禮處之一作殺人眾多

王輔嗣曰道無形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朴之為物無心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朴夫智者可以武使巧者可以事役力者可以重任朴之為物憤然又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

化人而害戰勝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無辜之民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故誅不祥之心不樂之比于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得已故悲痛之心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

朴雖小天下

不敢臣

道朴雖小敵妙無形天

侯王若能守之

萬物將自賓

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于德也

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

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

民莫之令而

自均

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

始制有名

始道也

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于有形也

名亦既有

既盡也

不求而自降我
守其真性無為
則民不令而自
均也始制謂朴
散始為官長之
時也遂任名以
號物則失治之
母故知止所以
不殆川谷求于
江與海非江海
治之世行道于
天下者不令而
自均不求而自
得故曰猶川谷
之于江海也

陸農師曰觀聽
之臣不明於下
則閉塞之識歸

有情欲叛道離德
故身為毀辱也
天亦將知之
人亦將自知之

知之所以不殆
天知不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

猶川谷之與江海
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
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

辯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惡是為人好
自知者明
肖是為反聽賢不

聲內視無勝人者有力
過以威力也
自勝者強

人能自勝
已爭情欲則天下
知足者富
人為足則

長保福祿
強行者有志
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
意于道道亦有意于人

故為富也
受天能自情氣則不失其所死而不

一本作夫亦將

與一作

於海字下
一本有也字

于君閉塞之謫
歸于君則忠良
之士棄于野

亡者壽言則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于天下故長壽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汜兮言道汜汜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其可左右

迫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皆恃道而生而不辭

道不辭謝而逆止也功成不名有有道不名有功也愛養萬物而

不為主道雖愛養萬物不常無欲可名於小

德藏名恒然無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非小非大非小非如人主有可名為大

以聖人終不為大聖人法道匿德故能成其大

平主

任成

三三三鳴藏書

汜音泛
不名有
一作不
居
愛養一
作衣被
不為
知主
終不為
大一作
能成共
大也以

聖人以身師導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物移心歸往之也治

則天降神明往來于已也往而不害安平太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

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樂與餌過客止餌美也過

神明則身安而大受也客一也人能樂美于道則一畱止道之出口淡

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乎其無味道出入于口淡淡非如

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聽之不足聞道非若

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宮商角徵羽用之不可既昌治身則壽命延長

林希逸曰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

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大象中也

樂音也餌音項

出去聲

不可既一作不足

無有既盡時也

微明第三十六

歸震川曰消息盈虛相因之理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

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將使弱之必

喻音吻

固強之

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患也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先興

之者欲使其驕危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

是

謂微明

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

柔弱勝剛強

柔弱勝剛強者先亡

也魚不可脫於淵

魚脫于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

國之利器

剛弱勝強

不可以示人

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人

玉言

平主

微明

三十三馬藏書

湛甘泉曰近而
月遠溪而寔深

為政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

道以無為常也

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化。

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于已也

化而欲作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朴。

吾身也。無名之朴。道也。萬物

朴即無欲也

者侯王當身

鎮撫以道德。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

靜。

言侯

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改當以清靜導化之也

天下將自定。

能如是者天下

正一作

將自正定也

董道藏書志曰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

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

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
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
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
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
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弘
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
靜孟安期孟智周寶略宋文明褚柔
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攷
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母丘望

之湘

逸其姓

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

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傳奕楊上

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

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

賈大隱辟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

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

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

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

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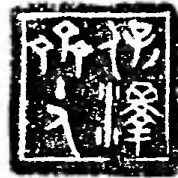
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宋文明褚柔劉
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
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
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
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
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
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
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
有注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

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聖義亦皆唐人竝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道德經評註卷上



道德經評註卷下



漢 河上公 章句

歸有光 批閱

明 文震孟 訂正



下經

論德第三十八

蘇老泉曰此皆言上古之純朴

上德

不德

故言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

永世之虛偽愈趨愈下非為仁

其德

不見

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氣流

義禮之本如是也皆憤世之詞

以全也

下德

不失德

上德故言下德也

論德

卷下

論德

卷下

一絲鳴載書

者其德可稱也。是以無德及其身故。上德無為謂

道安靜無而無以為言無以。下德為之言為教

也。而有以為言以為已。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

上故言上仁也。而無以為功成事立。上義為之

為義以而有以為成威。下以自奉也。上禮為

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而莫之應禮

華盛實衰節節煩多。則攘臂而仍之言語多不

忿爭故攘臂相仍引。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失德而後

仁言德衰而。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失義而後

歸震川曰以衰
世論之則斯言
未造

攘臂

禮言義衰則施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

衰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前識者道

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而愚之始言前識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處其厚者處身于

不居其薄不處身遠道也處其實處忠不居其

華不尚言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厚實也

法本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神得一以靈言

閑尹曰聖人以
知心一道一三
者又合而為一

法本
一五三鳥獸

不以一格不一
不以不一害一

得一。故能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萬物得

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言

王得一故能其致之。致誠也。謂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

裂。言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地無以

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

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

不爲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

恐枯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生。

已時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壓。言侯王當

壓

一各終
其致之
也

人汲欲求賢不可但欲高故貴以賤為本言必欲尊

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為基言必

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猶築牆造是以侯王自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

謂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此非以賤

為本耶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非乎嗟歎

故致數車無車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為輜為

者故成為車以喻侯王不不欲珠玉落落

如石珠玉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

賤當處其中也

劉須溪曰反者動之極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

用柔弱者道之所
常用故能長久
天下萬物生於有
萬物皆從天地生天

地有形位故有生於無從天地神明蚺飛蠕動皆
言生于有也

于無此言本勝于華弱勝于強謙虛勝于盈滿也

同異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
 中士聞道。

若存若亡

欲而復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

萬一作之

楊用脩曰千霄
敵目巨木也木
尺寸之材必後
于掾杖故曰大
器晚成龍吟虎
嘯聲也尚頌
有之感必下于
蛙也故曰大音
希聲

質朴謂之鄙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爲下士所笑

故建言有之

建設也設言以明道若昧明道之

昧無進道若退進取道者夷道若類夷平也

自別殊若上德若谷上德之人若深大白若辱

多比類也大潔白之人若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建

德若偷建設道德之人若質真若渝質朴之人

渝淺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大器晚成大器之

鼎瑚璉不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大象

無形大法象之人道隱無名道潛隱使人夫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第一作
渝古本
愚也或
作掾

昧音妹
類一作

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道始所一生二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

三氣分爲三生萬物天地共生萬物也天長養之也萬物

負陰而抱陽萬物無不負陰而冲氣以爲和萬物

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膏中人之

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

王公以爲稱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

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人之所教謂衆人所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
一生二分陰分
陽二生三陰交
而生和三生萬
物和氣合而生
物

惡解並
去聲

貸音貶

嚴君平曰有為之為有廢無功

無窮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

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于百里

無聲之聲動于天外震于四海

言之所言異類不遠不言之言

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

為強去柔為剛我亦教之

言我教眾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

得其死

尚強梁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

不得以壽命死也吾將以為教父

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

為教戒之始也

徧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至堅金石水能貫堅

入剛無有入無間

能出入無間也道無形質故

吾以是知無為之有益

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為之有

益于不言之教

法道不以身無為之益治身則有

平主

徧用

五竺鳩摩書

騁音遲

天地成天地不
言而四時行凡
此二者神明之
符自然之驗也

葛白叟曰名顯
不如晦身進不
如退水澄秋月
現雲散春山在

陳仲時曰人之
室命高則主顯
命是服命章則
去身愈外

益精神治國則有天下希及之天下人主也希
益萬民不勞煩也能有及道無為

立戒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害身也則得與

亡孰病病好得外也甚愛必大費甚愛也費精神

多藏必厚亡多藏于丘墓生有

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知止

知止不亂知止不亂可以長久能

不知止則禍福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一本有
矣字結
尾

甚愛上
一本有
是故二
字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其用不弊

其用不弊

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

大盈若冲

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

不敢奢也

其用不窮

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

大直若屈

謂大直

道法度

正直如一也如屈

大巧若拙

大巧謂多

拙者亦不

大辯若訥

大辯者智無辭

躁勝寒

也春夏陽氣躁疾于上萬物盛大極則

靜勝熱

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多身清靜則盡

清靜為天下正

能清靜

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呂知常曰心清靜則身清靜身清靜多身清靜山河大地清靜

王龍溪曰：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着，便是妄。既無所着，便是總學無為本色。

楊用脩曰：二人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

儉欲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謂人主却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

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天下無道。謂人主戎馬生於

郊。戰伐不止，戎馬生于罪。莫大於可欲。好淫禍

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咎。莫大於欲得。欲得

村且貪也。故知足之足，常足。無欲也。

鑒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所以已

見天。不窺牖，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

下也。

一本常足下有美字

之運卽一歲之運

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
濁吉凶利害皆由于已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
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是以聖人不行而知其
身所觀益遠所用益少也身是以聖人不行而知其
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見而名上上好武下好德能
能知天地以心知之聖人原小知不爲而成大
大察內知外知不爲而成聖人原小知不爲而成大

忘知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爲道日損損

孔子家語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慎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謂損之又損之運也正也

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損之又損損之又損
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又損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爲當恬淡如櫻無爲而無不爲情欲
德與道合則無所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
不施無所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

道也一變平注

卷下鑒遠

忘知

七三塢藏書

○者取天下一作故本讀句損之又損以至

此意相發明

嚴若平日道德無形而生萬天者無心之心存也天地無為而萬類順之者無慮之慮運也由

以無事不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事則政教
蓄煩勞也
煩民不安故不
足以治天下也

任德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以百姓心為心百姓

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德善百姓德化信者

吾信之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為

人化之使信也德信百姓德化聖人在天下怵怵聖人

下怵怵常恐怖為天下渾其心言聖人為天下

富貴不敢驕奢
渾音混
字
德善德
信下一
各有美
怵怵一
作慄慄
屬下句

無弱民曰生之
 後十有三此其
 形在也言也死
 之徒十有三此
 喻欲志生者也
 凡此十分之中
 卒居其九皆生
 生之厚者也夫
 有生必有地生
 民死之地安能
 虎甲兵將安適
 之善樹生者則
 無生矣故聖之
 前無所投虎之
 爪無所借兵之
 刃無所容何者
 彼無地以受之
 也厚生者九無
 生者一七子
 十之中闕一自
 擬其言微矣然
 聖人無生其故
 薄之也本無生
 也若人云愛生

若愚闇
 不通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用也百姓皆用其
 耳目為聖人視聽也

聖人皆孩之
 聖人愛念百姓如孩
 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

貴生第五十

出生入死
 出生謂情欲出于內
 入死謂情欲入于胸臆
 精神勞惑

故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言死生之類各有十三謂

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
 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

不妄施其死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人之求

也反是也
 夫何故
 問何故動
 以其生生之厚
 所以

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
 蓋聞善攝生者
 攝養

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

孩胡亥反

人一作
 一作亦
 十有三

者可殺也愛者
者可汚也愛者
者可辱也愛者
者可破也愛者
者可殺也愛者
者可汚也愛者
者可辱也愛者
者可破也愛者
者可殺也愛者
者可汚也愛者
者可辱也愛者
者可破也愛者
者可殺也愛者
者可汚也愛者
者可辱也愛者
者可破也愛者

管夷吾曰善為
國者如金石之
相擊重鈞則益
傾故治權則勢
重治道則勢羸

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入軍不避甲兵戰以

人殺殺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夫何故問虎兕兵甲以

其無死地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

養德第五十一

道道生生之德畜之物形之萬物

勢成之暑之勢以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

道而貴德道德所為無不道之尊德之貴夫莫

之命而常自然常道一不命召萬物而故道生之

命以作

徐里
縫一作

萬道之物，非于

生而不有

恃道所施爲不
望其報也

長而不

宰道長養萬物不
割以爲利也

道之所行，思德之
不可得見也。玄。

道始
也有

以爲天下

母

萬物之天下

既知其

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立一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

已如一當復
守道反無爲

沒身不殆

不殆

也危塞其兌。

兌目也
目不妄

開其門

門
口
不
口

也。使妄言。

終身不勤

人當塞目不妄
視閑口不妄言

下主

[Illegible handwritten notes]

五

歸元

乙丑二塢藏書

51

以觀其微觀象
之後當守母子
母元不離也從
有入無子還其
母

蘇老泉曰俗人
昭昭我獨若若
俗人察我獨
悶悶斯得之矣

則終身開其兌開目視濟其事濟益也益終身
不勤苦不勤苦見小曰明萌芽未動禍亂未見守柔
不救成也見小曰明為小昭然獨見為明守柔
日強守柔弱日用其光用其日光于外復歸其
明復當反其光明于無遺身殃內視存神是謂
習常人無使精神泄也習常人能行此是謂

益證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不行大道故設此言唯施是畏唯獨也獨
為失道意欲賞善惡偽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

習一作
裝

蘇樂城曰身既脩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滔天下可也

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朝高臺榭甚宮室除田甚

蕪農事廢倉甚虛五穀傷害服文綵好飾帶華帶

利尚剛強劍武且奢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慾是謂盜

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為服非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

道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哉者痛傷之辭

脩觀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善抱者不

脫善以道抱精神者子孫祭祀不輟為人子孫終不可拔引解脫

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

脩觀

一三馬藏書

盜竊一 本作盜 子日竿 者五蒙 之長也 竿唱則 和夫好 唱則小 盜和故 日盜竿

于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真人脩之於家其德乃餘

下家父慈子孝兄弟順夫信妻貞脩之於鄉

其德乃長脩道于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小教脩

之於國其德乃豐脩道于國則君信臣忠仁義

德如是乃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天下不言而

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故以身觀身以脩

身觀不脩道之以家觀家以脩道之家觀以鄉

觀鄉以脩道之鄉觀以國觀國以脩道之國觀

以天下觀天下以脩道之主也吾何以知天下

湛甘泉曰生人
本根幻而寔真

之然哉以此老子言吾何知天下修道者昌背

玄符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謂含懷道也比於赤子神明保祐含德之人若父母之

于赤子也毒蟲不螫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不害于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

也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未

知牝牡之合而竣作精之至也赤子未知男女

多之所致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赤子從

和氣多之所致也知和曰常人能知和氣之柔

上二竺塢藏書

螫音失
攫音獲
搏音博

筋音斤

竣音訖
一作股
赤子陰

也
號一作聲
啞一作

常而變其

王陽明曰益生
增益于有生之
外非生之自然
也祥氣也以生
使氣非氣之自
生也兩句就不
說好

陳碧虛曰君平
云五味在口五
音在耳如甘非
甘如苦非苦如
商非商如羽非
羽而易牙師曠
能別之其所以
別之者口不能

為知道。知常曰明。人能以明達于玄妙也。益生日。祥自生。日以長大。欲心使氣日強。柔而氣實內。
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物壯則老。壯極去于中。故形體日以剛強也。
則枯謂之不老。老不得道者。不道早已。早已死也。

玄德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知者貴行也。言者不知。多言不吸。塞其
兌。閉其門。塞閉之者。挫其銳。情欲有所銳為當。
解其紛。紛結恨不休。當念。和其光。雖有獨見。
之使闇昧。同其塵。不當自。是謂玄同。玄天也。人
不使驕眩。同其塵。別殊也。

日祥一
作曰祥

言也青味尚爾
況妙道乎所以
曰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也

仲長子光曰在
險而運奇不如
宅平而無為

事是謂與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為亦不可
天同道也志靜無怨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亦
得而疎與人無怨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亦
不可得而害不與貪爭利不可得而貴世主不
處暗亦不可得而賤不以乘權故驕故為天下
君位與其德如貴與世浮沉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

淳風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至也天使正身以奇用兵奇許也
為之人使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無為之人吾
用兵也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
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

淳風
二〇〇
淳風
二〇〇
淳風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

多則下詐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

于目聽者惑于耳上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人謂

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彫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綉綵色日以

甚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

寒竝至故盜故聖人云謂下我無為而民自化

聖人言我脩道承天無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

所作爲而民自化成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征

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征

其業故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常無欲去華飾民

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則隨我爲多質朴也

申不害曰膏肓
純白二豎不生
茲謂心寧省閑
津淨變發不生
茲謂政平

順化第五十八

嚴君平曰神明之數自然之道

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有不乃生無有

其政悶悶

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

其民醇醇

政教寬大故民

醇醇富貴相親睦也

其政察察

其政教急疾言決于口聽決于耳也

其民缺

缺

政教急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疎薄

禍兮福之所倚

倚因也夫禍因福而

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

福兮禍之所伏

伏匿于禍

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孰知其極

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時其

無正

無不也謂人君不

正復為奇

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

復化上為許也

善復為詆

善人皆復化為詆祥也

民之迷其日固

久

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聖人行方

無毛下
一本有邪字
妖或作
民一作

蘇轍城曰世之
小人有尺寸之
柄而輕用之一
試不服天下測
知其深淺而輕
犯之雖欲保其
國家胡可得乎

正者欲以率下廉而不害聖人以傷害人也今則
不以割截人也肆中也聖人雖直曲
不然正已直而不肆已從人不自申之也
以害人也光而

不曜

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
暗昧不以曜眩人也

守道第五十九

治人

謂人君欲事天

事用也常用
天道順四時

莫若嗇

嗇貪也治

國者

當愛民財不為奢泰
治身者當愛精氣不放逸

夫惟嗇是謂早服

先早

也服得也

夫獨愛民財愛
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先得

天道是謂重積德

則無不剋

剋勝也重積德
于已則無不勝

無不剋則莫知其極

無不剋勝則莫有
知已德之窮極也

莫知其

嚴君平曰夫虎
豹以其形容容
廣爪牙堅強朋
膚盛大毛物豐
文章明故執百
獸而制于人榮
華香艸以其所
有光曜芬芳故

極。可以。有。國。莫。知。已。德。有。極。則。可。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使。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是。
謂。深。根。固。蒂。不。深。則。枯。蒂。不。堅。則。落。言。深。藏。其。
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長。生。久。視。之。道。乃。
深。根。固。蒂。者。乃。

居位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
下。亂。治。身。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
煩。則。精。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
不。敢。見。其。精。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無。精。神。
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無。精。神。
能。邪。不。入。正。不。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能。傷。自。然。之。人。不。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有光曜芬芳故

居位

居位

居位

帶音帝

悅于衆俗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益形寵威隆名顯故張其鄰國而危其身

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夫兩不相傷。與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夫兩不相傷。人得治于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

謙德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國者下流。治大國當如居天下之交。大國天下

嚴君平曰水動流下人動趨利釋下任事衆弱為一出于不意

之所天下之牝。牝者陰類也。柔牝常以靜勝壯

此強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

女所以勝屈于男陰勝以靜為下。陰道以安故

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能謙下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此言國無大小能執故或下以

下去聲
取平聲
又去聲

嚴君平日人之
情性樂尊寵惡
乎恥損之而怨
益之而喜下之
而悅上之而鄙
古今之通道而
人心之正理也
賢者既然小人

取或下而取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大國不
過欲兼畜人大國不可失則兼小國不過欲入
事人使爲臣僕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大國又宜爲謙下

爲道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爲萬物善人之寶善人
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保倚
悔甲美言可以市美言者獨可于市耳夫市交
者欲疾得賣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
者欲疾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
賢者既然小人

行去聲

與音換
又音僊

尤甚。是故尊美言行事無患矣。古之治民何弃之有。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其意。妻妾不使。

凡人未足。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雖不善。當以尊道。之前。無有棄。故立天子。置三公。欲使教化。雖有民德化淳也。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雖有美壁。先駟馬而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有罪。以免耶。有罪。謂遭亂行求索。近得之于身。有罪。以免耶。世間君妄行刑誅。脩道則可以解死。免于罪耶。故為天下貴。道德洞遠。無不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也。

恩始第六十三

為無為。無所造作。事無事。豫有備。除味無味。思。

先去聲。何不日。以求得。一本作。何也不。曰求以。

蘇崇城曰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

遠慮味大小多少陳其素令也欲大反小報怨

以德脩道行善絕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先于易考才及成也

為大於其細欲為大事必作于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

必多難不慎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

欲塞其源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猶避害深也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其未兆易謀慎欲有

史蘇曰吾聞君子好尚而惡惡

守微

樂樂而安是
以能有常伐木
不自其本必復
生塞水不自其
源必復流滅禍
不自其基必復
亂

形兆時易
其脆易破
見于亂未動于朝情欲未
其脆易破

微易散
小其未彰著微
為之於未有
于欲有所萌芽

治之於未亂
治身治國于未亂之
合抱

之木生於毫末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至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為者敗之
有為于事

有為于義反于仁有
執者失之
執利遇患執道

推讓
聖人無為故無敗
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
利不為殘賊無故壞敗

無執故無失
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
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從為也民人為事常
于功德幾成而貪位

脆七歲

嚴君平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為故可為然也萬物不觀天

好名奢泰盈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是
滿而自敗也
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彰顯聖人欲質
朴人欲色聖人欲于德也
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
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治身守道真也
復聖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
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及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也
以輔萬
物之自然助人反本實者欲以輔
而不敢為聖人
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遠本也

淳德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

謂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不以道教

地之所以故可
存也萬民不識
主之所務故可
安也四肢九竅
不喻心之所導
故可全也夫萬
物之有君猶形
體之有心也心
之于身何後何
先流行血脉無
所不存上下表
裏無所不然動
與其事虛以合
神中和外否故
能俱全

民明知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民之難治以
巧詐也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
其智多故為巧偽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
政事必遠德不以為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
作威福為國之賊不以為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
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為邪飾知此兩者
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之福也亦楷式
亦楷式智兩者能為福與不智者當知智為賊不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天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玄德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
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也乃至於大順玄德與萬
欲一已玄德施與人也物反異故
能至大順
順天理也

後已第六十六

嚴君平曰天地億萬而道王之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江海以卑故眾流歸

眾陽赫赫而天

王之僂者穴處

而聖人王之羽

者翔虛而神鳳

王之毛者黼黻

而麒麟王之下

谷並流而江海

王之凡此九者

不為物主而物

自歸焉無有法

式而物自治焉

不為仁義而物

自附焉不任智

力而物自長焉

欲上民民欲在上必以身後之後已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

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虛下故民戴而不為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

之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心也是以天下樂推而

不厭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也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由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由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夫何故哉。體道
合和無以物為
而物自為之化

蘇樂城曰。夫道
曠然無形。頽然
無名。充徧萬物
而與物無一相
似。此其所以為
大也。

皆有為無爭
與吾爭無為

三寶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老子言天下謂我德夫

唯大故似不肖。唯獨名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

不賤人若肖久矣。肖善也。謂辨惠也。若夫辨惠

所從來其細。言辨惠者唯如夫我有三寶持而

寶之。老子言我有三一曰慈。愛百姓二曰儉。賦

若取之。于已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執謙退不慈故能

勇。以為仁故能勇儉故能廣。天子身能節儉不

于忠與孝也。

其細下
一字有
也字

焦弱侯曰古者
車戰為士甲士
三人在車上左
執弓右持矛中
御車掌旗鼓皆
欲其強武戰卒

敢為天下先

下不為天

故能成器長

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

長上聲

為道人之長也

今舍慈且勇

但今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也

舍儉且廣

舍音捨

舍其儉約但為奢泰

舍後且先

但舍其後已但為人先

死矣

動所行如此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

勝敵以守衛則堅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

使能自當助也

配天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言貴道德不好武力

善戰者不怒

善以道戰者禁

邪于胃心絕禍于未萌無所誅怒也

善勝戰者不與

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

勝戰一作戰勝

配天

配天

上二絲場藏書

七十二人在車
下蓋至爭者惟
兵故借之以明
不爭之德也羅
什云心形既空
孰能與無物者
爭

焦弱侯曰用兵
有言古兵家有
此言也

來遠以德不與敵
爭而敵自服也

善用人者為下

善用人者自輔
佐者常為人

一本作
為之下

執謙下也

是謂不爭之德

謂上為之下也
不與人爭之道德也

是謂

用人之力

能身為人下
謂用人臣之力

是謂配天

能行此者
德配天也

古之極

是乃古之
極要道也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陳平兵之道
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

吾不敢為主

主先也而為客

客者不和而後動
兵當承天而後動

不敢進寸

而退尺

侵人境界
為進閉門守城為退

是謂行無行

彼遂
不止

為天下賊
雖行誅之不行誅也攘無臂

雖欲大怒
無臂可攘也

仍無敵

雖欲

無行之
行音杭
列也
仍就也
詩曰
統配虞

林希逸曰此章
全是借戰事以
喻道推此書中
設喻處其例甚
明

蘇轍城曰復性
之妙見于起后
飲食之間然聖
人外與人同而
中獨異

仍引之心若執無兵雖欲執持之若無兵乃可
無敵可仍也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惟
罪于天遭不道之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
君愍忍喪之痛也莫大於欺輕
敵家侵取不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
休輕戰貪財輕敵者近喪身也
故抗兵相加兩敵戰也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于死

知難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者天下莫
能知莫能行好剛強也言有宗事有君我所有宗祖
知者非我之無德不與我反夫唯無知是以不
我知見于外窮極微妙故無知也知我者希則

易並去聲

兵五兵
戰于也
說又云
執手執
斤口兵
幾音所
又音机
喪去也
抗舉也

韓退之曰內剛
不可屈而外能
處之以和者所
濟多矣

我者貴。希少也。惟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

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

是知言不知

不知知病

不知道言知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夫唯能病苦衆人有強聖

人不病以其病病

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是

以不病

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

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爭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滅壽消年也。

愛已第七十二

則我老
賢一本
作則我
貴矣

管夷吾曰世人
之所職者精也
去欲則宣宣則
靜矣靜則精精
則獨立矣獨則
明明則神矣神
者至貴也故館
不辟除則至人
不貪焉故曰不
潔則神不處

李溫陵曰勝以
不爭應以不言

管子心經

卷之六

愛已

任爲

三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

愛精神。承天順地也。無狹其所居。謂心居神當寬無厭其

所生。人所以生者。爲有精神。託空虛。喜清淨。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爲代本厭神。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獨恬泊無欲。則精神

居之不。是以聖人自知。自知也。不自見。不自顯。

于外。藏自愛。自愛。保精氣也。身以不自貴。榮名于世。故

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去此。自知。自愛。

任爲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敢有爲。勇於不敢則活。敢有爲。不

去上聲

見音現

厭去聲
下同

來以不召、正天之疎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失矣。

則活此兩者。

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活身為利、殺身為害。天之

所惡。

惡有為也。

孰知其故。

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

是以聖人猶

難之。

言聖人之明德猶難于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天之道不爭。

難去聲。

而善勝。

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

不言而善應。

天不言萬物自動應。

以不召而自來。

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繹然。

繹音闌。一作坦。一作默。

而善謀。

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脩善行惡。各蒙其報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疎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

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

文昌化書曰。欲之于人也如賊。

可畏乎

事之急無甚于

人君不寬刑罰教民去
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

而爲奇者

敢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

司殺者天

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

斲天道至明司殺者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拙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

矣。人君行刑、猶拙人代大匠斲、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

還受其殃也。

食而王者奪其
一卿士奪其一
兵吏奪其一
伐奪其一
奪其一商賈
其一道釋之核
奪其一儉亦奪
其所以垂告
終而緣葛亭之
衣豫云畢而飯
棟櫟之實王者
之刑理不平斯
不平之甚也大
人之迷救不義
斯不義之甚也
而行切切之仁
明惡感之理其
何以謝之哉

貪損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其人民所以饑深者以其上稅食下太多

是以饑民皆化上為矣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

為民之不可治者以其上多欲好有為也是以難治是以其情偽

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其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

厚貪利是以自危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夫唯無以生

為者是賢於貴生夫唯無以生夫唯無以生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于貴生也

戒強第七十六

一本無夫字貴生下有也字

嚴君平曰天地
大理小不載大
輕不載重故強
人不得為王強
木不得處上

人之生也柔弱

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強

死人也

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和氣存也

其死

一本無萬物二字

也枯槁

和氣去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以其上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強大之兵

輕戰樂殺毒沛怨結

木強則共

木強大枝弱共生其上也

強

共一作折一大處下一作堅強處

大處下柔弱處上

與物造功大木處于下小物處于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

之効也

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道暗昧舉物類以為喻也

高者抑之

一本無平字有若與二字

薛君采曰古之人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之賢智者役愚不肖以養已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言張弓和調之如是

與之一作補之

乃可用夫抑高舉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天之道損有餘而益人之道則不然人道則與損

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孰能有餘

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

唯能行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聖人爲德施功

成而不處功成事就其不欲見賢已之賢匿功

不居榮畏天損有餘也

任信第七十八

一本見賢下有耶宇

孰能何一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于天下者

二、

句一
作天下
莫柔弱
于水

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

子高其行則人
莫能階也遠其
志則人莫能及

也

好耻
强谦
梁里

則君能受

祥是謂

若反此

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殺人以相和報。必有餘怨。任刑者失人。

于良安可以為善。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是以

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而

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

而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所失。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善人道無有親疎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獨立第八十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眾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

使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器而不用。謂器

王鳳洲曰清淨之治淳朴之化盛德者亦能為之非真結繩也

薛君采曰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按鬪者不博檄批九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一本無

使臣不作偽耳
漢文帝汲黯輩
皆能用之

農人之器而不用不使民重死君能為民興利

徵召奪人良時也則民重死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安其業故雖

有舟輦無所乘之清淨無為不作煩華雖有甲

兵無所陳之無怨惡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去文

信無欺也甘其食甘其蔬食不美其服美其惡衣安

其居安其茅茨不樂其俗樂其質朴之鄰國相

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其

情欲

顯質第八十一

二〇二

二〇二 獨立

顯質

三〇二 鳴載書〇卅

一本無
使民重
死而不
遠徙八
字
舉一作
與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一曰有聖仁者。有德仁者。有義仁者。有禮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

信言不美。

信者如其實也。

美言不信。

滋美之言。

詞不信者飾。

善者不辯。

善者以道脩。

辯者不善。

二者字一本通作言。

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知者掘其山。木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知者

不博。

知者謂知道之士。

博者不知。

博者多見聞。

也。

真聖人。

不積。

聖人積德。

不積財。

有德既以爲人。

不積一作無積。

已愈有。

德化已愈有德。

既以與人。

已愈多。

財賄以

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

天之道利而不害。

萬物

一天之道一本無知字。

愛育之令長大。

聖人。

之道爲而不爭。

聖人法天

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蘇樂城曰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
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
全者往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
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
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
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
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
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
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

繇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
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
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
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
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
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

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

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人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

李宏甫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
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
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哉夫彼以
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
於不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
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
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
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

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况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

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

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

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已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乎、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繇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

自克也喜讀韓非之書

道德之流生禍也而

深有味於道德而爲

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

二



古今安亂是非存有道與無道之分別也然爲而
不爲者安者爲而不爲者而爲亂也不爲者不爲亂
道德經評註卷下

也其故何哉世者有不爲者存
乃亂其夫者安者而爲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憨山道德經解

自由出版社印行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脈。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搜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玩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卽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

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歎爲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尤以無爲爲宗極。性命爲真修。卽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真妄之途。雲泥自別。所謂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子曰。不然。鴉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蜂遊。都歸

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况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蜉蝣。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於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於吳門。以尙之者眾。故施不厭普矣。

三ノ系

老子傳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

音枯

縣厲

音賴

鄉曲仁里人也。姓

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亦云柱下

史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蓬累。簞笠也。首戴之而行。言無車蓋也。

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

網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

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尙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

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真。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眾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
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
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
真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隳形釋智。
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
破。人情一一覷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
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
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
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

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真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疏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將觀無觀。

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

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誠。身既修。以此施於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於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己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

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卽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卽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眾生麤細。我法

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卽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卽孔子之四病。尙乃麤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專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卽意必也。所遺之形，卽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己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卽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專於忘世，佛專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

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柰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

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力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

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
眾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眾生。方成佛道。又
曰。若能使一眾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
亦不疲厭。然所化眾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
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
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
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
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
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
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於中國。且要人人皆

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於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卽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眾生。愚意孔老卽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猫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

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眞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眞常之道。本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眞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旣強名曰道。是

則凡可名者皆假名耳。故非常名。此二句言道之體也。然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故爲天地之始。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此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爲萬物之母。此二句言道之用也。此下二句乃入道之工夫。常猶尋常也。欲猶要也。老子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微處。微猶邊際也。意謂全虛無之道體。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是則物物皆

道之全體所在。正謂一物一太極。是則只在日用目前。事事物物上。就要見道之實際。所遇無往而非道之所在。故莊子曰。道在稊稗。道在屎尿。如此深觀。纔見道之妙處。此二觀字最要緊。此兩者同。已下乃釋疑顯妙。老子因上說觀無觀有。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此兩者同意。謂我觀無。不是單單觀無。以觀虛無體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觀有。不是單單觀有。以觀萬物象上。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是則有無並觀。同是一體。故曰。此兩者同。恐人又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

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而異名。意謂虛無道體。既生出有形天地萬物。而有不能生有。必因無以生有。無不自無。因有以顯無。此乃有無相生。故二名不一。故曰出而異名。至此恐人又疑。既有無對待。則不成一體。如何謂之妙道。故釋之曰。同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深觀至此。豈不妙哉。老子又恐學人工夫到此。不能滌除玄覽。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

泯物無往而不妙。故曰眾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也。似此一段工夫。豈可以區區文字者也之乎。而盡之哉。此愚所謂須是靜工純熟。方見此中之妙耳。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釋前章可名非常名。以明世人居有爲之跡。虛

名不足尙。聖人處無爲之道。以御世功不朽而眞名常存之意也。意謂天下事物之理。若以大道而觀。本無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之跡。良由人不知道而起。分別取捨好尙之心。故有美惡之名耳。然天下之人。但知適己意者爲美。殊不知在我以爲美。自彼觀之。則又爲不美矣。譬如西施顰美。東施愛而效之。其醜益甚。此所謂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惡醜也。又如比干。天下皆知爲賢善也。紂執而殺之。後世效之以爲忠。殺身而不悔。此所謂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尙名之過也。是則善惡之名。因

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難易相成。物則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則音聲相和。行則前後相隨。此乃必然之勢。譬如世人以尺爲長。以寸爲短。假若積寸多於尺。則又名寸爲長。而尺爲短矣。凡物皆然。斯皆有爲之跡耳。凡可名者皆可去。此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足尙。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如天地以無心而生物。卽萬物皆往資焉。不以物多而故辭。雖生成萬物。而不以萬物爲己有。雖能生物。而不自恃其能。且四時

推移雖有成物之功。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其功。故至功不朽。不尙其名。故真名常存。聖人處無爲之道。亦由是也。蓋萬物作焉已下。皆是說天地之德。以比聖人之德。文意雙關。莊子釋此意極多。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言世人競有爲之跡。尙名好利嗜欲之害。教君人者治之之方。以釋上章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教之實效也。蓋尙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於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盜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爲盜。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可欲也。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然利假物也。人以隋珠爲重寶。以之投雀。則飛而去之。色妖態也。人以西施爲美色。麋鹿則見而驟之。名虛聲也。人以崇高爲貴名。許由則避而遠之。食爽味也。人

以太牢爲珍羞。海鳥則觴而悲之。是則財色名食本無可欲。而人欲之者。蓋由人心妄想思慮之過也。是以聖人之治。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此則拔本塞源。故曰虛其心。然後使民安飽自足。心無外慕。故曰實其腹。然而人心剛強好爭者。蓋因外物誘之而起奔競之志也。故小人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君子鷄鳴而起孳孳爲名。此強志也。然民旣安飽自足。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不可以聲色貨利外誘民心。則民自絕貪求。不起奔競之志。其志自弱。故曰弱其志。民旣無求。則使之以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故曰強其骨。如此則常使民不識不知。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而自然無欲矣。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縱然間有一二點滑之徒。雖知功利之可欲。亦不敢有妄爲攘奪之心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如上所言。乃不言之教。無爲之事也。人君苟能體此而行。以治天下。則天下無不治者矣。故結之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老子文法極古。然察其微意。蓋多述古。或述其行事。或述其文辭。似此爲無爲則無不治。乃述上古聖人之行事者。至若是謂等語。皆引古語以證

今意或以己意而釋古語者。且其文法機軸全在結句。是一篇主意。蓋結句卽題目也。讀者知此。則思過半矣。至其句法。有一字一句。二字一句。三字一句者。極多。人不知此。都連牽讀去。不但不得老子立言之妙。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讚道之體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沖。虛也。盈。充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猶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

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盈。道體淵深寂漠。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爲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爲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或似皆不定之辭。老子恐人將言語爲實。不肯離言體道。故以此等疑辭以遣其執耳。銳卽剛勇精銳。謂人剛銳之志。勇銳之氣。精銳之智。此皆無物可挫。唯有道者能挫之。故曰挫其銳。如子房之博浪。其剛勇可知。大索天下而不得。其精銳可知。此其無可挫之者。唯見挫於圯上老人一草履耳。由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卒以無事取天下。吾意自

莊周以下而功名之士得老氏之精者。唯子房一人而已。以此較之。周善體而良善用。方朔得之。則流爲詭矣。其他何足以知之。紛謂是非紛擾。卽百氏眾口之辨也。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此皆無人解之者。唯有道者。以不言之辨而解之。所謂大辨若訥。以道本無言。而是非自泯。故曰解其紛和。混融也。光智識銜耀於外。卽所謂飾智驚愚。修身明汗者是也。唯有道者。韜光內照。光而不耀。所謂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故曰和其光與俗混一而不分。正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

我以馬以馬應之。故曰同其塵。然其道妙用如此。變化無方。而其體則湛然不動。雖用而無迹。故曰湛兮或存。要妙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故曰吾不知誰之子。且而不是有形之物。或象帝之先。即天帝象。或似也。愚謂此章讚道體用之妙。且兼人而釋者。蓋老子凡言道妙。全是述自己胸中受用境界。故愚亦兼人而解之。欲學者知此。可以體認做工夫。方見老子妙處。字字皆有指歸。庶不爲虛無孟浪之談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言天地之道以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忘言而體玄也。仁好生愛物之心。芻狗乃縛芻爲狗以用祭祀者。且天地聖人皆有好生愛物之仁。而今言不仁者。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不是有心要生。蓋由一氣當生。不得不生。故雖生而不有。譬如芻狗。本無用之物。而祭者當用。不得不用。雖用而本非有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雖是愛養百姓。不是有心要愛。蓋由同體當愛。不得不

愛雖愛而無心。譬如蒟狗雖虛假之物而尸之者當重。不得不重。雖重而知終無用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蒟狗。猶似也。橐卽皮鞴。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卽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屈枉已從人之意。動猶感觸也。謂橐籥二物其體至虛而有用。未嘗恃巧而好爲。故用不爲伸。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亦不自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且人不用則已。若用之則觸動其機。任其造作而不休。故曰動而愈出。然道在天地則生生而不已。道在聖人則旣已爲人已愈有。旣已與人已愈多。大道之妙如

此惜乎談道者不知虛無自然之妙。方且眾口之
辨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故曰多言數窮。不若忘
言以體玄。故曰不若守中。蓋守中卽進道之功夫
也。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繇繇若
存用之不勤。

此言道體常存。以釋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
意也。谷虛而能應者。以譬道體至虛。靈妙而不可
測。亘古今而長存。故曰谷神不死。且能生天生地。
萬物生生而不已。故曰是謂玄牝。牝物之雌者。卽

所謂萬物之母也。門卽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不絕之意。謂此道體至幽至微。縣。縣。而不絕。故曰若存。愈動而愈出。用之不竭。故曰不勤。凡有心要作。謂之勤。蓋道體至虛無心而應用。故不勤耳。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

也。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以爲久長計，殊不知有我之私者，皆不能長久也。何物長久？唯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不私其身，以先人，故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卽身存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言此，乃審問之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返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長久之有。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言不爭之德。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不可。唯處於下。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唯聖人處之。故曰處眾人之惡。故幾於道。幾近也。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與猶

相與。謂與物相與。無往而非仁愛之心。故曰與善
仁。言無不誠。故曰善信。爲政不爭。則行其所無事。
故善治。爲事不爭。則事無不理。故曰善能。不爭。則
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不爭之德。
如此。則無人怨。無鬼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

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誠人當知止可也。持
而盈之。不如其已者。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

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爲高。故不如其已。倘一旦禍及其身。悔之不及。卽若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蓋恃善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此之謂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者。揣。揣摩。銳。精其智思。如蘇張善揣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益其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畢竟不可長保。如蘇張縱橫之

術彼此相爭。不旋踵而身死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如此不知止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縱然位極人臣而驕。秦以取禍。乃自遺其咎。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人殊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獨不見四時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乃得天之道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
玄妙之德也。載。乘也。營。舊註爲魂。楚辭云。魂識路
之營營。蓋營營猶言惺惺。擾動貌。然魂動而魄靜。
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故動則乘魂。
營營而亂想。靜則乘魄。昧昧而昏沈。是皆不能抱
一也。故楞嚴曰。精神魂魄。遞相離合。是也。今抱一
者。謂魂魄兩載。使合而不離也。魂與魄合。則動而
常靜。雖惺惺而不亂想。魄與魂合。雖靜而常動。雖
寂寂而不昏沈。道若如此。常常抱一而不離。則動
靜不異。寤寐一如。老子審問學者做工夫能如此。

乎乎者。責問之辭。專氣致柔。專如專城之專。謂制也。然人賴氣而有生。以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爲心。氣隨心行。故心妄動則氣益剛。氣剛而心益動。所謂氣壹則動志。學道工夫。先制其氣。不使妄動。以薰心。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到此。則怒出於不怒矣。如嬰兒號而不嗔也。故老子審問其人之工夫。能如此乎。滌除玄覽。玄覽者。謂前抱一專氣工夫。做到純熟。自得玄妙之境也。若將此境覽在胸中。執之而不化。則返爲至道之病。只須將此亦須洗滌淨盡無餘。以至

於忘心絕迹方爲造道之極。老子審問能如此乎。此三句乃入道工夫。得道之體也。老子意謂道體雖是精明。不知用上何如。若在上無迹方爲道妙。故向下審問其用。然愛民治國乃道之緒餘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愛民治國可無爲而治。老子審問能無爲乎。若不能無爲還是不能忘迹。雖妙而不妙也。天門指天機而言。開闔猶言出入應用之意。雌物之陰者。蓋陽施而陰受乃畱藏之意。蓋門有虛通出入之意。而人心之虛靈所以應事。

接物莫不由此天機發動。蓋常人應物由心不虛。凡事有所畱藏。故心日茆塞。莊子謂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言心不虛也。然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所謂應而不藏。此所謂天門開闔而無雌也。老子審問做工夫者。能如此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於外。銜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而不自有其知。謂含光內照。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老子問人能如此乎。然而學道工夫做到如此。體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造道之極。其德至

妙可以合乎天地之德矣。且天地之德。生之畜之。雖生而不有。雖爲不恃。雖長而不宰。聖人之德如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空。以此爲譬。譬

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
無大道亦似人之有形。而人皆知人有用而不知
用在虛。靈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
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爲
利。無之以爲用。利猶濟也。老氏之學。要卽有以觀
無。若卽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
宗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
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亦本無可欲。人以爲可欲而貪愛之。故眼則流逸奔色。而失其正見。故盲耳則流逸奔聲。而失其真聞。故聾舌則流逸奔味。而失其真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逐於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所謂利令智昏。是皆以物欲喪心。貪得而無厭者也。聖人知物欲之爲害。雖居五欲之中。而修離欲之行。知量知足。如偃鼠飲河。不過實腹而已。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諺語有之。羅綺千箱。不過一暖。

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其餘皆爲榮觀而已。故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去貪欲之害。而修離欲之行。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寵辱若驚者。望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爲榮。卻不

知寵乃是辱。以其若驚。驚心不安貌。貴大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卽君相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爲樂。卻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謂身爲苦本。貴爲禍根。言必不可免也。此二句立定。向下徵而釋之。曰。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寵爲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倖之人。君愛之。以爲寵也。雖卮酒鸞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噉之。將以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爲下。且而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也。患失之。是則

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其所以寵是辱也。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眾患之本。既有此身。則飢寒病苦。死生大患。眾苦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謫。冰炭攻心。眾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筆乘引。

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蓋言貴爲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爲卿相者之患。老子言。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然且世人不知貴爲大患。返以爲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不以爲己顯。雖處其位。但思道濟蒼生。不以爲己榮。此則貴爲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

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是貪位慕
祿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
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
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爲君。則無爲而治。以此爲
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
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
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言大道體虛。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夷。無色也。故視之不可見。希。無聲也。故聽之不可聞。微。無相也。故搏之不可得。搏。取之也。此三者。雖有此名。其實不可致詰。致詰。猶言思議。由其道體混融而不可分。故爲一。其上日月不足以增其明。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不能以昏其體。故不昧。繩繩。猶緜緜不絕之意。謂道體雖緜緜不絕。其實不可名言。畢竟至虛。雖生而不有。故

復歸於無物。杳冥之內。而至精存焉。故曰無狀之
狀。恍惚之中。而似有物焉。故曰無象之象。是謂惚
恍。此正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耳。由其此
體前觀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後觀無終。故隨之
不見其後。此乃古始之道也。上皆歷言大道之妙。
下言得道之人。然聖人所以爲聖人者。蓋執此妙
道以御世。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吾人有能
知此古始之道者。卽是道統所係也。故曰能知古
始。是謂道紀。紀綱紀。謂統緒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

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此言聖人體道深玄。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則故有常存也。莊子謂嗜欲深者。天機淺。蓋今世俗之人。以利欲熏心。故形氣穢濁。麤鄙固執。而不化。不得微妙玄通。故天機淺露。極爲易見。殆非有道氣象。皆是不善爲士也。老子因謂古之善爲士者。不淺露。易見。乃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

識最難形容。特強爲之形容耳。然形容其行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冬涉川。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此乃從容不迫之意。其威儀也。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客。謂謙退不敢直前。其氣也。渙若冰將釋。莊子謂暖然似春。又云冰解凍釋。謂其氣融和。使可親愛之意。其外貌也。敦兮其若樸。敦。敦厚。樸。無文飾也。其中心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也。外體敦厚樸素。而中心空虛寂定也。其迹也。渾兮其若濁。渾。與混同。謂和光同塵也。蓋有道士。心空無著。故行動威

儀氣象體段。胸次悠然。微妙玄通之若此。所謂孔
德之容。惟道是從。故可觀而不可識。世俗之人。以
功名利祿交錯於前。故形氣穢濁而不可觀。老子
因而愍之曰。孰能於此濁亂之中。恬退自養。靜定
持心。久而徐清之耶。蓋心水汨昏。以靜定治之。
則清。所謂如澄濁水。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
伏。客塵煩惱不能頓了。故曰徐清。人皆競進於功
利之間。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久久待時而後生
耶。生乃發動。謂應用也。卽聖人迫不得已而後應
之意。筆乘謂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

耳。若言徐動徐應，則不叶矣。老子嗟歎至此，乃教之以守道之方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也。欲盈，乃貪得無厭，不知止足之意。謂世人但知汨汨於嗜欲，貪得不足，殊不知天道忌盛，滿則溢矣。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後乃結示知足常足之意曰：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敝故敝。物之舊者，謂之敝。凡物舊者，最持久，能奈風霜磨折而新成者，雖一時鮮明，不久便見損壞。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雖一時榮觀快意，一旦禍及，則連本有皆失之矣。惟有道者，善知止足，雖

無新成之名利。而在於我。故有現成之物。則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故曰。能敝不新成。觀子房請畱辟穀之事。可謂能敝不新成者。此余所謂子房得老之用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致虛極。守靜篤者。致謂推致推窮之意。虛謂外物

本來不有。靜謂心體本來不動。世人不知外物本來不有。而妄以爲實。故逐物牽心。其心擾擾妄動。火馳而不返。見利亡形。見得亡真。故競進而不休。所以不能保此道也。今學道工夫。先要推窮目前萬物。本來不有。則一切聲色貨利。當體全是虛假。不實之事。如此推窮。縱有亦無。一切既是虛假。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既不見可欲。則心自然不亂。而永絕貪求。心閒無事。如此守靜。可謂篤矣。故致虛要極。守靜要篤也。老子旣勉人如此做工夫。恐人不信。乃自出己意曰。我之工夫亦無他術。唯只

是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如此而已。並作猶言並列於前也。然此目前萬物本來不有。蓋從無以生有。雖千態萬狀。並列於前。我只觀得當體全無。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謂心不妄動也。向下又自解之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畢竟歸無。故云各歸其根。根謂根本元無也。物既本無。則心亦不有。是則物我兩忘。寂然不動。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乃當人之自性。賴而有生者。然人雖有形。而形本無形。能見無形。則不獨忘世。抑且忘身。身世兩忘。則自復矣。故云。

靜曰復命。性乃真常之道也。故云復命曰常。人能返觀內照。知此真常妙性。纔謂之明。故云知常曰明。由人不知此性。故逐物忘生。貪欲無厭。以取戕生。傷性忘身。敗家之禍。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人若知此真常之道。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心自然包含天地萬物。故曰知常容。人心苟能廣大如此。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心廓然大公。則全不見有我之私。故曰容乃公。此真常大道。人若得之於內。則爲聖。施之於外。則爲王。故曰公乃王。王乃法天行事。合乎天心。故曰王乃天。天法道。合乎自然。

故曰天乃道。與天地參。故曰道乃久。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殆盡也。且此真常之道。備在於我。而人不知返。乃亡身殉物。嗜欲而不返。豈不謬哉。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故欺僞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復太古之治也。太上下知有之者。謂上古洪荒之世。其民渾然。

無僞與道爲一。全不知有。旣而混沌日鑿。與道爲二。故知有之。是時雖知有。猶未離道。故知而不親。其世再下。民去道漸疏。始有親之之意。是時雖知道之可親。但親於道。而人欲未流。尙無是非毀譽之事。其世再下。而人欲橫流。盜賊之行日生。故有桀跖之非毀。堯舜之是譽。是時雖譽。猶且自信而不畏。其世再下。而人欲固蔽。去道益遠。而人皆畏道之難親。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方從心。卽顏子好學。不過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可見爲道之難。而人多畏難而苟安也。是時雖

畏猶知道之不敢輕侮。其世再下則人皆畔道而行。但以功名利祿爲重。全然不信有此道矣。老子言及至此。乃歎之曰。此無他。蓋由在上者自信。此道不足。故在下者不信之耳。然民旣已不信矣。而在上者就當身體力行。無爲之道。以啟民信。清淨自正。杜民盜賊之心可也。不能如此。見民奸盜日作。猶且多彰法令。禁民爲非。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爲重。愈責愈不信矣。豈不謬哉。故曰。猶兮其貴言。貴重也。此上乃歷言世道愈流愈下。此下乃想復太古無爲之治。曰。斯皆有爲之害也。安得太古無

爲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使其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人功成事遂。而皆曰我自然耶。蓋老氏之學。以內聖外王爲主。故其言多責爲君人者。不能清淨自正。啟民盜賊之心。苟能體而行之。真可復太古之治。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之之意也。大道無心愛物。而物物各得其所。仁義則有心愛物。卽有親疏區別之分。故曰大道廢。有仁

義智慧。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卽禮樂權衡斗斛。法令之事。然上古不識不知。而民自樸素。及乎中古。民情日鑿。而治天下者。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殊不知智巧一出。而民則因法作奸。故曰智慧出。有大僞。上古雖無孝慈之名。而父子之情自足。及乎衰世之道。爲父不慈者眾。故立慈以規天下之。父爲子不孝者眾。故立孝以教天下之子。是則孝慈之名。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蓋忠臣以諫人主得名。上古之世。君道無爲。而天下自治。臣道未嘗不忠。而亦未嘗以忠立名。及乎衰世。人君荒淫無

度雖有爲而不足以治天下。故臣有殺身諫諍。不足以盡其忠者。是則忠臣之名。因國家昏亂而有也。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思復太古之治。殆非憤世勵俗之談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將謂百姓不利。乃爲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將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

民情日鑿。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竊以爲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旣竊以爲亂。反爲民害。棄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樂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且仁義本爲不孝不慈者勸。今旣竊之以爲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卽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况其人爲物之靈乎。且智巧本爲安天下。今旣竊爲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然聖智仁義智巧之事。

皆非樸素。乃所以文飾天下也。今皆去之。似乎於
文則不足。於樸素則有餘。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
之道。故逐逐於外物。故多思多欲。今既去華取實。
故令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
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若知老子此中
道理。只以莊子馬蹄豚篋作註解。自是超足。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膠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此承前二章言聖智之爲害。不但不可用。且亦不可學也。然世俗無智之人。要學智巧仁義之事。既學於已。將行其志。則勞神焦思。汲汲功利。盡力於智巧之間。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又何所求。是則有學則有憂。絕學則無憂矣。然聖人雖絕學。非是無智。但智包天地而不用。順物忘懷。澹然無欲。故無憂。世人無智而好用。逐物忘道。汨汨於

欲故多憂耳。斯則憂與無憂端在用智不用智之間而已。相去不遠。譬夫唯之與阿。皆應人之聲也。相去能幾何哉。以唯敬而阿慢。憂與無憂皆應物之心也。而聖凡相隔。善惡相反。果何如哉。此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老子言及至此。恐世俗將謂絕學便是魯然無知。故曉之曰。然雖聖人絕學。不是魯然無知。其實未嘗不學也。但世俗以增長知見。日益智巧。馳騁物欲。以爲學。聖人以泯絕知見。忘情去智。遠物離欲。以爲學耳。且夫聲色貨利。皆傷生害道之物。世人應當可畏者。我則不可不

畏懼而遠之。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苟不知畏，
汨沒於此荒淫無度，其害非細。故曰荒兮其未央
哉。央盡也。由是觀之，世人以增益知見爲學，聖人
以損情絕欲爲學，所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
又損，以至於無爲耳。眾人忘道逐物，故汨汨於物
欲之間，酷嗜無厭，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爲至
美。方且榮觀不休，如登春臺之望，以爲至樂。老子
謂我獨離物向道，泊於物欲未萌之前，不識不知，
超然無欲，故曰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兆念之初萌也。嬰兒乃無心識愛惡之譬，孩猶骸

骨之骸。未骸。所謂骨弱筋柔。乃至柔之譬。眾人見物可欲。故其心執著而不捨。老子謂我心無欲了。無繫累。泛然應物。虛心遊世。若不繫之舟。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猶泛泛也。眾人智巧多方。貪得無厭。故曰有餘。我獨忘形去智。故曰若遺。遺猶忘失也。然我無知無我。豈真愚人之心也哉。但只渾渾沌沌。不與物辨。如此而已。故眾人昭昭而我獨若昏。昭昭謂智巧現於外也。俗人察察而我獨悶悶。察察卽俗謂分星擘兩。絲毫不饒人之意。昏昏悶悶。皆無知貌。我心如此。澹然虛明。若海之空。

闊不可涯量。颺然無著。若長風之御太虛。眾人皆自恃聰明知見。各有所以。以猶自恃也。我獨無知。無欲。頑而且鄙。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謂之母。所生者。謂之子。且此母字。不可作有名萬物之母的母字。此指虛無大道。能生天地萬物。是以道爲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眾人背道逐物。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體道。故獨求食於母。此正絕學之學。聖人如此。所以憂患不能入也。前章絕聖棄智。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學無憂。乃無學之學。

後章孔德之容一章乃無形名之形名耳。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孔猶盛也。謂道本無形而有道之士。和氣集於中。英華發現於外。而爲盛德之容。且此德容皆從道體所發。卽是道之形容也。故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然此道體本自無形。又無一定之象可見。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

惚恍惚謂似有若無不可定指之意。然且無象之中似有物象存焉。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體至深至幽不可窺測。且此幽深杳冥之中而有至精無妄之體存焉。故曰杳兮冥。其物恒初中有精其精甚真。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真精色不沈發現幽祕。此則名爲識陰區宇也。學者應知。然此識體雖是無形而於六根門頭應用不失其時。故曰其中有信。此上皆無形之形。下言無名之名。謂世間眾美之名自外來者皆是假名無實。故其名易去。惟此道體有實有名。故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眾甫也。閱猶經歷。甫美也。謂眾美皆具。是以聖人功流萬世而名不朽者。以其皆從至道體中流出故耳。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皆從人欲中來。故其功亦朽。而名亦安在哉。唯有道者。不期於功而功自大。不期於名而名不朽。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外有盛德之容。眾美皆具。惟自道中而發也。故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眾美皆具者。蓋由虛心體道。與物無競。故眾德交歸也。曲。委曲。卽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謂聖人委曲以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人不得其所。譬如陽春發育萬物。雖草芥毫芒。春氣無不充足。若纖毫不到。則春氣不全。聖人之於人。無所不至。苟不曲盡其誠。則其德不全矣。故曰曲則全。枉則直者。屈己從人曰枉。直伸也。謂聖人道高德盛。則大有徑庭。不近人情。若不屈己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波。則人不信。

人不信。則道不伸。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則直。窪則盈者。眾水所聚。地之最下者曰窪。譬如江海。最爲窪下。故萬派皆歸。而聖人之心至虛至下。故眾德交歸。德無不備。故曰窪則盈。敝則新者。衣之汙損曰敝。不敝則不浣濯。不見其新。以其敝乃新耳。以譬聖人忘形去智。日損其知見。遠其物欲。洗心退藏於密。欲不敝。則道不新。故曰敝則新。聖人忘知絕學。專心於一。故於道有得。故曰少則得。世人多知多見。於道轉失。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因愍世人以多方喪道。故抱一爲天下學道之式。式法

也。智巧銜耀於外曰見。自見者不明。故不自見。乃爲明耳。執己爲必當曰是。自是者不彰。故不自是。乃彰耳。彰者盛德顯於外也。誇功曰伐。自伐者無功。故不自伐。乃有功耳。司馬遷嘗謂韓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勲。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矣。意蓋出此。恃己之能曰矜。長才能也。自矜者不長。不自矜者乃長耳。此上四不字皆不爭之德也。惟聖人有之。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由其聖人委曲如此。故萬德交歸。衆美備具。故引古語以證之曰。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此章言聖人忘言體道與時俱化也。希少也。希言猶寡言也。以前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由其勉強好辨。去道轉遠。不能合乎自然。惟希言者合乎自然耳。向下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比好辨。

者之不能久。然好辨者。蓋出憤激不平之氣。如飄風驟雨。亦乃天地不平之氣。非不迅激於人。特無終朝之久。且天地不平之氣。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此甚言辨之不足恃也。蓋好辨者。只爲信道不篤。不能從事於道。未得玄同故耳。惟聖人從事於道。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故在於有道者則同。於道在於有德者則同。於德失者。指世俗無道德者。謂至於世俗庸人。亦同於俗。卽所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我以馬。以馬應之。無可不可。且同於道德。固樂得之。卽同於世俗。亦樂而自得。此無他。

蓋自信之真。雖不言。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且好辨之徒。嘵嘵多言。強聒而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行作物形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此承前章言好辨者不能持久。猶如跂跨之人不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也。跂足根不著地也。跨闊步而行也。蓋跂者止知要强。高出人一頭。故舉踵而立。殊不知舉踵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强。先出

人一步。故闊步而行。殊不知跨步不能長行。以其
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爲向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
之譬喻耳。自見。謂自逞己見。自是。謂偏執己是。此
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誇其功。自
矜。謂自恃其能。此皆好勝強梁之人。不但無功。而
且速於取死。然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
如食之餘。如形之贅。皆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
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
能合乎自然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己見己是爲得。曾不知
大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
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
耳。渾渾淪淪。無有絲毫縫隙。故曰混成。未有天地
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且無聲不可聞。無色不
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故

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
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
可以爲天下母。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
何物。故曰吾不知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強名之
曰大道耳。向下釋其大字。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
是大小之大。乃是絕無邊表之大。往而窮之。無有
盡處。故云大曰逝。向下又釋逝字。逝者遠而無所
至極也。故云逝曰遠。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色。非
耳目之所到。故云遠曰反。反謂反一絕跡。道之極
處。名亦不立。此道之所以爲大也。然此大道能生

天生地。神鬼神王。是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大。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而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道固爲大。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方爲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自然。且而大道之妙。如此廣大精微。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自見自是以爲得哉。此其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耳。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誠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輕字指身外之物。卽功名富貴。靜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慾之情。意謂身爲生本。固當重者。彼功名利祿聲色貨利。乃身外之物。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故重爲輕之根。性爲形本。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甘心物慾。出於好尚之情者。彼必由性而發。故靜爲躁之君。世人不知

輕重故忘身徇物。戕生於名利之間。不達動靜。故傷性失真。馳情於嗜慾之境。惟聖人不然。雖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輜重。兵車所載糧食者也。兵行而糧食在後。乃大軍之司命。雖千里遠行。深入敵國。戒其擄掠。三軍不致鼓躁。以取敗者。賴其所保輜重也。聖人遊行生死畏途。不因貪位慕祿。馳情物慾。而取戕生傷性之害者。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爲重也。故曰。不離輜重。縱使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榮觀。但恬澹燕處。超然物慾之表。此其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也。奈何後之人主。沈暝荒淫於聲色貨

利之間。戕生傷性而不悟。是以物爲重而身爲輕也。故曰身輕天下。奈何者。怪歎之詞。物重則損生。故曰輕則失根。慾極則傷性。故曰躁則失君。君謂性也。莊子養生讓王。蓋釋此篇之意。子由本云輕則失臣。然臣字蓋亦指身而言。齊物以身爲臣妾。以性爲真君。源出於此。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

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轍迹猶言痕迹。世人皆以人我對待動與物競。彼此不忘。故有痕迹。聖人虛已遊世。不與物忤。任物之自然。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彼此兼忘。此行之善者。故無轍迹。瑕謫謂是非辨別。指瑕謫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因人之言。然。然。不然。不然。可。可。不可。不可。未嘗堅白同異。此言之善者。故無瑕謫。籌策謂揣摩進退。算計得失利害之意。聖人無心御世。迫不得已而後應。曾無得失之心。然死生無變於己。

而況利害之端乎。此計之善者。故不用籌策。關鍵。閉門之具。猶言機關也。世人以巧設機關。籠羅一世。將謂機密而不可破。殊不知能設之。亦有能破之者。歷觀古之機詐相尙之士。造爲勝負者。皆可破者也。唯聖人忘機待物。在宥羣生。然以道爲密。不設網羅。而物無所逃。此閉之善者。所謂天下莫能破。故無關鍵而不可開。繩約。謂繫屬之意。世人有心施恩。要以結屬人心。殊不知有可屬。亦有可解。然有心之德。使人雖感而易忘。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聖人大仁不仁。利澤施乎一世。而不爲己。

功且無望報之心。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此結之善者。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無不可化之人。有教無類。故無棄人。無不可爲之事物。各有理。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應用。初無難者。不過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耳。故曰襲明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劃然已解。意出於此。觀畱侯躡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救者也。其他孰能與之。故世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由其飾。

智矜愚。修身明汙。故皆知師之可貴。擇類而教。樂得而育。故皆知資之可愛。若夫聖人爲舉世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育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雖在智者。猶太迷而不知。况淺識乎。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長。故大制不割。

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爲難。而以守道爲要妙也。古德云。學道悟之爲難。旣悟守之爲難。然行道之妙。實出於守道之要耳。蓋此中知字。卽悟也。知雄守雌者。物無與敵。謂之雄。柔伏處下。謂之雌。谿乃窠下之地。眾水所歸之處也。嬰兒者。柔和之至也。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然氣雖勝物。物有以敵之。而道超萬物。物無與敵者。故謂之雄。聖人氣與道合。心超物表。無物與敵。而能順物委蛇。與時俱化。不與物競。故曰知其雄。守

其雌由守其雌故眾德交歸如水之就下故爲天下谿也。由乎處下如谿故但受而不拒應而不藏流潤而不竭故曰常德不離以入物而物不知如嬰兒終日號而嗔不嗔和之至也以能勝物而不傷故曰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者白謂昭然明白智無不知之意黑昏悶無知之貌式謂法則忒差謬也。謂聖人智包天地明並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由其真知而不用其知故無強知之過謬故可爲天下式。然強知則有謬謬則有所不知既有所不知

則知不極矣。今知既無謬。則知無不極。故曰復歸於無極。知榮守辱者。榮乃光榮貴高。辱乃汙辱賤下。谷乃虛而能應者也。樸。謂樸素。乃木之未雕斲也。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汙辱賤下。蒙恥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由其虛。故常德乃足。德自足於中。則不緣飾於外。故復歸於樸素也。以虛而能應物。故樸散則爲器。聖人以此應運出世。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

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之意。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吶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爲官爲長。當任無爲無事。而不可有爲太過也。由上章云。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老子因而誠之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爲之。而有心爲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

主之。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故曰不可爲也。而爲之者必反敗之。縱爲而得之亦不可執爲己有。而執之者必反失之。故如強秦力能併吞六國。混一天下。是爲之也。且誓云一世以至萬世。是執之也。故不旋踵而敗。二世而亡。豈非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之驗歟。然而所以敗之失之者以其所處過甚。而奢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或復隨而在後。或响而煖。或反吹而寒。或強而壯。或又尪羸而弱。或正載而成。或卽隳頽而毀。此何以故。是皆用力過甚。而奢

泰之極也。此皆聖人所不處。故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不爲已甚。故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凡以兵強者。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必蹂踐民物。無不殘掠。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傷和氣。故五穀疵癘。而年歲凶。此必

然之勢也。然於濟弱扶傾除暴救民。蓋有不得不
用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已者。休也。止也。
果。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休。謂但可了事。令其平
服便休。不敢以此常取強焉。縱能了事。而亦不可
自矜其能。亦不可自伐其功。亦不可驕恃其氣。到
底若出不得已。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取強
者。速敗之道。且物壯甚則易老。況兵強乎。凡物恃
其強壯而過動者。必易傷。如世人恃強而用力過
者。必夭死於力。恃壯而過於酒色者。必夭死於酒
色。蓋傷元氣也。元氣傷則死之速。兵強亦然。故曰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者絕也。又已者止也。言既知其爲不道。則當速止而不可再爲也。亦通。孟子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有聞於此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承上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尙。

也。佳兵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必甘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故爲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何以知其然耶。觀夫君子所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以右爲貴。然右乃凶地。由是而知兵者。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老子誠曰。當以恬淡爲上。恬淡者。言其心和平。不以功利爲美。而厭飽之意。旣無貪。

功欲利之心。則雖勝而不以爲美。縱不貪功利而若以勝爲美者。亦是甘心樂於殺人。夫樂於殺人者。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所謂物或惡之也。若使此輩得志於天下。將爲殘害而無涯量矣。且世之吉事必尙左。凶事則尙右。凶事謂喪事也。所以用兵則貴右。言其可哀也。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以上將軍居右者。蓋上將軍司殺之重者。言居上勢者。則當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眾多。則當以悲哀泣之。卽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卽不得已而處之也。上二章通言人臣不

能以道佐人主而返以兵爲强者。故切誡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
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
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此承上章不以兵强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爲。
則萬物賓而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
無窮也。常者終古不變之義。凡有名者必遷變。道
之所以不變者。以其無名也。故曰道常無名。樸乃
無名之譬。木之未制成器者。謂之樸。若制而成器。

則有名矣。小猶眇。小謂不足視也。且如合抱之材。智者所不顧。若取徑寸以爲冠。則愚者亦尊焉。是以名爲大。而以無名爲小。甚言世人貴名。槩以樸爲不足視。故以道曰樸。曰小也。然道雖樸小。而爲天地萬物之本。卽愚夫愚婦。而亦知所尊。故曰天下不敢臣。但侯王不能守耳。藉使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然賓服矣。奚假兵力哉。然兵者凶器。未必賓服一國。且上千和氣。必有凶年。若以道服之。不但萬物來賓。抑且和氣致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兵來未必盡和民人。若以道宥之。則民莫之令而

自然均調。各遂其生。無名之樸。利濟如此。惜乎侯
王不能守之善用耳。若散樸爲器。始制則有名矣。
始猶方纔也。謂樸本無名。方纔制作。則有名生焉。
且從無名而有名。既有名而名又有名。將不知其
所止矣。莊子所謂從有適有。巧歷不能得。故曰名
亦既有。而殉名者愈流愈下。遂末忘本。不知其返
矣。故老子戒之曰。夫名者不可馳騖而不返。亦將
知止而自足。苟不知止足。則危殆而不安。知止所
以不殆也。由是而知道在天下。爲萬物之宗。流潤
無窮。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然江海所以流潤於川

谷川谷無不歸宗於江海。以譬道散於萬物。萬物莫不賓服於大道。此自然之勢也。意明侯王若能守其效神速如此。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因上言侯王當守道無爲。故此教以守之之要也。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瑕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雖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辨宏大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矜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斂。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卽縱適其欲。亦將憂而

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鷦鷯偃鼠。藜藿不
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志好過於人
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所者如
北辰居其所之所。又故有之義。蓋言其性也。孟子
曰。性者故而已矣。世人貪欲勞形。冀立久長之業。
殊不知戕生傷性。旋踵而滅亡。誰能久哉。惟抱道
凝神而復於性真者。德光終古。澤流無窮。此所謂
不失其所者久也。世人嗜味養生。以希壽考。殊不
知厚味腐腸。氣憊速死。誰見其壽哉。惟養性復真
形化而性常存。入於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

者壽也。老子意謂道大無垠，人欲守之，莫知其向
往。苟能知斯數者，去彼取此，可以入道矣。侯王知
此，果能自知自勝，知足強行，適足以全性復真，將
與天地終窮，不止賓萬物，調人民而已。又豈肯以
蝸角相爭，以至戕生傷性者哉。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為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

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

前侯王能守之效也。汜者虛而無著之意。以道大無方。體虛而無繫著。故其應用無所不至。故曰其可左右。以體虛無物。故生物而不辭。以本無我。但任物自生。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已有以與物同體。故雖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其體所以眞常者。以其至淡無味。無可欲也。由無可欲。故不足視。似可名於小。若夫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則可名爲大矣。然小大因物以名之。道豈然耶。是以聖人忘形釋智。圖於至細。志與道合。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若夫侯王專務於大。豈能成其大哉。言外之教亦深切。

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眾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故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泰。此所謂萬物賓。

而天地合。人民和。故聖人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也。前云道之所以常者。以其淡然無味。無可欲也。若夫樂之於耳。餌之於口。皆有味而可欲者。若張之於途。雖過客亦止之。然雖暫止。而不能久留。以其用之有盡。蓋不常也。若夫道之出口。則淡乎無味。不若餌之可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不若樂之可欲。此可名於小。然而其體真常。故用之不可既。既盡也。故可名爲大。此大象之譬。以譬人君苟能執大象以御天下。恬淡無爲。雖無聲色以悅天下之耳目。無貨利以悅天下之心志。而天下歸。

往樂推而不厭。此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也。如此用之。豈有盡耶。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言物勢之自然。而人不能察。教人當以柔弱自處也。天下之物。勢極則反。譬夫日之將昃。必盛赫。月之將缺。必極盈。燈之將滅。必熾明。斯皆物勢之自然也。故固張者。翕之象也。固強者。弱之萌也。固興者。廢之機也。固與者。奪之兆也。天時人事。物理。

自然。第人所遇而不測識。故曰微明。斯蓋柔弱勝剛強之義耳。譬夫淵爲魚之利處。但可潛形而不脫。脫則塊然無能爲。柔弱爲國之利器。人主但可恭默自處。不可揭示於人。示人則致敵而招侮。將返見其不利也。夫是之謂微明。世之觀此章。皆謂老子用機智。大非本指。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是已。殆非機智之端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教人君乘流救弊之意也。以其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故侯王但能守之者。而萬物不期化而自化矣。此言守道之效。神速如此。然理極則弊生。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久而信衰。情鑿。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若施之以有名。則不濟耳。然無名之樸。雖能窒欲。若執此而不化。又將爲動源矣。譬夫以藥治病。病去而藥不忘。則執藥成病。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此亦不欲。則可專以靜而制羣動。無敢作者。故云天

下將自正。自正者。謂不待正而自正矣。鎮猶也。如石壓草。非不生也。蓋以無名之樸鎮壓之而已。若欲樸之心。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其機自息。機息則心定。而天下自正矣。故雖無名之樸。可用而不可執。况有名乎。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文不才

二

三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
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言世降道衰。失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所言

道乃萬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爲體而德爲用。故道尊無名。德重無爲。故道言有無。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上德者。謂上古聖人與道冥一。與物同體。雖使物各遂生。而不自有其德。以無心於德。故德被羣生。終古不忘。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謂中古以下。不知有道。但知有德。故德出於有心。自不能忘。且有責報之心。物難感而易忘。故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失忘也。以恃也。然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德出無爲。功成事遂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德出有

心而又矜功恃爲故云有以爲由是觀之道無真
僞而德則有真有僞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
下衰上德不稱而下德爲尊於是始有仁義之名
然仁義皆出於下德故皆不免有心爲之但上仁
雖爲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上義則恃之矣
故云有以爲且仁義上者爲真三王是已下則爲
假五霸是已故不足言此又下衰仁義之下則禮
爲上矣禮則但以虛名相尙不復知有仁義故上
禮爲之有莫之應者如孔子作春秋雖正名分而
卒莫能正此莫之應也不唯不應且將攘臂而仍

之。此五霸之餘戰國之習也。且彼既不知仁義。則必相因而報復之矣。仍相因之意。又復也。此所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其德下衰。至此已極。聖人亦無可爲天下之具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禮乃忠信之薄。爲亂之首也。所以愈流愈下者。乃用智之過也。前識猶言蚤智。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然蚤智在孔子。則爲周身之防。所謂明哲保身之意。其次則如范蠡樂毅之儔。以爲避名全節之計。又其次則爲儀秦縱橫遊說之流矣。然在聖人。則謂之權。在

樂范則謂之好高而務名。名者實之賓。故謂道之華。在儀秦用之。則爲愚之始也。此所謂才智君子用之。則成名。小人用之。則殺身。豈非愚之始耶。故太上以道德爲尊。而仁義次之。故大丈夫處厚而不處薄。務實而不務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

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瑑瑑如玉。落落如石。

此言道無爲而無不爲。以明無用之用爲大用。欲君人者當以無爲而治也。一者道之體也。其體至虛而無爲。精一無二。凡諸有爲莫不以之爲本。以用也。意謂天地萬物皆以道體而爲本也。故天得之而清覆於上。地得之而寧載於下。神指人心而言。謂人得之而爲萬物之靈。谷卽海也。海得之而容納百川。故長盈。萬物得之而各遂其生。侯王得之而爲天下正。正猶長。所謂君長也。如此者雖其

跡不同而推其本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其下又返釋之曰。天不得此將恐分裂而不能圓覆於上矣。地不得此將恐發動而不能寧載於下矣。人不得此將恐生機休歇而不能子孫孫子亶亶而無窮矣。萬物若不得此將恐絕滅而無有矣。侯王若不得此將恐顛蹶而不能安其貴高之位矣。此老子主意只重在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這一句。必欲人君當體道無爲而治耳。凡人聽其所用而從於人者。謂之下賤。此道之譬也。夫道本無名。故天地萬物皆得而用之。如人之下賤也。且侯王

不得此道而處貴高之位將恐蹶豈不以是而爲基本耶故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且侯王自謂曰孤寡不穀此三名者皆賤者之稱也而侯王以之其意豈不是以賤爲本耶非乎所以稱此者正欲人君忘其貴高之名而體道凝神知其無用爲用耳且而侯王所以貴高者以百官執事總之而爲君若指其所用而各有所事至若人君則無所用其事矣所謂臣道有爲而君道無爲也若夫輪輻衡軛會之而爲車故數其車則件件可數其車則無可數矣以無可數故得車之用是故侯王

以無爲之道而後方大有爲也。然道之在物本無貴賤高下之分。故侯王當體道忘懷。不可執貴高之名。而取顛蹶之患。故誠之曰。不欲瑑瑑如玉。落落如石。謂不可視己瑑瑑如玉之貴。視物落落如石之賤也。苟忘貴賤之分。則人人皆爲我用矣。豈非無用之爲大用耶。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承上章以明道爲天地萬物之本也。反者道之體也。謂道體虛無至靜爲羣動之主。世人祇知動

之爲動。不知動處卽靜。易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其羣動之動。皆自虛無至靜而發。不動而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然道體至虛柔弱無用。而爲天下有用之本。世人祇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故云弱者道之用。是故世人祇知天下之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無也。苟知有生於無。則自然不事於物。而能體道凝神矣。豈易得哉。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謂上根之人。志與道合。一有所聞。便身體而力行之。如顏子聞者。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若夫中人之資。則且信且疑。或日月至焉。故曰若存若亡。至若下根之士。卽有所聞。了不相蒙。而且以爲怪。故大笑之矣。以道出常情。非愚所測。此輩不笑。不足以爲道。以其道與常情。每相反而已矣。何以知之。故

古之建言者有云。明道若昧。此下十二句皆古之立言者之辭。老子引之以明相反之意。謂小人用智恃知以爲能。聖人光而不耀。以有智而不用。故明道若昧。小人矜誇競躁。聖人以謙自守。以卑自牧。故進道若退。世人崖疑自高。聖人心與道合同。塵混俗和而不同。故夷道若類。世人局量扁淺。一毫不容。聖人心包天地。德無不容。如海納百川。故上德若谷。小人內藏瑕疵。而外矯飾以爲潔。聖人純素貞白。一塵不染。而能納汙含垢。示同庸人。故大白若辱。小人一德不忘。必恃自多而責報於人。

聖人德被羣生而不以爲功。故廣德若不足。小人一善之長。必衒弄自售。欲求知於人。聖人潛行密用。凡有所施於人者。惟恐人之知己也。如泰伯三讓民無德而稱。故建德若偷。小人隨時上下。見利而趨。望勢而變。聖人之心。貞介如玉。而不可奪。而能與世浮沈。變化無窮。無可不可。故質貞如渝。渝變也。世人圭角自立。一定而不化。聖人心如太虛。無適不可。故大方無隅。隅猶定向也。世人小智自用。以圖速效。聖人深畜厚養。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乘運而出。必爲天下之利具。故

大器晚成。所以然者。譬夫大音之希聲。大象之無形。殊非常情之所易見。易聞。宜乎下士聞而大笑之也。以其世之所尚者名也。然道隱於無名。又豈常情所易知耶。所以聖人之廣大難測者。以其有大道也。夫惟道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善貸且成。聖人如此。所以世人皆以大似不肖而輕笑之。然不笑。不足以爲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承前言道體沖虛而爲天地萬物之本。誠人當以道爲懷。以謙自處也。謂道本無名。強名之一。故曰道生一。然天地人物皆從此生。故曰一生二。三生三。三生萬物。是則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也。所以得遂其生。不致夭折者。以物各含一沖虛之體也。和氣積中。英華昭著。秀實生成。皆道力也。故云沖氣以爲和。是則物物皆以沖虛爲本也。且沖虛柔弱與物不類。似乎無用。人皆惡之而不取。殊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卽如世人之所惡者。唯孤

寡不穀以爲不美。而王公返以此爲稱者。豈不以柔弱爲天下之利器耶。且孤寡不穀。皆自損之辭也。然而侯王不自損。則天下不歸。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至今稱之澤流無窮。此自損而人益之故。曰或損之而益。若夫桀紂以天下奉一己。暴戾恣睢。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雖有天下而天下叛之。此自益者而人損之。故曰或益之而損。以人人皆具此道。但日用不知。須待教而後能。且人之所教者。我亦未嘗不教之也。惟人不善教人。祇知增益知見。使之矯矜恃氣。好爲強梁。殊不知強梁者

不得其死。我唯教人以日損其欲。謙虛自守。以全
沖和之德。是故吾將以爲教父。而風天下以謙虛
之德也。教父猶木鐸意。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
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承上言無爲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然天下之
至堅。非至柔不足以馳騁之。如水之穿山透地。浸
潤金石是已。若以有入有。卽相觸而有間。若以空
入有。則細無不入。如虛空徧入一切有形。卽纖塵
芒芴無所不入。以其虛也。若知虛無之有用。足知

無爲之有益矣。前云人不善教人者以其有言也。有言則有跡。有跡則恃智。恃智則自多。自多者則矜能而好爲。凡好爲者必易敗。此蓋有言之教有爲之無益也。如此則知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此言名利損生。誠人當知止足也。謂世人祇知名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名。殊不知名乃身外之虛聲耳。與身較之。身親而名疏。故曰孰親。貨利也。謂世

人祇知利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利。殊不知利乃身之長物耳。與身較之。身在則有餘。故曰孰多。世人不察。每役役於名利之間。貪得而無厭。戕生而傷性。與夫貪得而身亡。不若身存而遠害。故曰得與亡孰病。故凡愛之甚者。費必大。藏之多者。亡必厚。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雀未得而珠已失。此愛之甚。而不知所費者大矣。如斂天下之財。以縱鹿臺之欲。天下叛而臺已空。此藏之多。而不知所亡者厚矣。不唯愛者費而藏者亡。抑且身死名滅。國危而不安。斯皆不知止足之過也。故知足則不

辱知止則不殆。卽斯可以長久矣。噫。老氏此言。可謂破千古之重昏。啟膏盲之妙藥。昭然如揭。日月於中天也。而人不察乎此。惜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爲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大成若缺。其用不敝者。若天地生物。曲成萬物而不遺。可謂成之大矣。然必春生而夏方長之。秋殺而冬方成之。以此觀之。似若有所缺。苟不如此。若一徑生。

長而無秋冬之肅殺。不但物不能成而造物者亦將用之而敝矣。由其若缺。故所成者大。而其用不敝也。大盈若沖。其用不窮者。若陽和之氣充塞天地。無處不至。無物不足。可謂盈矣。其體沖虛而不可見。若塊然可見。亦將用之有盡矣。由其若沖。故既已與人已愈。有既已爲人已愈多。故其用不窮也。大直若屈者。若一氣浩然至大至剛。可謂直矣。然潛伏隱微。委曲周匝。細入無間。故若屈。由若屈。故能伸其生意也。大巧若拙者。若天之生物。刻雕眾形而不見其巧。故云若拙。若恃其巧者。巧於此。

而拙於彼則巧非大矣。大辨若訥者。上云若缺則天地無全功。故人猶有所憾。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則生物之功。不辨而自白矣。故曰若訥。是以天地不言而萬物成。聖人不言而教化行。以聖人法天制用。故以不言之教。無爲之化。似乎不勝。而物卒莫能勝之也。且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斯皆有所勝。則有所不勝。是故聖人貴乎清淨爲天下正。此其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

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此承上清淨無爲之益。甚言多欲有爲之害。以誠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謂上古之世。有道之君。清淨無欲。無爲而化。故民安其生。樂其業。棄卻走馬而糞田疇。所以家給人足。而無不足者。及世衰道微。聖人不作。諸侯暴亂。各務富國。強兵嗜欲。無厭爭利不已。互相殺伐。故戎馬生於郊。以致民不聊生。奸欺並作。此無他。是皆貪欲務得。不知止足之過也。故天下罪之大者。莫大於可欲。以其戕生傷

性敗亂彝倫。以至君臣父子皆失其分者。皆見可欲之罪也。以致敗國亡家。覆宗滅族之禍者。皆不知止足所致也。由不知足。故凡見他人之所有。而必欲得之。然欲得之心。爲眾罪大禍之本。故咎之大者。莫大於欲得。欲得者。心不足也。古人云。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以貪得不止。終無足時。惟知足之足。無不足矣。故常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承上言聖人所以無爲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己。

也。謂聖人性真自足。則智周萬物。無幽不鑒。故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微。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若夫人者。沈暝利欲。向外馳求。以利令智昏。故去性日遠。情塵日厚。塵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淡然無欲。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故曰不見而名。道備於己。德被羣生。可不言而化。故曰不爲而成。是皆自足於性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承上言無爲之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爲學者增長知見。故日益。爲道者克去情欲。墮形泯智。故日損。初以智去情。可謂損矣。情忘則智亦泯。故又損。如此則心境兩忘。私欲淨盡。可至於無爲。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民果化則無不可爲之事矣。此由無爲而後可以大有爲。故無不爲。是故取天下者。貴乎常以無事也。無事則無欲。我無欲而民自正。民自正而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心得則治國如

視諸掌。此所以無事足以取天下也。若夫有事則有欲。有欲則民擾。民擾則人心失。人心既失。則眾叛親離。此所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者。此耳。舊注取字訓爲攝化之意。應如春秋取國之取。言得之易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皞皞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故無不可教之人。

也。常者一定不移之意。謂聖人之心至虛無。我以至誠待物。曾無一定之心。但無百姓之心爲心耳。以聖人復乎性善。而見人性皆善。故善者固已善之。卽不善者亦以善遇之。彼雖不善。因我以善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善矣。故曰德善以聖人至誠待物。而見人性皆誠。故信者固已信之。卽不信者亦以信待之。彼雖不信。因我以信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信矣。故曰德信以天下人心不古。日趨於澆薄。聖人處其厚而不處其薄。汲汲爲天下渾厚其心。慄慄猶汲汲。

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者。謂注目而視。傾耳而聽。司其是非之昭昭。聖人示之以不識不知。無是無非。渾然不見有善惡之跡。一皆以淳厚之德而遇之。若嬰孩而已。故曰皆孩之。若以嬰孩待天下之人。則無一人可責其過者。聖人之心如此。所以不言而信。無爲而化。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

此言聖人所以超乎生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忘形之至。善得無生之理也。出生入死者。謂死出於生也。言世人不達生本無生之理。故但養形以貪生。盡爲貪生以取死。是所以入於死者。皆出於生也。大約十分而居其九。而不屬生死者。唯有一焉。而人莫之知也。生之徒者。養形壽考者也。死之徒者。汨欲忘形。火馳而不返者也。動之死地者。嗜欲戕生。無所避忌者也。舉世之人。盡此三種。而皆不免入於死者。以其出於貪生也。何所以故。以其

生生之厚耳。是皆但知養生而不知養生之主。苟不知養生之主。皆爲不善養生者也。攝養也。蓋聞善養生者。不養其生而養其生之主。然有其生者。形也。主其生者。性也。性爲生主。性得所養而復其真。則形骸自忘。形忘則我自空。我空則無物與敵。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色欲伐性。甚於兕虎甲兵也。以無我故。縱遇之而亦無可傷。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亦無所容其刃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是知我者。生之寄。生者。死之地也。無我無生。又何死之有。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是知生本無生。則知死亦不死。此所以貴朝聞道而夕死可矣。非超乎生死之外者。不易致此。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道德爲萬物之本。欲人體道虛懷而造乎至德也。然道爲天地根。故萬物非道不生。且道但能生之而已。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如陽和之氣。含育而培養之。皆其德也。故道德無形。乃因物以形。

形猶見也。苟不知道德之大。但卽物而觀。可知已。故曰物形之。且道之生物。唯一氣流行。苟無四時寒暑之序。生殺之勢。則雖生之畜之。而亦不能成熟之也。所以成萬物者。又因其勢也。勢者凌逼之意。若夫春氣逼物。故物不得不生。秋氣逼物。故物不得不成。此其皆以勢成之也。觀其成物之功。故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所以如此尊貴者。乃道體之自然。又非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若侯王之尊。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故凡稟命而得之者。亦可奪而失之也。豈常

然耶。以道德乃天然尊貴。故莫之命而常自然耳。所以常然而不失者。以其體至虛。故其用至大。所以萬物賴之以生長之。既生長而又含育之。既育而又成熟之。既成熟而又愛養以覆護之。此所謂成始成終而道德之量何如耶。且如此生之生生不已。而不自有其生。如此作爲以成熟之。而不自恃其爲。雖爲萬物之主。而不自以爲宰。所以爲玄德也。是故君天下者。貴乎體道虛懷。而造乎德之至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體道之方。當以背物合道爲要妙也。由萬物皆資始乎道。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所謂道生之也。是知道爲體而物爲用。故道爲母。物爲子。人若但知道體虛無而不知物從此生。是知母而不知子。則淪於斷滅。若但知物而不知道。是殉物而忘道。則失其性真。所以既知其母。亦復要知其子。所謂有體有用也。既知物從道生。則不事於物。

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謂用不離體也。體用兩全。動靜不二。故沒身不殆。殆危也。又盡也。下示守母之方。兌爲口門。乃眼耳爲視聽之根。謂道本無言。言生理喪。妄機鼓動說說不休。去道轉遠。唯是必緘默以自守。所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曰塞其兌。然道之於物耳得之而爲聲。目得之而爲色。若馳聲色而忘返。則逐物而背性。是必收視返聽。內照獨朗。故曰閉其門。如此則終身用之而不勤矣。勤勞也。若徒執言說以爲得。以資耳目之欲。火馳而不返。則是開兌濟事。喪心於物。則終身

不可救矣。是皆不能戒謹於隱微之間而忽於欲機之兆。非爲明也。孔子曰。知機其神乎。故曰見小曰明。以道自勝。故曰守柔曰強。是故學人當用其光。復其明。則無遺身殃也。然光道之用也。明道之體也。用不離體。故用愈光而體愈明。此所以能無遺其殃也。襲承也。且真常之道。吾固有之。但凡人不能承襲而自絕耳。苟能如此做工夫。則緜緜而不絕矣。故曰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爲盜夸。

韓非本作竿

非道哉。

此言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歎道之難行也。介然猶些小。乃微少之意。蓋謙辭也。老子意謂使我少有所知識。而欲行此大道於天下。柰何天下人心奸險可畏。而將施之於誰耶。故曰唯施是畏。且有施而無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故可畏。何也。以大道甚坦夷直捷。而民心邪僻。不由於大道。皆好徑矣。民好徑。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奸愈甚。奸愈甚。則法益嚴。故曰朝甚除。除謂革其弊也。且法令滋彰。賊

盜多有。是以朝廷之法日甚嚴。而民因法作奸。更棄本而不顧。好爲游食。故田日甚蕪。田甚蕪。則倉日甚虛。倉甚虛。而國危矣。風俗之壞。民心之險。一至於此。君人者。固當躬行節儉。清淨無欲。以正人心。可也。且在上之人。猶然不知止足。而虛尚浮華。極口體之欲。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且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故上有好之。而下必有甚焉者。是則民之爲盜。皆由上以唱之也。故曰。是爲盜竿竿。樂之首。而爲先唱者也。如此。豈道也哉。上下人心之如此。所以道之難行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言聖人所以功德無窮。澤及子孫者。皆以真修爲本也。舉世功名之士。靡不欲建不拔之功。垂不朽之業。至皆不能悠久者。以其皆以智力而建之。則有智力過之者。亦可以拔之矣。抱守也。脫猶奪也。謂失脫也。以機術而守之。則有機術之尤者。亦

可以奪之矣。是皆不善建。不善守者也。至若聖人復性之真。建道德於天下。天下人心感服確乎而不可拔。故功流萬世。澤及無窮。傑然而不可奪。此皆善建善抱。所以福及子孫。故祭祀縣遠而不絕。也是故學道之人。修之於身。故其德乃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性觀身。則性真而身假。若以我身而觀天下之身。則性同而形忘。以此觀家。則家和。以此觀鄉。則鄉睦。以此觀

國則國治。以此觀天下。則天下平。所謂以性融物。則天下化。會物爲己。則天下歸。故其德乃普。是以聖人一真之外。無餘事。故唯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

以尾毒傷物曰螫。

猛獸不據。

以爪按

攫鳥不搏。

以翅擊物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爲外物之所搖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然人之所以有生者。賴其神。

與精氣耳。此三者苟得其養如赤子。則自不被外物所傷矣。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且毒蟲猛獸攫鳥。皆能傷人之物。至於赤子。則毒蟲雖毒而亦不螫。猛獸雖惡而亦不據。攫鳥雖梟而亦不搏。何也。以其赤子不知不識。神全而機忘也。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彼雖惡而不傷。以其無可傷之地。此言聖人神之王也。且如赤子之骨最弱。筋極柔。手無執。而屈握極固。不可擘。且又不知陰陽之合。而峻亦作者。乃精滿之至。聖人筋骨亦柔弱。而所握亦堅固者。以其精純。

之至也。故草木之有精液者，則柔弱而連固。精竭者，則枯槁而萎散。是知聖人如嬰兒者，以精得其養故也。然赤子終日號啼而咽啞不啞啞者，以其心本不動而無哀傷怨慕之情，乃氣和之至。聖人之心和亦然。斯三者皆得其所養之厚，故所以比赤子之德也。且此三者以神爲主，以精爲衛，以氣爲守。故老子教人養之方，當先養其氣。故曰：知和曰常。何也？蓋精隨氣轉，氣逐心生。故心妄動則氣散，氣散則精溢。所謂心著行婬，男女二根自然流液。故善養者，當先持其心，勿使妄動。心不妄動，

則平定。心平則氣和。氣和則精自固。而神自安。真
常之性自復矣。故曰知和曰常。如所云不認緣氣
之心爲心。則真常之性自見。故曰知常曰明。意謂
知真常之性者。可稱明智矣。苟不知真常之性。徒
知形之可養。而以嗜欲口腹以益其生。殊不知生
反爲其戕。性反爲其傷。故曰益生曰祥。祥妖也。言
益生反爲生之害也。心不平則妄動。而使氣氣散
則精竭。精竭則形枯。故曰心使氣曰強。強木之枯
槁也。過強曰壯。故曰物壯則老。草木之物過壯則
將見其枯槁而老。人之精神元氣不知所養。而作

喪太過可謂不道之甚矣。不道之甚乃速其死也。故曰不道早已。已者絕也。此老氏修養功夫源頭蓋出於此。而後之學者不知其本妄構多方傍門異術。失老氏之指多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此言聖人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道玄同也。謂聖人自知之明。故善能

含養於心而不形於言。以自知之眞言有所不及也。若夫常人嘵嘵資於口談者。皆非眞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下言養之之方。兌爲口。爲說。謂聖人緘默自守。不事口舌。故曰塞其兌。不事耳目之玩。故曰閉其門。遇物渾圓。不露鋒芒。故曰挫其銳。心體湛寂。釋然無慮。故曰解其紛紛。謂紛紛雜想也。含光斂耀。順物忘懷。故曰和其光。同其塵。此非妙契玄微者不能也。故曰是謂玄同。聖人造道之妙。大而化之。至於此。其心超然塵表。故不可得而親。精誠動物。使人見而不能捨。故不可得

而疏。淡然無欲。故不可得而利。妙出死生。故不可得而害。視王侯之位如隙塵。故不可得而貴。披褐懷玉。故不可得而賤。以其聖人跡寄寰中。心超物表。不在親疏利害貴賤之間。此其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爲正。而不可用奇巧以誘民也。且奇巧詐術。是爲詭道。但可用之於兵。不可以治國。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然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乃好事者爲之耳。非取天下之具也。故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之然哉。以此。此指下文有事而言。蓋忌諱利器技巧。法令皆有事也。此何以不足取天下。且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謂禁不敢作。諱謂不敢言。只如文王之囿。七十里。與民共之。芻蕘雉兔取之者。無禁。卽有不便於民者。言之不諱。所

以民得安其生。故在上者無事。而民日富。今則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取之者死。民有不便。言之者戮。故民不聊生。且又無所措手足。此多忌諱之事。而民彌貧也。賢者國之利器也。今國無道。賢者在野。是利器在民。不在朝。所以國家滋昏。由上多欲好奇。故人心雕琢。技巧日生。技巧生而奇物滋起。奇物起則貪愈甚。貪愈甚而盜賊生。故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也。以此天下擾擾而不安。是皆有爲妄動。有事多欲之過也。故古之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宜矣。

其政悶悶。其民醕醕。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詳言上章有爲之害而示之以無爲之方也。悶悶。無知貌。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由百姓皆注其耳目。若示有知。卽上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潛行密用。令其悶悶然若無所知。則民情不鑿。奸僞自然不生。故其政悶悶。其民

醕醕。若其政令察察然。分星擘兩。則民多不自安。缺缺然。憂有餘矣。故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缺缺多憂不足之意。蓋禍福之機。端在人心之所萌。若其機善。則禍轉爲福。若其機不善。則福轉而爲禍。此禍福相倚伏也。由人機心不息。則禍福旋轉如循環之無端。人孰能知其止極耶。故孔子曰。知機其神乎。謂是故也。然禍福循環之如此。豈無真人而以理正之耶。但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邪正不分。善惡顛倒。本示之以正。則彼反以爲奇詭。本教之以善。而彼返以爲妖怪。正所謂未信而勞諫。則以

爲厲謗。此人心之迷固已久矣。縱有聖人之教。亦不能正之矣。莊子曰。三人行。一人迷方。猶有解者。二人惑。則不能易。今天下皆迷。其誰能解之耶。是以聖人遊濁世。以化民。貴在同塵和光。渾然無跡。故雖方而不傷其割。割謂割截。乃鋒稜太露也。雖廉而不傷於剝。剝謂刻削太甚也。雖直而不傷於肆。肆謂任意無忌也。雖光而不傷於耀。耀謂銜耀已見也。此聖人有所長而能養其所長。故爲天下貴。此所以無爲而治。好靜而自安。無爲而民自化矣。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爲外王內聖之道也。嗇有而不用之意。老子所言人天莊子解之甚明。如曰。不以人害天。不以物傷性。蓋人指物欲。天指性德也。言治人事天莫若嗇者。然嗇卽復性工夫也。謂聖人在位。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子女玉帛聲色貨利充盈於前。而聖人以道自守。視之若無。澹然

無欲雖有而不用。所謂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此以
膏治人也。聖人并包四海。智周萬物。不以私智勞
慮而傷其性真。所謂毋搖爾精。毋勞爾形。毋使汝
思慮營營。蓋有智而不用其智。此以畜事天也。復
性工夫。莫速於此。故曰是謂之早復。此復字是復
卦不遠復之意。言其速也。又如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之意。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然有心之
德。施於外。故輕而不厚。復性之功。天德日全。不期
復而自復。所謂復見天地之心。故曰早復謂之重
積德。能重積德。則無不克矣。此克字乃克敵之克。

卽顏子克己之克。以性德日厚。則物欲消融。而所過者化。無物與敵。則其德高明廣大。民無德而稱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極至極。猶涯量也。此內聖之德。旣全。雖無心於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此內聖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故曰可以有國。此道先天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故曰可以長久。古人所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者。如此而已。結句蓋古語。老子引證。以結其意耳。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此言無爲之益。福利於民。返顯有爲之害也。凡治大國。以安靜無擾爲主。行其所無事。則民自安居樂業。而蒙其福利矣。故曰。若烹小鮮。烹小鮮則不可撓。撓則麋爛而不全矣。治民亦然。夫虐政害民。災害並至。民受其殃。不知爲政之道。乃以鬼神爲厲而傷人。反以祭祀以要其福。其實君人者。不道所致也。若以道德君臨天下。則和氣致祥。雖有鬼而亦不神矣。不神。謂不能爲禍福也。且鬼神非無。

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昭格於上
下耶。第雖靈爽赫然。但只爲民之福。不爲民害。故
曰非其鬼不神。但其神不傷人耳。然非其神不傷
人。實由聖人含哺百姓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其德。
鬼神合其吉凶。而絕無傷民之意。故鬼神協和而
致福也。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如湯
之時。七年大旱。湯以身代犧牲。藉茅以禱。致雨三
尺。故民皆以湯王克誠感格所致。斯蓋由夫兩不
相傷。故其德交歸焉。此無爲之德。福民如此。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言君天下者。當以靜勝爲主。不可以力相尙也。夫流之在下者。如江海。眾水歸之。故大國之在天。下。眾望歸之。故如流之在下。以爲天下之交。納汙含垢。無所不容。又虛而能受。如天下之牝也。凡物之雌曰牝。雄曰牡。牡動而牝靜。動則不育。靜能育生。是牝以靜勝牡也。以此譬喻聖人之德。然聖人

爲天下牝者。以天下之人衣食皆賴之以生。爵祿皆賴之以榮。萬幾並集於一人。故君道無爲而皆任其所欲。各遂其所生。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似牝以靜勝牡也。是則靜爲羣動之歸趨。故以靜爲下。大字小。小事大。皆有以下之也。取者得之易也。大字小如母育子。小事大如子奉母。精神相孚相得最易。故如掇之也。然大字小必有所容。故曰或下以取。以猶左右之也。小事大必有所忍。故曰或下而取。而因而取之也。皆無妄動之過。故交歸焉。且大國之欲。不過兼畜人。非容無以成其

大小國之欲。不過入事人。非忍無以濟其事。兩者
既各得其所欲。而大者更宜下。何也。以大國素尊
難於下耳。故特勉之。此老子見當時諸侯專於征
伐。以力不以德。知動不知靜。徒見相服之難。而不
知下之一字。爲至簡之術。蓋傷時之論也。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
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此言道之爲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也。道者。萬物

之奧。奧者室之西南隅。有室必有奧。但人雖居其室而不知奧之深邃。以譬道在萬物施之日用尋常之間。人日用而不知。故如奧也。然道既在萬物。足知人性皆同。雖有善惡之差。而性未嘗異。以其俗習之偏耳。故善人得之以爲寶。惡人雖失。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故曰所保。苟非其道以保之。則同無情瓦石矣。足見理本同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由此觀之。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且一言之美。則可以市。市利也。一行之尊。則可以加於人之上。況大道之貴。豈止一言之美。一行之尊。且人之全。

具而不欠缺一毫者。斯則不善之人。又何棄之有耶。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古語也。老子解之曰。然天子三公不足爲尊貴。拱璧駟馬不足爲榮觀。總不如坐進此道。所以貴此道者何耶。豈不曰求道以得之。縱有罪亦可以免之耶。是知桀紂天子也不免其誅。四凶三公也不免其戮。非無拱璧駟馬而竟不能免其罪。故夷齊諫武王而不兵。巢許傲天子而不譴。豈非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況夫一念復真。諸罪頓滅。苟求而得。立地超凡。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此言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真切工夫也。凡有爲。謂智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名利欲。此三者皆世人之所尚。然道本至虛而無爲。至靜而無事。至淡而無味。獨聖人以道爲懷。去彼取此。故所爲者無爲。所事者無事。所味者無味。故世人皆以名位爲大。以利祿爲多。而取之。然道至虛微淡泊無

物皆以爲小少。故棄而不取。聖人去功與名。釋智遺形。而獨與道游。是去其大多。而取其小少。故以至小爲至大。至少爲至多。故大其小。而多其少也。試觀世人報怨以德。則可知矣。何也。且世之人。無論貴賤。事最大而難解者。怨也。然怨之始也。偶因一言之失。一事之差。遂相構結。以至殺身滅名。亡國敗家之禍。甚至有積怨深憤。父子子孫累世相報而未已者。此舉世古今之恆情也。豈非其事極大。且多哉。惟聖人則不然。察其怨之未結也。本不有始結也。事甚小。旣結也。以爲無與於已。故無固

執不化之心。亦無有我以與物爲匹敵。其既往也。事已消之。求其朕而不可得。以此觀之。則任彼之怨在我了無報之之心矣。然彼且以爲有怨在我。全無報復之心。彼必以我爲德矣。是所謂報怨以德。非謂曲意將德以報怨也。孔子以直報怨。正謂此耳。斯則怨乃事之至大而多。人人必有難釋者。殊不知有至易者存焉。是所謂爲無爲事。大莫小而多其少也。天下之事。何獨於怨而事事皆然。故天下之事至難者。有至易存焉。至大者。有至細存焉。人不見其易與細。而於難處圖之。大處爲

之必終無成。苟能圖之於易而爲之於細。鮮不濟者。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故也。作者始起也。是以聖人虛心體道。退藏於密。跡愈隱而道愈光。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此所謂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老子言及至此。抑恐世人把易字當作容易。輕易字看。故誠之曰。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謂世人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且容易許人。謂之輕諾。凡輕許者。必食言而寡信。見事之容易而輕爲者。必有始而無終。是故易字非容易也。世人之所難。而聖人之所易。世人之所

易而聖人之所難。故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猶應作尤。古字通用。更也。謂世人之所甚易者。而聖人更難之。故終不難耳。觀夫文王兢兢。周公業業。戒愼恐懼。乎不覩不聞。皆聖人之所難也。余少誦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二語。只把作事看。及余入山學道。初爲極難。苦心不可言。及得用心之訣。則見其甚易。然初之難。卽今之易。今之易。卽初之難。然治心如此。推之以及天下之事。皆然。此聖人示人入道之真切工夫也。志道者勉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釋上章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爲人之所不爲。以爲學道之捷徑也。治人事天。工夫全在於此。安與未兆。蓋一念不生。喜怒未形。寂然不動之時。吉凶未見之地。乃禍福之

先所謂幾先也。持字全是用心力量。謂聖人尋常心心念念。朗然照於一念未生之前。持之不失。此中但有一念動作。當下就見就知。是善則容。是惡則止。所謂早復。孔子所謂知幾其神乎。此中下手甚易。用力少而收功多。故曰其安易持。兆是念之初起。未兆卽未起。此中喜怒未形。而言謀者。此謀非機謀之謀。乃戒愼恐懼之意。於此著力。圖其早復。蓋第一念爲之於未有也。若脆與微。乃是一念始萌。乃第二念耳。然一念雖動。善惡未著。甚脆且微。於此著力。所謂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已下。

三句皆譬喻。毫末喻最初一念。累土足下喻最初一步工夫也。上言用心於內。下言作事於外。爲執二句。言常人不知著力於未然之前。卻在既發之後。用心爲之。則返敗。執之則反失矣。聖人見在幾先。安然於無事之時。故無所爲。而亦無所敗。虛心鑒照。故無所執。而亦無所失。以其聖人因理以達事耳。常民不知在心上做。卻從事上做。費盡許多力氣。且每至於幾成而敗之。此特機巧智謀有心做來。不但不成。縱成亦不能久。以不知聽其自然耳。慎終如始。始乃事之初。終乃事之成。天下之事。

樅然盈乎天地之間。聖人之見。察其始也。本來不
有。以本不有。故將有也。任其自然。而無作爲之心。
及其終也。事雖已成。觀之亦似未成之始。亦無固
執不化之念。此所謂慎終如始。故無敗事也。是以
已下。總結聖人返常合道也。若夫眾人之所欲者。
功名利祿。玉帛珍奇。所學者權謀智巧。火馳於此。
往而不返。皆其過也。至於道德無爲。皆以爲賤而
所不欲。以爲無用而不學。故恃智好爲。以傷自然
之樸。聖人離欲釋智。以復眾人之過耳。以恃萬物
之自然。故終不敢爲也。莊子內聖外王學問全出

於此吾人日用明此可以坐進此道以此用世則功大名顯伊周事業特緒餘耳豈不至易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爲本不可以智誇民也明者昭然揭示之意愚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夫民之所趨皆觀望於上也所謂百姓皆注其耳目凡民之欲蔽皆上有以啟之故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在上。善能以斯道覺斯民。當先身以教之。上先不用智巧。離欲清淨。一無所好。若無所知者。則民自各安其日用之常。絕無一念好尚之心。而黠滑之智自消。奸盜之行自絕矣。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重在以字。前云眾人皆有以。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謂左右之也。此其上不用智。故民易治耳。然民之難治者。皆用智之過也。足知以智治國者。返爲害也。乃國之賊。不用智而民自安。則爲國之福矣。人能知此兩者。可

爲治國之楷式也。楷式好規模也。苟能知此楷式。是謂之玄德矣。玄德謂德之玄妙而人不測識也。故歎之曰。玄德深矣遠矣。非淺識者所可知也。民之欲火馳而不返。唯以此化民則民自然日與物相反而大順於妙道之域矣。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猶有智也。況玄德乎。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也。百川之水不拘淨穢。總歸於江海。江海而能容納之。以其善下也。此喻聖人在上。天下歸之。以其無我也。欲上民。必以言下者。言者心之聲也。故君天下者。尊爲天子。聖人虛心應物。而不見其尊。故凡出言必謙下。如曰孤寡不穀。不以尊陵天下也。欲先人。必以身後之者。身者心之表也。君天下者。貴爲天子。天下推之以爲先。聖人忘己與人。而不自見有其貴。故凡於物欲澹然無所嗜好。不以一己之養害天下也。重者猶不堪。也是則聖人

之心有天下而不與。故雖處上而民自堪命。不以爲重。雖處前而民自遂生。不以爲害。此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無我之至。乃不爭之德也。此爭非爭鬪之謂。蓋言心不馳競於物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莊子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則能使天下忘己。故莫能與之爭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

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老子自言所得之道至大世人不知其實所守者至約也道大如巍巍乎惟天爲大蕩蕩乎民無稱焉言其廣大難以名狀也不肖如孔子云不器太史公謂孟子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之意卽莊子所謂大有徑庭不近人情也此蓋當時人見老子其道廣大皆如下文所云以勇廣器長稱之且不得而名故又爲不肖卽若孔子稱之猶龍也故老子因時人之言乃自解之曰天下人皆謂我之道大似乎不肖無所可用惟其大所以似不肖耳

肖者與物相似如俗云一樣也。若肖作一句久矣。其細作一句倒文法耳。謂我若是與世人一樣則成細人久矣。又安得以道大稱之哉。下文釋其大之所以謂世人皆見其物莫能勝我。遂以我爲勇。見我寬裕有餘。遂以我爲廣。見其人皆推我爲第一等人。遂以我爲器長。器者人物之通稱也。以此故皆謂我道大。其實似無所肖。殊不知我所守者至約。乃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三法而已。慈者并包萬物。覆育不遺。如慈母之育嬰兒。儉者嗇也。有而不敢盡用。不敢爲天下先者。虛懷游世。無我而不

與物對。然以慈育物。物物皆己。且無己與物敵。物自莫能勝矣。故曰慈故能勇。心常自足。雖有餘而不用。所處無不裕。然寬大矣。故曰儉故能廣。物我兩忘。超然獨立。而不見有己。以處人前。故人皆以我爲畸人。推爲人中之最上者矣。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以此故。皆以我爲道大。似不肖耳。以我所守者如此。卽前所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也。以此三者。乃大道之要妙耳。且今世人捨慈而言勇。捨儉而言廣。捨後而言先。死矣。此死字非生死之死。如禪家所云死在句下。蓋死活

之死言其無生意也。以世人不知大道之妙。但以血氣誇侈爭勝。做工夫。故一毫沒用。頭皆死法。非活法也。且此三者之中。又以慈爲主。不但學道。卽治天下國家。莫不皆然。若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王師無敵。民效死而勿去。皆仁慈素有所孚。故爲戰勝守固之道。此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將救斯民。而純以慈衛之。故聖人法天利用。而以慈爲第一也。世俗惡足以知之。故知治世能用老氏之術。坐觀三代之化。所以漢之文景。得糟粕之餘。施於治

道迴超百代耳。此老子言言皆真實工夫切於人事。故云甚易知易行。學人視之太高。類以虛玄談之。不能身體而力行。故不得其受用耳。惜哉。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此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釋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只在善用人者爲之下一句。乃假兵家戰勝之事。以形容其慈。乃不爭之至耳。士者介冑之士。武者武勇。然士以武爲主。戰以怒爲主。

勝敵以爭爲主。三者又以氣爲主。况善於爲士者不用武。善於戰者不在怒。善於勝敵者不必爭。卽前所云以慈用兵也。意謂武怒爭三者獨兵事所必用。若用之而必死。故善者皆不用。何况常人。豈可恃之以爲用耶。乃驕矜恃氣。不肯下人。故人不樂其用。乃不善用人耳。故古之善用人者。必爲之下。卽此是謂不爭之德也。若以力驅人。能驅幾何。若以下驅人。則天下歸之。是以下用人最有力也。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其有力也。是謂配天古之極者。乾天坤地。若天地正位。則爲

否而萬物不生。若乾下坤上則爲泰。是知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處民上而心在下。可謂配天之德。此古皇維極之道。置百姓於熙皞至樂之中。斯豈不爭之德。以治天下而爲力之大者與。此章主意全在不用氣上做工夫。卽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純和之至。則形化而心忘。不見物爲對。則不期下而自下矣。殆非有心要下而爲用人之術也。然學人有志於謙德。則必尊而光。況聖人無我之至乎。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

音杭 戶剛反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兵者五兵器械謂戈

矛及戟干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釋上三寶以慈爲本之意也。然慈乃至仁之全德也。所謂大仁不仁。以其物我兼忘。內不見有施仁之心。外不見有受施之地。故凡應物而動。皆非出於有心好爲。蓋迫不得已而後應。故借用兵以明慈德之至也。何以知之。且如古之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此觀之。足可知也。古之用兵。如

涿鹿孟津之師是也。兵主如春秋征伐之盟主。蓋專征伐主於兵者。言以必爭必殺爲主也。客如諸侯應援之師。本意絕無好殺之心。以兵主召之。迫不得已。懼之而後應也。不敢爲主者。言其本無好殺之心。今雖迫不得已而應之。然亦聽之待之。若可已則已。以無心於功利。故絕無爭心。所以進之難而退之易。故曰不敢進寸而退尺。言身進而心不進。是以退心進也。以無爭心。故雖行而如不在行陣。雖攘而若無臂之人。仍相仍猶就也。言彼以我爲敵。而我就以彼爲敵也。雖就亦似無敵可對。

雖執。猶若無兵可揮。戒懼之至。而不敢輕於敵。由不敢輕敵。所以能保全民命。不傷好生之仁。然禍之大者。莫大於輕敵。以輕敵則多殺。多殺則傷慈。故幾喪吾寶矣。抗兵乃兩敵相當。不相上下。難於決勝。但有慈心哀之者。則自勝矣。何則。以天道好生。助勝於慈者也。由是觀之。兵者對敵必爭。必殺以取勝。今乃以不爭不殺而勝之。蓋以慈爲本故也。足見慈乃不爭之德。施於必爭之地。而以不爭勝之。豈非大有力乎。用之於敵。尙如此。況乎聖人無物爲敵。而以平等大慈。并包萬物。又何物而可

勝之耶。故前云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
天古之極。此章舊解多在用兵上說。全不得老子
主意。今觀初一句。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
了然明白。是釋上慈字。以明不爭之德耳。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
以聖人披褐懷玉。

此章示人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而自
得也。老子自謂我所言者。皆人人日用中最省力
一著工夫。明明白白。甚容易知。容易行。只是人不

能知不能行耳。以我言言事事皆以大道爲主。非是漫衍荒唐之說。故曰言有宗。事有君。宗君皆主也。且如一往所說絕聖棄智。虛心無我。謙下不爭。忘形釋智。件件都是最省力的工夫。放下便是。全不用你多知多解。只在休心二字。豈不最易知最易行耶。然人之所以不能知者。因從來人人都在知見上用心。除卻知字。便無下落。以我無知無識一著。極難湊泊。所以人不知我耳。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然無知一著。不獨老子法門宗旨。卽孔子亦同。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此豈不是孔聖亦以無知爲心宗耶。此夫子見老子後方得妙悟如此。故稱猶龍。正謂此耳。然以無知契無知。如以空合空。若以有知求無知。如以水投石。所以孔老心法千古罕明。故曰知我者希。若能當下頓悟此心。則立地便是聖人。故曰則我者貴。則謂法則言取法也。聖人懷此虛心妙道以遊世。則終日與人周旋對面不識。故如披褐懷玉。永嘉云。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此一章書當在末後結束。蓋老子向上一往所言天人之蘊。至此已發露太盡。故著此語。後章

只是要人在日用著力做工夫。以至妙悟而後已。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然世人之知。乃敵物分別之知。有所知也。聖人之知。乃離物絕待。照體獨立之知。無所知也。故聖人之無知。非斷滅無知。乃無世人之所知耳。無所知。乃世人所不知也。世人所不知。乃聖人之獨知。人能知其所不知之地。則爲上矣。故曰知不知上。若夫臆度妄見。本所不知而

強自以爲知。或錯認無知爲斷滅。同於木石之無知。此二者皆非真知。適足爲知之病耳。故曰不知知病。若苟知此二者爲知之病。則知見頓亡。可造無知之地。而無強知妄知之病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但無強妄之知。故稱無知。非是絕然斷滅無知也。故曰聖人不病。此段工夫更無別樣玄妙。唯病其妄知。強知是病而不用。是以不墮知病之中。而名無知。此無知乃真知。若知此真知。則終日知而無所知。斯實聖人自知之明。常人豈易知哉。此所以易知易行。而世人不能知不能行。

也。古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知之一字。眾禍之門。然聖人無知之地。必假知以入。若悟無知。則妄知自泯。此乃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也。若執有知以求無知。則返增知障。此乃眾禍之門。正是此中知之病也。知不知上。最初知字。正是入道之要。永嘉云。所謂知者。但知而已。此句最易而難明。學者日用工夫。當從此入。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平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去聲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爲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
知之地也。凜然赫然而可畏者謂之威。如云寒威
炎威是也。是則凡可畏者皆謂之威。唯國之大罰
與天地之肅殺乃大威也。此借以爲戕生傷性者
之喻。世人以爲小惡不足戒而不知畏必致殺身
而後已。此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喻世人祇知嗜欲
養生而不知養生者皆足以害生而可畏也。且若
嗜酒色必死於酒色。嗜利欲必死於利欲。嗜飲食
必死於飲食。是則但有所嗜而不知畏必至於戕
生傷性而後已。此不畏威故大威至矣。然人但知

嗜而不知畏者。以其止知有身之可愛。有生之可貴。以此爲足。而不知大有過於此者。性也。且吾性之廣大。與太虛同體。乃吾之真宅也。苟以性視身。則若大海之一漚。太虛之一塵耳。至微小而不足貴者。人不知此。而但以蕞爾之身。以爲所居之地。將爲至足。而貴愛之。則狹陋甚矣。故戒之曰。無狹其所居。狹其居者。將以此身。此生爲至足也。故又戒之曰。無厭其所生。厭足也。若知此身。此生之不足貴。則彼物欲固能傷生。亦不足以害我矣。以其無死地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厭棄也。故聖

人自知尊性而不見生之可養。自愛遺形而不見身之可貴。此聖人之所獨知。世人之所不知也。故去彼眾人之所知。取彼所不知。以爲道之要妙耳。以此足見世人之所知者皆病也。聖人病之而不取。故不病也。後三章互相發明此章之旨。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緼音聞舒緩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此言天命可畏。報應昭然。教人不可輕忽也。勇者

決定之志也。敢者不計利害而決於爲也。殺活死生也。謂凡世人作事不顧利害不怕死生而敢爲之。然敢乃必死之地。故曰勇於敢則殺。若用志於不敢爲。是足以保身全生。故曰勇於不敢則活。此天道必然之理也。且此二者亦有敢而生不敢而死者。至若顏子天而盜蹠壽。此乃當害而利。當利而反害者。何耶。况天道好謙而惡盈。與善而惡惡。是則爲惡者當惡而不惡。斯豈報應差舛耶。世皆疑之。故解之曰。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故所以然也。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由此觀

之生存而仁害雖生亦死。身滅而仁成雖死亦生。斯則蹠非壽。顏非夭矣。此乃天道所以然之妙。而非世人所易知。是以聖人於此猶難之。不敢輕忽而敬畏之。所謂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也。故下文歷示天道之所以逆天者亡。故不爭而善勝。感應冥符。故不言而善應。吉凶禍福如影響。故不召而自來。然報愈遲而惡愈深。禍愈慘。故緘然而善謀。以報速者有所警。報緩則不及悔。必至盡絕而後已。此所謂善謀也。是則天道昭昭在上。如網之四張。雖恢恢廣大。似乎疏闊。其實善惡感應。毫髮不遺。

此所謂疏而不失也。世人不知天命之如此。乃以敢以強以爭競於名利之場。將謂一身之謀。不顧利害死生而爲之。自謂智力以致之。蓋不知命之過。皆取死之道也。可不畏哉。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將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尙殺以傷慈也。治天下者。不知天道動尙刑威。是以死懼民也。老子因而歎。

之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耶。以愚民無知。但爲養生口體之故。或因利而行劫奪。或貪欲而嗜酒色。明知日蹈死亡。而安心爲之。是不畏死也。如此者眾。豈得人人而盡殺之耶。若民果有畏死之心。但凡有爲奇詭之行。者吾執一人而殺之。則足以禁天下之暴矣。如此誰又敢爲不法耶。民旣不畏死。殺之無益。適足以傷慈耳。夫天之生民。必有以養之。而人不知天。不安命。橫肆貪欲。以養生。甚至不顧利害。而無忌憚。以作惡。是乃不畏天威。天道昭昭。必將有以殺之矣。是居常自有司殺者殺。

無庸有心以殺之也。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今夫人主操生殺之權。乃代天之威以保民者。若民惡貫盈。天必殺之。人主代天以行殺。故云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也。且天鑑昭明。毫髮不爽。其於殺也。運無心以合度。揮神斤以巧裁。不疾不徐。故如大匠之斲。運斤成風而不傷鋒犯手。至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何也。夫有心之殺。乃嗜殺也。嗜殺傷慈。且天之司殺。實爲好生。然天好生而人好殺。是不畏天而悖之。返取其殃。此所以爲自傷其手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語深得

老子之餘意。故輒力排楊墨。而不及老莊。良有以焉。至哉仁人之言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此釋上章民不畏死之所以。敎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爲本也。凡厥有生。以食爲命。故無君子莫治野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是則上下同一命根也。然在上之食。必取稅下民。一夫之耕。不足以養父母妻子。若取之有制。猶可免於飢寒。若取之太多。

則奪民之食以自奉。使民不免於死亡。凡賊盜起於飢寒也。民旣飢矣。求生不得。而必至於奸盜詐僞。無不敢爲之者。雖有大威。亦不畏之矣。是則民之爲盜。由上有以驅之也。旣驅民以致盜。然後用智術法令以治之。故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民所以愈難治。雖有斧鉞之誅。民將輕死而犯之矣。由是推之。民之輕死。良由在上求生之厚。以致之。非別故也。厚重也。此句影前當有一上字。方盡其妙。然重於求生。以但知生之可貴。而以養生爲事。不知有生之主。苟知養生之主。則自不見有身之愛。

有生之可貴。欲自消而心自靜。天下治矣。所謂我
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曰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
於貴生。賢猶勝也。此中妙處難盡形容。當熟讀莊
子養生主。馬蹄肱篋諸篇。便是注解。又當通前四
章。返復參玩。方見老子喫緊處。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
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音拱。兩手合圍也。強大處下。柔弱處

上。

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在上者當先自化而後可以化民也。結句乃本意。上文皆借喻以明之耳。經曰。此土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化。故老子專以虛心無爲不敢爲立教之本。全篇上下專尙柔弱而斥剛強。故此云。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乃借人物草木爲喻。是以兵喻戒懼。木喻心虛。言兵若臨事而懼。不敢輕敵。故能全師以自勝。是以全生爲上。而多死爲下也。木之枝條以沖氣爲和。故欣欣向榮。而生意自見。是以虚心柔弱在上。若成拱把。則麤幹堅强者在下矣。以此足知戒懼虚心。

柔弱翕受者方可處於民上也。若夫堅強自用敢於好爲則終無有生意矣。此語大可畏哉。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此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弓之爲物。本弣高而有餘。弣下而不足。乃弛而不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弣有餘之力。以補弣之不足。上下均停。然後巧於中的。否則養由逢蒙。無

所施其巧矣。天之道亦由是也。以其但施而不受。皆損一氣之有餘。以補萬物之不足。均調適可。故各遂其生。人道但受而不施。故人主以天下奉一己。皆損百姓之不足。以補一人之有餘。哀寡益多。故民不堪其命。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哉。唯有道者。達性分之至足。一身之外。皆餘物也。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卽以所養而養民。乃能以有餘奉不足也。是以聖人與道爲一。與天爲徒。故法天制用。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損己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

也。其不欲見賢耶。一句謂我心本不欲見賢。而人自以我爲賢矣。此益也由損而至。故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之謂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結通篇柔弱之意。欲人知而能行也。無以易之。易。輕易也。卽左傳訓師無易敵之易。謂師之柔弱。則敵人有以料而易之以取勝。至若水之柔弱。則

人莫能料。莫能料。故無以易之。而卒莫能以取勝。此所以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莫能先。謂無有過於此也。世人皆以柔弱爲不足取。率輕易之。故天下皆知之。而莫能行。以柔弱爲垢辱。不美之稱。故也。祥猶嘉美也。是以凡稱人君。則曰乾剛能斷。有爲遂以爲明君。若夫無爲。則國人皆以柔弱爲恥辱。而不美矣。故聖人云。果能以柔弱處上。恬澹無爲。能受一國之恥垢者。則爲社稷真主。能受一國不美之名者。則爲天下明王矣。如堯之垂拱無爲。則野老謳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受國之垢也。然柔

弱無爲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爲反耳。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爲當時計利者發也。然恩生於怨。怨生於恩。當時諸侯兩相構怨。霸者主盟而爲和之。大怨旣和。而必責報。報之不至。而怨亦隨之。是有餘怨也。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故曰。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無心之德。但施而不責報。故如貸之執左契。雖有而若無也。契。貸物之符券也。合同剖之。而有左右。貸者執右。

物主執左。所以責其報也。有德司契。但與而不取。徒存虛契。無德司徹。不計彼之有無。必征其餘。如賦徹耳。徹。周之賦法。謂時至必取於民。而無一毫假借之意。然上責報而下計利。將謂與而不取。爲失利也。殊不知失於人而得於天。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施而不取。我旣善矣。人不與而天必與之。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豈常人所易知哉。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

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結通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什伯之器。並十曰什。兼百曰伯。器材也。老子自謂以我無爲之治。試於小國。縱使有兼十夫百夫之材者。亦無所用之。以民淳而無事故也。若國多事。煩擾於民。或窮兵致亂。重賦致饑。民不安其居。則輕死而去之。今一切無之。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舟輿水陸之具。不遠徙。故雖有舟車。無所用。不尙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陳列也。不用智。故可使結繩而用之。如太古矣。民各自足。其足絕無外慕之

心不事口體。故以尋常衣食爲甘美。以平居里俗爲安樂。日與鄰國鷄狗相聞。至近之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如此則淳樸之至。乃太古之化也。老子所言疾當時之弊。皆有爲用智剛強好爭尙利自私奉己而不恤於民。故國亂民貧而愈難治。所以治推上古。道合無爲。全篇所論。不出乎此。蓋立言之本旨也。故終篇以此請試而行之。可以頓見太古鴻荒之化。言取效之速如此也。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深有味乎此言也。老氏之學。豈矯世絕俗之謂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結通篇立言之旨。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信言不美者。斯乃釋疑之辭。以明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之意也。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以可道之道。乃言說也。老子自謂道若可言。卽非真道矣。今上下五千餘字。豈非言耶。旣已有言。則道非真矣。因於終篇以自解之。以釋後世之疑耳。然信舊注實也。謂眞實之言。卽由衷之言也。美言華美之言。乃巧言。

也。老子意謂道本無言。因言以顯。但我所言者。字字皆從真實理中流出。第藉之以彰道妙。故信實而不美。非若世人誇誕浮辭。雖美而不信也。且世衰道微。人心不古。當時學者。不達無言之旨。乃嘵嘵好辯。尙博各擅專門。如楊朱墨翟。御寇公孫之徒。祖述相傳。以辯博爲宗。自以爲善。殊不知以多岐亡羊。多方喪真。去道轉遠。老子因而斥之曰。孰知不言之教。不辯之辯哉。以彼辯者。則不善於道。果善於道。則自不辯矣。且道本無言。乃至約也。但了悟於心。可目擊而喻。妙契無言。自不容聲矣。何

事於博哉。故曰知者不博。時人不知出此。徒事多聞。增益知見。以博爲知。其實不知多言數窮。故曰博者不知。以彼不知大道體虛運而不積。而彼以積爲務。故愈增障礙。殊不知有積則有散。有散則有窮。無積則無散。無散則無窮。由聖人體虛合道。忘言任真。了無所積。由其不積。則不窮。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故旣已爲人。己愈有。旣已與人。己愈多也。且天乃無言之聖。聖乃有言之天。以天道不積。其體至虛。故四時運而不竭。利盡萬物而終不傷其體。故曰天之道利

而不害。害非害物之害。乃不傷己之意。聖人法天利用。故終日運用。爲物作則。而了然無物可當於情。故曰爲而不爭。爭謂與物競也。斯蓋虛心遊世。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矣。老子學問工夫。真實直捷處。盡在於此。故結全書立言之旨。妙盡於是矣。學者勉哉。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石埭楊文會施錢一百一千文敬刊

道德經解并觀老莊影響論連圈計字五萬六千

一百四十二箇

光緒十二年春二月金陵刻經處識

三

觀老莊影響論一名三教源流異同論

明那羅延窟海印沙門釋德清撰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他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末學。安於孤陋。昧於同體。視爲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於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於名相支離。難於理會。至於酷嗜老莊。爲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歎也。迨觀諸家註釋。各徇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

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爲必當深
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
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
於真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
發藥居多而啟膏盲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殄
其病源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
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眾響斯應苟唯心識而
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源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

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况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貴在妙悟。卽世智辯聰。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華。則純譚實相。乃至妙法。則未措一詞。但云如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華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於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度。卽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

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哀樂不

出於己而以己爲有者。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旣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旣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真。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於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於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於肇四論則渾然無隙非具正法眼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

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華嚴菩薩也。至疏華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直無文。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野。大爲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束於世教。此外載

道之言者、唯老一書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筆乘有言、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卽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卽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蓋吾佛法廣大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觀師有言、取

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蓋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涼則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於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卽現其身而爲說法。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

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卽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證。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嗟乎。是豈通

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

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恆殊。不捨緣而卽真。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卽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卽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

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爲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散而爲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眾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躡等之意也。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

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

諦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而人不爲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迹固然耳。其

心豈盡然耶。况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而爲盜賊之資。啟攻鬪之禍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於物。澹泊無爲。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於天。由其言深沈。學者難

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於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隙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粃糠塵

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難言矣况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於物欲火馳而不返者眾矣若非此老崛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

暮遇之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於彼尙不入，安能入於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羸障。欣上淨妙離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畱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旣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

統梵眾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
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
禪。至於澄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
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
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
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
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
化知無。有似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
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似菩薩。蓋
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

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眾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眾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狄之悲。脩羅方瞋。諸天耽樂。

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鑑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眾生。若無眾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搆攻鬪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

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適一己無厭之欲。以結未來無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旣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喉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

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昇父棺。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誠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儻侗真如。瞞預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牆。幾如檮昧。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尙也。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

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爲借資。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爲第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八識精

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因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於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離分別。卽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祛鬪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

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以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卽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以此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其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

之根。眾妙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證真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於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但就眾生

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於楞嚴會上。微細披剝。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乎此。但云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眾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眾生有執。而此方眾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卽以定修心生於

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於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已證無爲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尙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歸寧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於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

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死根本。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卽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古德嘗言。孔助於戒。以其嚴於治身。老助於定。以其精於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

據實而論。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
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
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源耳。此其世出世法之
分也。故佛所破。正不止此。卽出世三乘。而亦皆在其
中矣。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
以爲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爲焦芽敗種。悲重
菩薩。以爲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
訶二乘。訶執二乘之迹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
詆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聖棄智
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

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憤憤哉。此其華嚴地上菩薩。而於塗灰事火臥棘投鍼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而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衲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此論初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歷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

城擬請益於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春。以弘法罹難。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於旅泊庵。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足以祛長迷也。卽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爲眾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貴見而歎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爲法門重輕。勸意於十年之前。而克成於十年之後。

作之於東海之東、而行之於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強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萬歷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於楞伽室、

病後俗冗、近始讀大製曹谿通志、及觀老莊影響論等書、深爲歎服、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乘之聖、老子天乘之聖、佛能聖、能凡、人能天、之聖、如此之類、百世不易之論也、起原再稽顙、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之一
道德經名注選輯(五)

總主編者 文山遜叟蕭天石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
精裝四四〇元
平裝四〇〇元

原註者

明 明 明
• • •
朱 歸 釋
得 有 德
之 光 清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

台北郵政信箱八六五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三八九一四號
自由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二〇三六九一四

發行人

曹哲士

本社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出版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

